

作家書屋刊行

我的生活
第三本

馮玉祥



SKBC
MG
K825.2
405
2:3

MG
K825.2
405
38

我的生活

第三本

馮玉祥

作家書屋刊行

1943

南京圖書藏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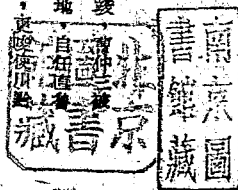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一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三一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六〇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八〇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一〇一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陝	一二九
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一五八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一八八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二一三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二二六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吳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戰爭獲勝，即有志一切。又和段祺瑞一線，便起了武力統一之迷夢。賄選曹錕，他更是志氣驕盈，一手抓天，一手抓地，處處積極地進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圖。此時他以黃河流城為根據地，兼巡閱使之職，復伸張勢力於黃江一帶，特准趙德三南佔湖南，齊燮元佔據海峽，孫傳芳佔據福建，袁世凱佔據四川，為結陳炯明沈鴻英李烈鈞廣東，駐兵山港國營峯口以阻禦奉軍。這種種的佈置，都是他實施窮兵黷武政策的初步。

但是在他囑咐逼人的佈置之中，已經埋藏了將來失敗的因素。原此時奉直系的內部，也因吳之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隱然分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彼此結合，在曹錕卸吳的謔辱之下，暗中活動，處處予吳掣肘，使吳難以施展。同時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吳的壓迫之下，也在積極地應付和對抗。關外的奉張銳意裝軍武，想若錦土重來，皖系殘餘的浙席，趨於孫軍包圍之中，亟謀投上條出路，以圖自存；前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各方進迫，進行着倒曹的運動。這些，又都予洛吳致命打擊，使其迷夢不能實現。

那時粵浙遂實行聯合，三公子在奉天會議，反直陳線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吳佩孚愈趨迅速的予以各個擊破，首先責令陳炯明等攻擊廣州，並勾結外國勢力強使廣州商團變，以制阻出發滬閩北伐之師。接洽又指使孫齊陶孫



(南)

合我浙盧，於這年九月三日爆發了蘇浙之戰。「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都是第一次奉直戰爭的前奏曲。

蘇浙戰爭的結果，是盧永祥敗退滬滬。這使得吳之武力統一野心愈熾。我素來主張和平，對曹錕的暗選職位既深為疾惡，於吳之募兵贖武尤痛恨已極。目擊國勢日非，環境險惡，而自顧力量單薄，孤掌難鳴。心裏有難言的苦痛。這多年以來，不斷的和國民黨朋友往還，中山先生把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命孔府之先生送給我，使我看了，對革命建國的憤慨，益加具體化，而信心益加堅強。其間徐季龍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們軍中。教育總長黃白先生及其他國民黨友人亦過從至密，他們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計。這時眼看着第一次的奉直戰爭的爆發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於內憂要求的驅使，一面爲了各位朋友的有形與無形的鼓勵，誓必相繼推到曹吳，縮短這一羈國殃民的戰爭。因此除加緊訓練部隊外，尤時時注意同志的結合。

在這裏，我要提出孫岳這個人，介紹於讀者。他是河北高陽人，字禹行，爲明末名將孫承宗之後。是一位老革命黨，和王勳齋張溥泉諸先生爲好友。我們會共謀澤州起義，自那時訂交，多年來往來無間，不但私人交誼深厚，在革命主張上亦志同道合。讀者當還記得我僱兵武穴時，他奉了曹仲三之命，來說我開向湘西的一段。現在我再補敘一下他的身世。他爲人慷慨義氣，豪邁跌宕。光緒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識一落戶河北易縣之蒲州人。相交數日，無話不談。談到當時政治的腐敗，那人道：「我來應考是萬不得已，我是蒲人，我若參加革命，誰也不肯信任我，孫河苦也來弄這個？」談到這話，如雲頭一掃青天霹靂。這回榜發，得了案首。益發發得名之事，毫無一點意味，從此常在茶樓酒館飲酒作樂，徜徉自得。知交好友有勸他重理舊業進取功名的，他回答道：「我是大

明宰相孫承宗之族。我的祖先慈清家所殺。我和清家仇比海深，誓不兩立。我此生再也不與清家的科舉了！」一天回家時，途遇一髮鬚雪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蹣跚而行，老相精神風度又不似窮苦人。因問道：「看這樣子不像是個要飯的，却為何至此？」老者見問，下淚，自說是臨縣人民，原是富有的之家，因有同村一個地痞，是個天主教徒，忌其家財，誣告他為姦和圖，致領家破產，弄到今日地步。孫三哥聽罷，大怒發憤。請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差廳打聽是實，那教徒倚仗教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次日孫三哥打躬包獄，拿一把鋼刀，纏得雪亮，圍著差爺道：「徒子孫弟你用法對我爲你一報此仇！」老者畏縮不前，道：「你是一個讀書人，如何做的這事？而且翻出舊案來，難題相當的哩！這可萬萬辦不得的呀！」孫三哥頓時憤怒起來，把手裏鋼刀向着老者亂擺，叱道：「你有仇不敢報，空頂著一個人名，還不領了你去完事！」老者驚勢所逼，只得回到縣，找到仇家住所。當夜孫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纏身跳過院牆，一會兒工夫，即提出一個血淋淋的人頭跳出牆來，把那人頭揚著，問老者殺的這人對是不對。老者嚇得渾身哆嗦，不知如何是好。孫道：「我做的事，我自己擔當，決不牽涉到你。」因寫一信給當地知縣，詳述事情始末，嚴責其樂好書良，後去若不悔改，必有以報之。信末詳具自己姓名籍貫。這個人頭掛到城門頭上，使全城百姓知曉。自此他即出亡外鄉，投入陸軍學校讀書，畢業後任爲排長，又升入陸軍大學，繼爲第三鎮參謀官，加入民黨，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民國既立，曹仲三把他看作洪水猛獸，百般排擠，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脫離第三鎮。心想江南革命勢力所在之地，或許可以相容，那知民元到了南京，許多朋友同志，又懷疑他是袁世凱的探子，對他十分歧視。他住在一位朋友家裏，一天，有人告訴他，說一二日將有人前來行動。

「謹慎小心提防。是陳大那，聽到有人敲門，即開門，他在急亂中由窗戶跳上屋頂，連過幾個屋頂，終歸一脫。穿著極薄單衣單褲，在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恰巧有一登大學生出來行深呼吸，見他形狀狼狽，以為是賊。孫二哥向他略述經過，請他把竹布長衫給他一穿。大學生非常同情，即脫與他長衫，衣袋中祇有一元錢，以併送給他以為盤纏。他出至外面，打算僱洋車到留守府，車夫見他兩腿污泥，穿一穿不合身的長衫，心裏覺得蹊蹺，不肯拉他。說了多少好話，並答允給以一元車價，始至留守府找黃克強先生。當時說道：「若覺得我有罪，罵什麼不明不白辦我，而竟出此暗殺手段！」黃為之解釋良會，留他安心住，孫不肯，由此逃往江西。到了南昌，罵了李協和先生，相見不勝歡喜，李乃贈以四萬元，放他廬山鑿牧督辦之職。（協和先生慷慨義氣，後來孫到北方，到處宣揚，以為有眼結識如此好友，寫十分自幸之事。）從此他即弄壞了心，以為世界上無所謂真是非，因為人們並不能辨別。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變而為剝削主義者，即因為有這番緣由。

此類這時候，他在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

且說這年——民國十三年——九月十日，我在南苑建築昭忠祠，舉行落成典禮。那天軍政各方都派有人員蒞

致祭，孫二哥先是派了代表來參加。過了數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親自坐了汽車來。相見之後，我說：

「好久不見您了，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

他說：「上次您這兒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親來致祭，今天我要來補祭一下。」

我領他致祭完了，走出祠來，陪着他往後面護地中看看，一邊走着，一邊嘆息憑吊。他說：

「嗚！這樣多！民國成立不過十多年，這裏已經躺下這許多戰士了！」

我說：「長安戰死的，可有說死的，各方面都已經殺決選了過來，他們爲國捐軀，書得一個忠字，也毫不虧。」

「都是忠靈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孫二哥多年相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其時即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稱，孫二哥，將來幾百年之後，人當如何稱爲？」

「那不用問，」他笑着答道：「懷目前的這樣的幹法，一個不折不扣的軍閥走狗罷了。」

「您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爲什麼甘心做人家走狗？」

他哈哈大笑起來，停住脚，說道：「我算什麼？還有那帶着三國裏人的，不也是做着軍閥走狗，莫可如何呢？」

說話，已走到墳地中間一座亭子跟前。即同進去坐下。我於是正式說道：

「目前固到這個局面，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轄的雖然名叫一師三混成旅，但實際上不到三萬枝槍。處此境地，未可非禮。但我們必須努力，把這一批禍國殃民的混賬東西一股腦兒推翻，不然的話，如何辦得起自己？如何對得起我們創造民國的先烈！」

「換章老弟！」孫二哥十分懇切的和我說：「孫若是決定這棋路，我必竭盡力量相助。此外還有胡景岳岳西峯

他們，也定然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我可以負責去接洽。」

「我敢說說這話。」您提劉岳卿們！他們如今有了職位，有了金錢，怕不見得肯和我們幹了罷？」

「這個大大不然，我知道他們，比您清楚得多。他們現在河南，實際上是一無所事事，對曹吳的作法，早已深惡痛絕，何況他們都是老革命黨人。更何況他們和黨我有如此交情，橫豎直奉馬上就要幹了，我們有的是好機會。我們先佈置一個頭腦，待機行事，必有把握。」

當夜詳商良久，說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們接洽，待胡那邊來了人，再商討第二步辦法。談完話，我的隨員在旁邊給我們照了一張像，作爲籌劃事情的一個紀念。孫二哥即於當天歡歡喜喜地走了。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胡笠僧那邊派了岳西峯來。我在岳禮寺兵營會見他。我們已經認識多年，此番相見，更覺尋歡。坐下來，寒暄數句，他即低聲要我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門衛止，我知道孫二哥接洽之事已有眉緒，却看他如何說法。兩人坐定，他即開口道：

「有幾句話，今天要和您細細談。您是一批組織民團的領袖，尤其在陝西河南的時候，我們在您的領導指揮之下，爲國家效力。我們曾同過多年生死患難，想您一定能够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們。我們今天說說革命黨的話，開門見山的說，您說好不好？」

西峯是個熱血赤心的朋友，說到這裏，把眼眉皺皺我，十分懇摯的繼續說道：「今天現了您，我心裏說不出什麼話。我常常想，我們在家裏，不短吃的，不短賜的。出來做事，就爲的獻身革命，救民救國。可是而今事實却

大大相反。我們不但不能遠離人民國家，反倒做了騙國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們太喪了良心，太喪了良心！」
譚澤深如雷下，嗚咽不止。

我平時也非常激動，因說道：「您這幾句話是心裏裏掏出來的，說的太好了，太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編造四時錢笠借券就什麼來濟呢？」

「笠借的意思是完全聽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帶着我們打倒這班騙國殃民的東西，你說怎樣，我們就怎樣辦。重慶借對您這邊的情形還有些不了解。這回孫一齊去了之後，我們纔完全了解了。現在笠借特意派錢來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話：就是絕對聽您的，毫沒半點含糊。」

我說：「西澤券，您既如此說，我們公認公，私是私，我也有幾點意思，要和您開開見山的談一談：第一，吳學爲要打倒吳白，勢所當然，對華觀審目前已至一觸即發的地步，這種嚴事，我們誓死反對。吳若有命令給您們那邊，您們萬萬不可接受。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勢，相繼而動。將來我們若果成功，必須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一切。他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領袖，我個極端擁護擁護。否則我們就是爭權奪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國大綱條，還沒有？據這個細細讀一讀，才知道真正的民國是怎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回事。第三，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有則生，無之即死。我們既拿定了決心，此後即當嚴整軍紀，真正做個不擾民不害民幫助民衆的進步，否則我們決不能成功！」

我鄭重的把話說完，他那一一答允。說回去就完全照辦。並且要求派送人員到南苑來進我們的教導團。後來一

共選送了一百數十名學生前來入學。國民軍第一軍中有第二軍學生者即是此故。

過了幾天，胡笠僧本人也來見面一次。預先約好了時間，在晚上九點鐘，他很秘密地來了。他說：

「他叫西峯說的那三條意思我們都完全依從，尤其請中山先生主持大計的一條，是再好沒有，不過我們隊伍的素質，卻是清楚的。在火線上拚命，還可以亂七八糟的拚一氣；若是派令進城，必定不能遵守紀律。那時若出了事，我怎樣對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殺一條路。至於打仗拚命，總不要顧忌，看那那裏險，他就派我上那裏去。總只管給我命令，我們願意蹈湯赴火！」

我說：「老弟！你有這幾句話就夠了！」

經過這幾次接洽，以後經常奔走兩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劉允承先生等；在孫二哥方面則有王鶴齋先生，隨時不斷的往來，聯絡日臻密切。這時教育總長黃膺白先生常來南郊為我們講話，前已言之。有時講演完畢，就請他同坐，閒談時事。黃為人存胆存心，熱血忠誠，日子一久，越談越親密，甚至無話不說。一談談到簡選和團員的關心，相對致敬，他把大腿一拍，說道：

「只要你肯辦法，我一定跟着你幹！」

於是我說：「請嚴守秘密，我們不久將有大作為。那時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也等務吧！不久的將來定要讓

他盡心的。」

他聽說此話，歡喜極了。

這時我駐在南苑，趁勸導部隊南移，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裨益地方的事情。其中就使我發生濃厚興味的，是栽種樹木。將南苑墮地，劃成若干區，分置各營種植。所種樹類不一，一區專種桃樹，二區專種李樹，一區專種梅樹，等等。技術方面，請了一位韓安担任指導。樹苗下土，讓上馬霖，後來都長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尤其是孫運仲所種的一區櫻桃樹，大約由於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五月份間顯得特殊茂盛，一片青蔥翠綠，好不美觀。自南苑經大紅門以至永定門大路兩旁的地方，我派出第二十五旅旅長宋哲元負責栽樹。所買樹種皆八尺徑，二寸粗，入土三尺半，每顆只價八大枚。這年冬三九天氣栽種下土，次年春天即發芽，比春天時栽種更要好些。現在這些樹都已成林，每顆至少可值五元錢了。栽種樹木，必須有專家指導，否則難有成效。在北平，六月天氣移植六七尺徑，一尺粗的大樹，也照樣的能活。我在南苑租往李星閣的屋子為寓所，院中沒一棵樹，遷入時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爲不宜於栽樹了。我不查過一查，買來八棵桃樹，每棵三元，栽了下去，結果七棵全活，只死了一棵；這一舉怕也不是因爲時令關係死的。六月間栽種葡萄，亦可活，我也嘗試過的。我所領教的所謂專家，只是不識去府租人，並無科學的訓練，不過經驗豐富而已。

戰爭的發動，一天天緊迫了。但我們隊伍因被疲弱，器械還未配備齊全，那時政府由意大利買來比士尼步槍，還有大砲和子彈，都成大量的。我派總參謀蔣鴻過去見陸軍總長陸錦，接洽領械。蔣回來報告說，在陸錦那裏等了足足四個鐘頭，陸總長只是不見。陸總長在幹什麼呢？他在和田維勳繪畫烟燻，談論說古，沒有完結。田維勳本是異十一我在陝西時間調出去的一個團長（屬井岳秀部），此時已升爲旅長，異人口齒伶俐，善於巴結，在抽大烟。

蕭士丁及幾個總長的好好者，這商必定又是他從陝西帶來去，煙烟坐奉獻，所以隨蕭長才那處歡喜。現身降車檢閱，便去獻，派人接洽要事，總想更竟拒而不見；而和一個旅長無所事事，突發總日軍降都決定一切，廢棄的爵位，大半因為他的幹都過於荒唐之故。

將鴻遇既白去一趟，幾只有再上請領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發發三千校步槍，十八門陣砲和幾萬發子彈。這那發子是曹鍾親手批的。我以爲有了這個，便不愁領不到器械了，那知一次二次的認領，照舊領不到手。誰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裏發煩。一天我召集全體華僑會談。有的堵着口不講，有的談話的夢，我問將鴻遇說：

「器械領不下來，究竟是怎麼回事？眼着着就要行使了，我們怎麼辦？」

「先別我怕你生氣！所以不會對誰說，這在領總總問我，我不能不說了。這個你還不明白麼？」他用手比了個圖說：「海路所在，就是因爲缺少這個，現在軍械部歸李六掌管，不送上錢去，說什麼也是領不出東西來的。」

「從多少數目呢？」我問。

「至少得十萬。」

我聽着說到那裏去時，軍需曹玉璋坐在旁邊，這時就說：「只嫌接開便發允，我可以照法。西北邊防軍給的每員官糧領五萬元的經費，雖是拖欠最多，但近來頗微發了下來，不到十萬的數目，平時也有隨行軍需備足起來。這時什麼也不用管，把槍領了下來再說。」

我說：「好哇，你快去滾去。」又和蔣鴻遇說：「這回總可真要領下來，不是說着玩的！」

十萬元發齊了，蔣鴻遇便從李彥輝的門路把錢送出去，下午四點鐘送錢去的人回來，當日六點鐘便接到李六的電話，叫派人領着械彈藥去。我在隔壁聽着電話，恨的咬牙切齒的痛格作痒。第二天曹仲三在唐仁堂召集會議，我到的時候，別人都還未到，會見了我，笑嘻嘻的從台階上迎了下來，說：

「換草，你這麼苦，還給我送錢，我實在太過意不去。」

我總知道得錢的不只李六一人，這混賬總統也得了的。大總統左右全是這新狐羆狗黨，公關的大幹卑鄙齷齪的勾當，而親不知恥。李彥輝在城內置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萬，試問那裏來的許多錢！

器械已經補充齊全，一切都準備妥貼。我應當不動聲色，只等着時機的成熟。

先是道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戰爭爆發，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序幕。奉張因念運糧接濟將敗北的浙盧，即在熱河冀東一帶向直軍發動攻勢。九月十三日京奉線交通斷絕，十六日朔陽方面也開始動作。吳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電召，於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即對奉張下了討伐令。吳佩孚自任爲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爲副司令，彭壽華，王懷慶，我和曹錕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張瀾來爲援軍第一路司令，胡笠儂爲援軍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許多名目，當時報紙上都有記載，不必一一贅述。可記的是吳佩孚在四照堂召集會議，親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參加的人員，有他的參謀長，總參議，陸軍總長，海軍總長，航空署長，代總國務總理，以及派有任務的高級將領及其他有關人員。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餐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纔

顯。也不發笑了。

奉軍進攻，共分三路。直軍也便派三路迎敵。吳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滑京率領前進；王傑聲任第二路，出喜峯口；我則任第三路，經由古北口以趨熱河。吳佩孚這次派我，表面是說古北口這一路關係重大，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是因此路遙遠險阻，接濟困難，意欲陷我部隊於絕地。但還不甘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我監視而外，復令劉登倫率部相隨，囑咐他，如我有何異動，即就近解決。吳的用心真陰毒，在他要用我爲他拚命的時候，仍然要重裏重把我們消滅。可是他萬也想不到胡笠舟會把這話告訴我；所以他的陰狠，實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須準備出發。爲了給委的問題，我和王傑聲特去找吳商議。吳的意見早就宣佈，此次出兵，概不經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軍隨地籌辦。我說：

「這話恐怕行不通罷。路遠沒後援，這殺雞，假如還要自己籌餉辦站，那不但妨礙了部隊的作戰，並且擾害地方，鄉紳百姓全會被這一漲得罪了。」

吳很輕鬆隨便的答道：「兵站是用不齋辦的。你們只管尋到那裏吃誰的，而且到了那地方，地方官紳也是萬分歡迎的。」

我問道是什麼意思。吳答道：「這還用問麼？地方上官紳，誰不願意接濟官差？他們花了五個，可以報十個。大受財源的事，誰也惟恐辦不到手。你只管開我，不要財源是管。我在湖北河南，都是這種辦法，地方上歡喜，我自已也省事。」

我對他說：「極客百姓的話且不說罷。我走的古北口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區，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沒有人烟，我們向那個辦法去？領說的辦法就說別路可行，我這一路也是萬萬不成！」

談至此，兩方僵坐，毫無辦法。癡然的，吳這些辦法，全不脫禍國殃民的作風。好像他和國家人民有了深仇大恨，於國家人民怎樣有害，他就怎樣辦。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蒼頭嘆口氣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根本就不加理會，惟我却不能不開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從九月二十一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二十四日開拔完竣。我派了一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猷爲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一切事務。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爲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源，蔣鴻猷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只給數百枝。這時藉着訓練的名義，着令留駐北京，以爲應援。一切安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顧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腐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爲，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面將來怎樣結束呢？」

「真是混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着。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抽身坐視總是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却板臉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鐘頭，話老是有餘深入，還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濟邊際，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捷，遇事痛快的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我和黃鵬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譚惠慶先生王雲五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一與之接頭，因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邀王雲五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始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滄平，我自己也住到滄平。從滄平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綠樹。此時正綠了債，紅的果子滿樹纍纍，看着又覺美觀，又覺好吃。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果子却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嚙嚙的看熱鬧。我們問他，果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總督的隊伍過境，那會摘吃我們的果子？」又說：「弟兄們看見果子長的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的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嘉慰的。

在滄平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偵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只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眾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只說你且去打一仗再說。他率旅前往，便某包圍，極力鏖戰，鎗聲接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他自覺喪師辱國，只有自縊而死。我這次行軍，來到楊令公的遺蹟，不禁感觸萬端，因購了一付對聯，以表哀悼，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聯文現在已記不清了。

在古北口住濟，段祺瑞派曹錕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要求不贊成內戰，對隨選段祺瑞希望我有所自處。董履巽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馬說奉方決不願與我爲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我很坦白，對那代表說：

「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選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裏說着話，聽着外面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聲殺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我拿濟中山先生慈闈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爲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我乃直復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佈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

此間相遇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陸大勳乘，陸人深沉誠厚，豪傑矣，他雖然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的所爲却不諱。我的一提舉措，全不隱惜，什麼話都坦坦直直。他一方面勸導我們，一方面却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也決不附從贊成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洩漏出去。我也能其自由，不予強迫。屬了

各行其是，彼此諒解，如此而已。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的說，我並不能贊成他。我以為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清不胡，公私應當分別清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被攔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測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面才是。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稜其間，不辯是非，若伯如今不在了，却到此等有才之輩，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專為預謀，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竟令張宗昌李景林佔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失言的據舉，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之不能與奉合作，這類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進駐劉深卒，即秘密發信給胡景翼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率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般棚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恩鈞、劉郁芬、劉積、鹿鍾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一路以來，都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大罵曹吳禍國殃民，我們非回去打倒他們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爲的意義和自身實職的光榮與責任。

那時參預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信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即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於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困難潮漲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們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吳的參謀長覆電有云：「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

恐難挽回劉勢。一根據此說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我即抓住時機，立刻下令，令趙登儒率領開赴冀、魯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深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鍾麟率部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祺兩旅，開往北苑，再與唐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鳳鍾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之兩旅，限日班師。

佈置安定，我即親率劉都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登儒的代表劉允承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登儒在上面簽字，以昭鄭重。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着大風，天氣極冷。黃鵬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敵漫漶沓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敗壞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關禁於閱軍中，扣在站上數日，整軍整軍的飢餓而死。種種匪暴舉行，令人聞而髮指。當晚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着嚴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唐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鐘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舟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繳之事，都在一夜之中就不知鬼不覺的辦個妥貼。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佈告，街道要道上也佈滿了標着「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標章的國民軍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着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穩健，乃是馮國璋伯辦事妥慎周到之功。占北口會戰之後，應返駐在柏魯營，御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赤着，一頭於路旁打野外；有時兩臂支起帳棚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為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應奉部到達北苑後，照舊命令在日涇設法先選一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爲進城取東西的模樣，當選明出，進去得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這一團人於奉命進城之前，於如何佔領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制備糧食，估估話，等等技術辦法都已有完密的計畫與練習。到晚間大隊入城，乃以混成營爲單位，每一混成營轄重以至火仗俱全，揀一個身，以輜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後，鹿親自帶隊前行，以防不測。一營入城，給以命令，帶第二營續入，城中每個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偵衣隊招呼，使不致走錯路徑。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彈，辦得妥妥貼貼，井然有序，還不是偶然的。應爲河北定縣人，名鍾麟，字瑞伯，曾爲第一混成協總兵，那時第一混成協的兵是有名的「龍虎班」班官，皆陞大舉案生。應在此三年，於戰略戰術及戰鬥知識有特殊研究，後來任爲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協副。在四川時始來我們第十六混成旅爲營長。民五遷廬房任軍法官，爲砲兵營長及團長，升旅長，又升師長兼北京衛戍總司令。爲人雖下勁勞，好學不倦，對國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兼濟，堪任繁劇，與我共事多年，真是作職有作戰的辦法，作事有作事的辦法，乃國家棟樑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敷敘。這時胡景翼和孫文哥也回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應請張

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爲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爲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復有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營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扎。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渠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鄧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爲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鄧士琦爲政誠懇的人。爲了應付當前軍容上嚴正的困難，孫二哥便堅持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段派聯絡，俾使魯督鄧士琦出而被阻直系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爲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尙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功，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真是塞以羶餌，驪以千里。那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會議席上，又將前晚與唐白先生談的組織攝政內閣之事從頭商討一番。胡孫二位說：

「許多事都請總司令全權辦理，不必一一和我們商量。事實上我們是分散各處，各有任務，難得聚會一次。若一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誤了。」

我說：「這却不然。內閣的組織，客觀雖大，必須大體從長議決；再則今天諸位都已奉命，正該就此問題好好討論一番。」

當時決定：曾經踏過滿國，當然不能容他繼續履行總統的職權。於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下野職令；二、吳佩孚本營各職；三、請他自動退位。國民軍入城後，他的衛隊與警衛隊的所部都已由孫二哥派隊繳械遣散，此

事已不成問題。於是便商議籌設內閣的組織，其中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二職，最費研究。我的意思，以爲無論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之議，必不可作罷。爲表示此點誠意，並貫徹吾等初衷，此二職必得以老革命黨充任之。當時孫二哥因囑李協和先生會爲中山先生總參謀長；李書城先生會爲黃克強先生總參謀長，故決定請李書城爲陸軍總長，李協和爲參謀總長。因孫黃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大家對此職均贊同。內閣人選既定，我們都覺得十妥十全。其中沒一個我的私人，亦無胡孫一個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的意思決定的。攝政內閣於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黃鄂充任國務總理，全部閣員的分配如下：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 王正廷（兼）

交通總長 黃 鄂（兼）

海軍總長 杜錫珪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會

內務總長 王永江

農商總長 王迺斌

教育總長 易培基

參謀總長 李烈鈞

內閣的名單發表，不免人言嘖嘖，說這內閣人選，陸軍，參謀，財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個內閣無一個不是南方人。曹吳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將來北方人還吃飯不吃飯呢？其時竟有人鄭重其事的來見我，對我大說一頓。我回答他們說：「國事當選賢用能，無所謂南方人北方人。俄國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請他們來不好麼？眼光如此之小，請您回去再仔細想想看。」記得有好幾位被我說的紅着臉走了。

對於辦政內閣，我上了五個條陳，以爲施政的方針：

- (一) 打破官僚體制，建設廉潔政府。
- (二) 用人以賢能爲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
- (三) 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務求民隱。
- (四) 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爲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爲。
- (五) 借貸必罰，財政公開。

這辦政內閣雖是過渡時期的政治機構，但成立後，却做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修改舊憲法條件，懸諸溥儀出宮。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還存在着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著辮子爲可恥；如今留著溥儀，即不啻爲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

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鴉片。民六討伐復辟的時候，我自應力主張對於這個奇毒的現象，剷除這一個禍根，可是當時竟未果願。這次入京，便決心以全力貫徹之。在商得攝政內閣的同意後，便令鹿傳霖去執行。他帶了幾個衛士進宮，問溥儀道：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

溥儀趕忙答道：「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阻攔吃我，他們迫着我在這裏，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說：「既是如此，就請你立刻選出官去，從此做一個良善的平民。」

當日溥儀就帶着他的嬪妃和帶用的東西選出宮去了。所有宮中的財物，都由吳稚暉莊木實李石曾等名流組織一保管委員會接收之。事後有人造謠，說馮某搜取了多少珍寶寶物云云，對於這整器寶物的調查，我都詳晰解釋；我想李吳等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掘取了財寶，他們豈肯接受保管寶物之責，平白分受別人的罵名？烟筒中冒煙，雖亦可使人眼迷，但不過一會工夫，仍現出清白的天空。這個總算，不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儀被選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爲很對，唯有驅逐溥儀之舉，很覺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麼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經做過軍諮府大臣，盛頭磕上了癩，定要留着溥儀給他過癮頭癢麼？當時我就提筆親筆了一個電稿，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從這裏可以見出段之倒曹吳，是出於皖直的眚域之見，完全爲私人報

仇雪恨，何會爲國家人民設想一語？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當兒，我兩時調遣部隊分赴前方。當派國民三軍往保定，解決曹世傑的十六混成旅。派一二軍的一部，迎戰吳佩孚的主力於京奉線。張之江劉郁芬馮玉祥等都在楊村附近與吳佩孚殘部發生激戰，張之江鏖鬥進擊，戰況劇烈。正在打的熱鬧，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敵後路，吳部不支，數次被破爛爛的隊伍完全覆沒。當經俘獲千人，鎗械無算。俘虜中有一旅長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來見我。我從高階台上走下來，與之熱誠握手，并給以一千元的養家費，備極優待，這時孫二哥已進到保定，乃撥派修麟即新兵一部及張自忠舊兵一小部協助他將十六混成旅全部解決，另有鄭金聲部——鄭爲我老朋友，自動率隊自經遠來歸，我即收編爲第三師。吳佩孚看見情形如此，知道大勢已去，大哭一場，上了輪船狼狽地逃往南方去了。

當前方戰事激烈的時候，孫連仲馮治安奉命率部駐紮台附近，準備各方的策應。不想天津英軍，爲要延續曹吳的統治，存心搗亂，忽然闖進我們的前哨線，兩下起了衝突。我聽了馮治安的報告後，便對他們說：

「先盡力和他們講理，實在不聽理喻的時候，不惜與之一戰！」

事實上那時曹吳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雖然藉口挑釁，故與我們爲難，但在我們嚴密的防范之下，究亦無死傷其伎倆。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第一，對於敵情的實訪情況處處須有透澈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

「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圍的情形都頗為明瞭，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第二，將領對於所屬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信。這次孫二哥帶濟三軍前往保定，一則定與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滑，一面却捺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缺遠馬騾驢騾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為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我勉強派修騾團的兩營派了去。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裏，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甯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二哥對於自己已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連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第三，裁撤敵後，在我國舊軍制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儘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戰，正面的攻擊並本勢以鏖爭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的潰敗。因為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麼勁旅處此情狀，都未免恐慌，戰鬥精神一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為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陝山的一路未獲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奇異。因為此路敵軍，全係由前線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鬥志，迎頭一擊，如僵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但為什麼竟不能到預定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回來，一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原來登備先生毒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胆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衛的人亦隨輩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排成一列（由兩

刃併成）兵車，上面滿載兵。當即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鬥志，情願繳械。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只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著收槍。就在這時，隨車的敵軍官長即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里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衆，結果上車收槍的反被人衆全數繳械或槍殺，沒逃回一個。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面即混到一處，也認不清那是敵人，那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竊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了很多。幸虧當時敵軍在徵收之餘，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沒！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砲彈藥大置砲臺，統統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那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砲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制，一遇利害關頭，便要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面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致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務改造的問題。當時段與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做電報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旁聽軍部軍需科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白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算得未嘗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面發電說準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面另來一車，開的飛快，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塵埃頓起。不覺天翻

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桌多筆掉倒地上，筆滾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我當時正在鐵閘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著，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的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徐雙幹的鬼蜮伎倆，可笑他們心勞日拙，白費了一番心計。

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的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隱他的任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未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鬥角，只從個人的私利著眼了。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拾起頭來，冒然說道：

「孫浩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爺看得太萬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着二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糊塗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其時外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爲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

，不多幾天便回北平去。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針對，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還肯不進兵臨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爲！張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蔣和麟似的拿着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千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謀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將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納，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爲共衛士。這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段就了臨時執政，黃唐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第二行人衆中，人人見而罵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系餘孽都連闖入京。段看陳球，急於想在新政權裏分些贓品。局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爲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的我對新局面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彰德府正和李偉章打得激烈，胡左一帶的催我增調援兵，與岳維絳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岳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讓兵甚急，你們兩位爲什麼不去應援！」

鄧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重大的責任！」

岳道：「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殺驕賊！日本替我們探聽消息，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爲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暴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勝負，日本就會趁機進佔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的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以爲奉軍多烏合之衆，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即奉軍將領之譴大者必然願隨我們走云云），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車輛，請他們率部經過河南，應接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烟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旦！」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貫徹所志，發揚國家效力。是日張作霖特來訪我；我於回看了他之後，便回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裏裝着一套「護護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讓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水，王勵齋，焦易堂，李石曾

我的生平

三〇

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遵從秘密，亦尋常未至無語不說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仰望之殷，深為愧恨！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因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兇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除去吳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系軍閥與皖系政客爲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痞和蟲子剷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蟲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痞未剷，反倒加了疥癬。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贖打抄，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貫「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與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面召集警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屬權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罪孽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陰骨發寒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爲國爲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看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極。此地，在民國六年討閥復辟之際我曾住過，前面已約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緩緩通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著不覺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珠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尙有三個，一個老和尙，一個大和尙，一個小和尙。

。老和尚規矩甚嚴，禪居功課都有定時，閒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模稜動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面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却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軀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着。叫他打開我看看，回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趁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有個乾巴肉胎，頭歪歪的望着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那裏打聽得順治有出家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過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廳很冷，家家都無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燒熱睡覺。談他們談話，無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來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系統系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着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終在帶着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土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為希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尚却棄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却不贊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瑯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

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煥和先生多多見面談話；還有胡笠僧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着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聖經詩經，以及叢書註要一類，嚴格的說多是一些廢書，其實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感璋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制好，任我爲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爲隨軍檢閱使即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只留下這個。陸軍檢閱司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察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却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去；而我出國遊歷的計劃亦爲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烏烟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的離開，效法張留侯退居留蜀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裏，一則可以諷刺，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主意既定，即離開天台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爲六師：李鳴鐘一師，鹿鎮麟一師，劉郁芬一師，張之江一師，宋哲元一師，鄧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鄧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費精不費多。但西北幅員太廣，沒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鎮麟時爲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衆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

，石敬亭石友三各編爲一混成旅，外加砲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官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砲兵教導團，鐵甲軍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砲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爲總監，劉廣爲參謀長，曹浩森爲副參謀長，鈕惕生爲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制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於奉系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一天，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爲國民軍代表。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爲國家軍隊，不當另立名目，國民軍名號現還聽其留廢，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撈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畧須得商決，爲什麼一上來就要抓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軍搗鬼！國民軍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軍，這同那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溥儀皇帝的？若必有子不要母的辦法，國家的律例如何甚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的要不的，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

於是指罵他不是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吵的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裏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安舒。」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軍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爲西北軍。這次吳子堂一上台就拿國民軍開刀，實趕上了後來鈞器

模。

我既爲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爲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郁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爲甯辦，開駐學夏，並保舉薛德弼爲甘肅省長。任壽鑑爲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便是修築由包頭到留見的汽車路。這條路沿滄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於路有一種雉鷄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著，從來沒有剪除過。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叢雜。當時派石友三帶着一族人任其事，費了極大的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闖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陳請任命王鐵珊先生爲包甯鐵路督辦，打算把包甯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珊的爲人，清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爲合宜。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對之極表恭敬，稱爲深慶得人，而實際則恨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珊先生和我嘆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爲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的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學讀在這種個人專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化險爲夷，旅行大爲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著，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親自帶兩人負責，帶着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實旅舍。因為這裏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寫信勸他們的消遣，特築這個旅舍，寫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面的朋友部三三五五的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的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興社會科學，只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之壓迫之下，也未普遍的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總不免懷着成見。記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隨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調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黨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贊同。」于先生不和我脫離，只笑着說：「諸君不要誤會，我並不請您入黨。」這以前，在天台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談愛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也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德廷和加拉等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担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

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騭函工等各項專門人材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事。兩方均無條件，只爲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即幾時辭去。隨來隨去，沒有拘束。有位魏顧問，中國名子叫做任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種增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爲中山先生主張並領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病漸漸的加重了。當時我離開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頭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請李德全帶着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爲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的輪流談話。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系統的全部認識和了解，大家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系。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迎鼓舞，興奮雜制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爲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噩耗傳來，官兵們無不發痛。國民軍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長以至目兵伙伕，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爲官兵必修之課，以如緊收攏之效。北方方面，我致電鹿鍾麟，說國民軍部隊，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隊，云云，故關於此事一切

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詞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縱橫的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的說：

「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沒見過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着見他面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啓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阻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湮佚曠莽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的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惠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徵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沒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多爾蓋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會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着，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好的。爲這個中華民族計。爲蒙族自身計，我以爲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復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着！」他們笑着說：「獨自已看着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

自動的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條約！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馬餼發。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着滿清時代的體面，隨侍的奴僕受着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帝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前此這樣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制度，主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還與他本人的權利毫無關係，自然未蒙採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系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尤其繁榮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衆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民國十四年，對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赤裸裸的顯露了他們兇惡猙獰的面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羣衆殘酷的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衆不可遏制的憤怒，促使全國民衆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是一函通電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衆以援助，因為我知道大多數教會裏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面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衆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聲和。同時更成立了華

都學校，在北京創辦了今是學校，以收容那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生。這些青年學生，後來竟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部有很好的造詣，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被迫民衆甘爲帝國主義者聽大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爲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學良的活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挑撥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爲要使社會不致受惑，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邀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爲根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之一步。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逆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一個名叫希德勝清的日本小子，那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干條若干款，都寫的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真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捏造那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原諒，是人家用兩萬元代價僱我寫的，看在金錢面上，我不能不寫。」說罷，他尙對我深深的鞠躬。

「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狠狠的說。

他却微笑着，絲不在乎，完全是那副無恐的浪人神氣。聽得要駁倒他幾句，也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的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爲而外，還有條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務，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蘇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營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那很高大糞坩，牧

華者全是僵死的中國人，每人領收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佔有中國人的土地，吃著中國人的水草，却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是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却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廳不是不知，而是礙於外人之勢，不敢干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要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為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的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華全部沒收。此舉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華，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製為軍衣。

京綏路上改革貨運辦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大事。原先京綏路上貨運的慣例，凡是外國商人運貨，只須拿著貨運聯單，向稅關納稅一次，即直達目的地，不用再納；華商則週關必納，層出不窮，手續極爲繁雜。這是一點，再則外商仗著洋威，不知憑什麼就獲得貨運的優先權，有貨盡先運出；華商的貨物却在站上堆積如下，許多日子運不出去，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爛毀壞，損失不貲。我查知了這些情由，深覺不平，即找路局負責者，與之另定規例，一反其道，盡先輸運中國人的貨物，把外商之貨屈居其次。結果是翻了過來，華商的貨物若一車一單的運走，外人的貨物却堆積不能暢運了。我以為爲此事辦的最爲合理。因爲一則京綏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人自當享有優先權；二則中國國民經濟，處處受外國壓迫，不能抬頭，國家理當盡力扶助提頓，以挽權利，而奪漏卮。外國商人於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必管他了。

有一次，有個日本武官要到賜兒山遊歷，託人徵請我的同意。我的答覆是准許他去。他從賜兒山遊歷回來，又來見我。我問他說：

「你這次遊歷，有什麼感想沒有？」

不料他很輕薄的回答道：「我到賜兒山一帶的情形和幾十年前的高麗差不多，因為那時高麗的山多半沒有樹，這賜兒山一帶，也是沒有樹！」

我聽他這話，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國，居心可惡，不能容忍，我便說：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從日本回來，和我談起來，總說日本簡直是個妓女國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幾個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並且還和你家中人熟識，他也見過你母親，說你母親長的很好看，和窈窕兒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補上說：「你母親現在和妓女完全一樣，雖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說了這幾句話，翻譯却不肯照譯，說：「這不得罪人嗎？」我說：「他有惹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就怕得罪了他嗎？何況我們不是爲自己得罪他，我們是爲國家得罪他；我們也不是願意得罪他，實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難安。」

終於逼着翻譯照譯了。那武官說：

「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您才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個笨蛋，我就罵罵油頭高壓一發呢？」

「這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結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後來許多人來勸我，說我不當繼續結絕於日本人。還有一位駐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包君特別爲此事來找我辯論，說我對日人此語未免太過。我說：「你沒有深思一番，若會深思，必嫌我的話遠脫的不够。三國上諸葛亮舌戰羣儒，薛蔭桐刺安德乃鐵席叛服之徒，出身微賤，而夢德爲曹相之後，系出貧賤云云，諸葛亮聞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還牙，薛蔭屬劉備，爲何生氣？金聖嘆批道：『射叔寫注。』歸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許，人家侮辱咱們國家，咱們若不甘而受之，對得起咱們的國家人民麼？你不覺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禮尚往來的道理，如何辦得外交？」這樣不容氣的說了一頓，當時唐悅良亦在座。

還有位日本駐張家口的領事，也是一個狂妄荒誕的傢伙。有一天唐悅良和包士傑兩人滿頭是汗，氣喘喘的跑來見我，我以爲出了什麼大事，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的慌忙。他倆說：

「剛才我們同日本領事在一塊兒吃飯，他喝醉了酒，發起脾氣來，把我們罵罵一頓，罵得良是下座，辱我包君向督辦報告。」

我說：「你們說的這話真是特別的很！他只一個人，你們是兩個人，罵也沒有你們嘴多，打也沒有你們手多。這道了算，我替你們相當。有什麼白白的受他一場罵，聚在一起的臉面，辱國家體統呢？現在你總要趕快回去，避罵幾頓回來，否則你們沒臉子來見我！」

他二人聽我如此說，果然回轉法，罵了那荒唐領事一頓。那領事也只好瞪着眼，沒有辦法。外交官代表國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隨便喪失國格，如何要緊的？日本政府選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國，都是這一流無恥無賴的人物。想見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這位日本領事因爲駐在張家口，和我們少不得常有來往。他使喚他女人如畜牲，常和我說他的女人很會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來，唱歌給我們聽。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種極卑賤神態，完全和奴隸一樣，真令人看着難過！「爹千斤，媽二兩，」日本女子受男子這樣的壓迫與蹂躪，我看他們文化比起中國來，差的太遠了。這簡直是野蠻國家的現象，我常常可憐日本女子，想他們何時才能脫離男子的壓迫，跳出奴隸的地位，享受入的權利呢？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認識了帝國主義說教者的險。使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些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當那時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對於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的呼籲，既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什麼有力的反響。後來有一位坎拿大人名叫古約翰的來看我。他是我前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時就已相識，每年都要見面幾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慘案的事，我問他說：「您說英國人在中國這種行為到底對是不對？」

「那些亂黨胡鬧，怎麼不應該開槍打？」他毫不遲疑的這樣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憤，向他說道：

「古先生你再說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說英國人的話，我也不說中國人的話，你我都是上帝的兒子。今天咱們說

「皇上帝兒子的話；英國巡捕來查檢區中國徒手工人學生胡亂射擊，這罪行寫到底對是不對？你憑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說：「他們都是亂黨，閉槍是對的！」

我就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我說：「我和你相識了這些年我可錯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良心，是不是生錯在臆躄窩？」說着，我就拉開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幾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間來，你再說一次！」於是我就沉下臉，指着他的鼻子大罵道：「你這是昧着良心說話！我被你騙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實倒是帝國主義者最兇惡的走狗！」從這次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見他。

帝國主義者的兇狠殘惡，混賬天良是一回事，但我們固步自封，自甘落後，不能日新又新的往前進取，求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在張家口住着一個名叫梅順生的德國人，他原是汽車司機的出身，因會做生意，賺了錢，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爲妻，生了五個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子，在張家口置了產業，大規模的經營園藝。有一天，被送往他家去參觀，使我大開眼界。常聽人說京北如張家口一帶，因氣候苦寒，種菜種瓜都不能肥大。這話聽來似乎有理，所以我頗不置疑，但我這次在梅順生家裏所見的情形，却使我大爲驚異。他種的菜和瓜，不但並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種西葫蘆每個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的肥嫩，有一種甜菜，豐厚繁盛，至爲可愛；種有十幾架葡萄，搭的那架，橫豎成行，宛如工筆畫一般，那肥厚的葉子都向着一邊，整齊齊，綠蔥不亂好像經過細心排列的一樣子，果子圓整剔透，裝成串的掛着，真是紙張的也不能如此美觀。我看了這些

這以後，覺得很有感觸。這位梅爾生先生，和我們中國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氣候，他不覺成見湧面，努力與自然鬥爭，結果種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們中國人却因循苟且，不能進取，反造出氣候不宜的瘠口，以飽強自慰（素來聽說張家口一帶，初九天氣即下雪深達三四尺，使人以為寒冷不可當。實則張北下雪平常不過尺許深，氣候並不是我個想像的那麼嚴寒）；附帶比照起來，我們這樣不爭氣的習性，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對得起天地造物！見了梅爾生的成績，我們應該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頭趕上先前國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們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們，五歲的有五歲的桌子椅子，七歲的有七歲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視其年齡而有不同。又聽說了五六位先生，分別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種科學。一個開汽車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恆，如此注重兒童教育，我們還不應該慚愧麼？外國人並不是四個鼻子八隻眼睛，他們為什麼能作到如此地步？豈不是肯奮發，肯研究，有恆心不憚意而已。後來這位梅先生患了一種「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國醫治，割去了一個腰子。痊癒之後，又來中國，二十一年我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的時候，他還送我一捆花的鏡箱；我上次送他的蘋果樹苗，此時已經結了果了。過了一年，他的病復發，不及醫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領事館充任書記，在梅赴德醫治病時患丹毒而死。現今他五個孩子想必還在中國。

袁張家口住久了，想到客處走走，一則問問民間疾苦，二則看看駐軍，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國醫家梅爾生送我三個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這回出發，我即把瓜帶着，每次對民衆講話，總要提到這回事，藉以鼓吹努力生產。注重科學的道理。我說：「你們看看外國人在這裏出這樣的大瓜，我

們自己種的爲什麼那樣小可憐？可見是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們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辦法，以致凡事都弄人後。」那些人民看見大瓜，都極驚奇，有的還不大相信，要走來用手摸摸，看個明白。有這關係在東西體在面前，比空口說白話有力的多了，所至之地，民衆很受刺激。

到平地點，正是夏盡秋初之時，天氣漸冷，柳葉兒半青半黃。我曾作詩道：「葉兒青，葉兒黃，同胞餓的肚子慌；葉兒黃，葉兒青，同胞身上凍的疼」云云。蘇聯的朋友覺得有些意思，特意把他譯成俄文，寄到俄文報紙上發表出來。由此檢着部隊。那時騎兵旅長王鎮淮部因爲分配馬匹的事，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因爲新買到一批馬，王旅長分配各營；蘇聯顧問過於熱心，對其分圖，出而干涉。王很不樂意，報告於我，我說：「蘇聯顧問只能負責訓練方面；這些行政的事，他們不應過問的！」於是總顧問任汪先生大不高興，藉故說歐戰時曾被毒氣薰，體力不濟，要請假回國修養。任江走後，換來一個亞里山大林爲總顧問；其他顧問之中亦有更動。

到了綏遠，在省城住了數日，把應有的任務料理完畢。有一次召集綏遠督統公署的人員開談，問到此間近百年來的好文官好武官，擴文官填武官的姓名及政績；又問及本地的古蹟，請他們詳細開一單子給我，記得他們所開古蹟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詩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的那個青塚，至於康熙甲的故事，據云是康熙年間，土默特作亂，康熙御駕親征到此，土默特棄其不意，出兵奇襲；康熙皇帝本沒有防備，慌的未及穿上盔甲，便倉皇退走，後來土默特之亂雖平，但這副盔甲始終留在此地，沒曾攜回。到後來便成爲一個古蹟。此次選把當年王海門大哥，在此間作戰的情形，詳加詢問，也得了些材料，又將大瓜演說稿

次。這時石敬瑭一族人擁有一個苗圃，很有成績，所種柳樹，尤爲講究。從綏遠即到包頭，包頭濱黃河，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從黃河下來的貨物，皆由此上火車，所以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包頭鐵路修成，能够直達滬夏，那利益加發達。這新街道古老，買賣殷實，風土情形還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疋木器都是國貨。有一種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在此我會購小輪船試航，黃黃的水，不過二三尺，可是沒法看的清楚，小輪走着走着，就擱了淺，會試多次，結果還是失敗。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芬王鴻一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開墾，從內地運了許多農民前來。因爲此間土地極多，只是缺乏人力，結果倒有相當成績。

包頭那時剛設縣，沒有城牆，僅修了一層土圍牆，我在東關外以一千六百元代價買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長住下去，並籌劃建築營房和墾種種樹的事。因爲這時我立下決心，無論如何是不參加內戰的了。避免內戰，力主和平統一，是我歷年來持政的根本原則。這次我毅然擺脫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又從張家口避居包頭，埋頭於墾種整訓之事，無聲的要貫徹這一個初衷，還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單憑個人的意志，畢竟不能憑空決定行動；無如整個局面推演變化，一步步緊逼而來，使我們的初志終難貫徹，到頭我們還是被迫捲入了漩渦。

首都革命以後，吳佩孚狼狽逃竄；到了漢口看了看，覺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麼辦法，乃不穩不到岳州，整居不出。後來他的舊部關玉琨，張治公等，於倒戈之後，殘部歸胡笠僧收編。但河南的局面，仍不能不穩定。此時關張等重整旗鼓，旗雲浴陽，受了劉鎮華唆使，共同向胡笠僧進攻。一場惡戰的結果，關玉琨劉鎮華都相繼做了國民一二三軍的敗兵。劉鎮華所保舉的陝將吳新田，不久也爲國民三軍驅走，孫一尊便繼任爲陝西督辦。這次國民一二三軍

雖然取得了豫陝，看爲其根據地，可是竺僧却於這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竺僧是個好學不倦，俠義精誠，處處以國家爲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於國家實是莫大的損失。國民軍全體官兵掛孝三日，以志哀悼，竺僧死後，河南督辦由岳西峯代理。岳西峯爲人青年有志，但當了將軍之後却一天天矯傲傾情起來，政事固不問，對於軍隊訓練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奮勇，對我說，他願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峯，糾正糾正他的錯誤。我自然希望他有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劉鈞的勸勉了一番；岳西峯很表示振作的決心，興奮的說道：「從明天起我一定積極訓練隊伍。」于先生見他如此勇於改過，十分的高興，問他道：「明天打算幾點鐘去督隊伍呢？」

「早晨八點！」這是頭一天晚間約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場等他，一直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他的影子，派人去探問，他還沒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點，便可看出竺僧死後的國民軍，是沒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時奉張張遠約入關，大肆其搜奪地盤，他既使李景林張宗昌分甚哀容，又滔滔津浦路南下，申張其勢力於安徽，有直取廣東之意；這時並派人來找我，說我們國民軍可以河南河北山東爲根據地，而伸張勢力於廣西。我回說：「國事如此，你們還是體諒這一套，究竟是什麼居心？這個不但我不幹，並且勸你們趁早也打消這個主意。」他當然不肯聽我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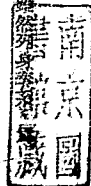
孫傳芳見他貪得無厭，不禁大爲恐怖，即聯絡直系殘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時袁登輝楊宇

劉淵進入蘇皖，尙未立足，又因其事紀大壞，百孫觀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經孫傳芳遣一打，李景無損，毫無抵抗的退回徐州。孫乃乘勢進逼徐州，奉系的勢力終被驅出蘇皖。於是孫傳芳便以直系新興將領，自命不凡，擲了蘇浙閩皖贛五省督軍總司令的大棒，塞住了長江下游。

孫傳芳進攻奉軍，原曾約好岳西峯一致行動的。孫下徐州而後，岳即獨立去攻山東。此時奉軍新敗，岳部南北兩路雖然都順利地取得了預期進展，進迫濟南，可是他的部下陳文劍田壽勳王壽爵即於此時反叛，使他們不得不倉促撤退。攻魯之功至此敗於垂成。張宗昌仍然安做著山東督軍。這倒戈的陳文劍等部本是直系的殘餘，胡笠僧大肚包容，願意將他收編，我當時即以爲不妥。會寫給他一封信，懇切的規勸他。但笠僧堅信他自己能够以至誠相感，可無流弊，遂把他們收編下來。其實陳文劍等無信無義，只爲升官發財。若是笠僧不死，或者還可相安無事，他既去世，岳西峯又敢壞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魯，即被他們擊了後腿，翻了跟頭。蓋因河南四面皆有鐵路，稍爲四站之地，事發，即四面受敵，再也無法立足。岳西峯出沒攻魯時，我曾以此意剴切告知，令其格外警覺；岳則不以爲意，終於二軍大吃虧苦。

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不亂的，乘著我們國內不能穩定時，竭盡所能，大肆其挑撥離間的伎倆。那時奉系軍閥自以爲羽毛豐滿，一窩攻城略地，擴張勢力，以遂其不可饜足野心。日本帝國主義乃從而扶助之，鼓舞之，藉可作起風浪，坐收漁利；不久中國即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舉行秋操，約請國民軍和東北軍前去參觀，我們國民軍乃選派軍官七八人，以發復練



爲領袖，東北軍方面領袖者則爲郭松齡矣。兩方面人員到了東京，同做在一處，却說這位郭松齡雖然與張作霖素惡，久懷不滿之心，上天人却極爲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國內情狀，國際處境，對於張作霖驕橫恣縱，殃民禍國的行爲，久懷不滿之心，上天郭找韓復榘密談，說有一件希奇特別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來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後，日本參謀本部就有位重要職員跑來訪問，問他這次來日本是否還帶有代表張作霖與日簽定密約的任務，他茫然不知所謂。那位重要的職員也就越趨的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發探聽，才知道最近奉方擬以承認二十一條爲條件，商由日方供給奉軍軍火，進攻國民軍。這個密約已經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電日本，說簽字代表已經動身，即日可到東京，正式立約云云。恰巧郭於此時來日參觀秋操，日方即以爲郭是奉張派來的簽字代表。其實簽字代表乃余崇澗，遇到了數日。郭松齡查悉了這件害國殃民的陰謀，一時激於義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約條文，對韓復榘坦白說出。當時他憤慨的說道：

「國家危殆到今日這個地步，張作霖還不惜爲個人權利，出賣國家。他這種辦法，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國家的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

韓復榘回到包頭，將此事向我報告，請示我的意見。我說：「道事情關係太大，不要輕率的亂做主張，最好請郭先生寫個親筆的什麼東西，派兩個親信的人送來，隔下從長商酌一下，方顯得鄭重其事。」韓復榘到天澤不久，郭的聯絡長同他的弟弟郭大明便來到包頭。他們帶來了郭所擬具的親筆條款，共有四五項，大意是：

一、張作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擅訂禍國條約，以圖進攻國民軍，此事他誓死反對。

二、奉張進攻國民軍時，他即攻張。他的部隊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番號。
三、他願率部出兵，專門開發東北，決不與閻閻內之爭。

四、河北、熱河，擬請劃歸李景林。

在條文後面，他已經把字簽好了。對於上述條款，我除建議他的部隊改稱「東北國民軍」外，其餘都予以贊成；另外我又寫了「嚴軍紀，愛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幾句話，交給他的代表帶回天津去了。

郭松齡的代表團回去，忽然張作霖也派了一位軍長許蘭州到包頭來看我。這次張派代表來，是因為楊宇霆、姜登選在孫毓汶被孫傳芳打敗，要求我幫助他去打孫傳芳，再不，就幫着去打湖北。若是我不同意，他表示對我不諒解。我看這趙山天王的辦法，實在把戰爭當做兒戲。當時我便寫一封很長的信，對他的要求嚴詞拒絕。讓許蘭州帶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說，你不顧信義，不顧國家與人民，他知爭奪權利，擴張自己勢力，這種作法我是無法贊同的。你用楊榮二般心浮氣躁，不學無術的人，胡鬧亂鬧，作威作福，此種失敗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還是不知悔悟。還是要擴大內戰，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為你此時趕快退出關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辦法，真正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方有好的前途。這封信，當時各報紙均登刊做的。

許蘭州走了沒幾天，東北國民軍反戈討奉的戰爭便爆發了。

這回的討奉戰爭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動的。楊善達郭松齡拍發了一個通告，列數奉張禍心，譴其專橫，以圖國人。措詞極為痛快淋漓。原來他從日本觀察後回國，即住在天津的法國醫院裏。等到他的代表從包頭回

去，報告我對於他所提各項已經同意簽字，他即出院，到澤州召開一個軍事會議，當即把幾個表示異志的高級將領加以逮捕，交給李景林拘押；並將曾任安徽省督辦的姜登選捕獲，執行槍決，把隊伍迅速編成四軍，星夜向關外挺進。駐守山海關的張作相部，首先被他擊敗，乃由湯河進佔秦皇島，追蹤張學良的敗卒，長驅直入，向葫蘆島進逼。張作相汲金純兩部分隊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裝，接着張作霖固守錦州之兵亦被他擊散，於是勢如破竹，佔據新民屯，越過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張作霖自顧一敗不可收拾，已感無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見形勢不妙，亦多紛紛逃避。這時奉系軍閥老巢的攻破，郭都亦操左券；只是指顧間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郭松齡剷除軍閥的大業，終於功虧一簣，而歸於失敗！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違約異動，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

當郭松齡發難之初，李景林本是參與密約，積極贊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軍長驅出關之後，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一以打不被權利觀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盤，竟在此一髮千鈞時候，引起了對國民二三軍的衝突。原來平漢沿路的防線。在首都革命之後，本即劃歸了國民二三軍。食得無缺的張作霖，見利忘義，自食諾言，入關後將河北一下攔奪到手；李景林就駐到那裏飛揚跋扈，日事擴張勢力，把二三軍不放在眼裏，定要擠他出去。孫二番一因陝西地方困苦，給養不能維持，二因張作霖常有驅逐王爺出津之事，前仇難釋；三以過於李景林的壓迫，不甘讓步；於是乘奉軍內部發生裂痕之時，派令郭寶珊徐永昌率領國民二三軍聯軍進攻保定，企圖恢復河北地盤。我在前面已說過，國民二軍缺乏訓練，三軍亦太嫌散漫，他們革命的熱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戰的勇氣是有的，但缺少作戰的方略。我雖然以為河北仍應歸二三軍，李景林河往熱河；打倒張作霖之後，再商量別酌。

問題。但此時我仍屢次致電陝豫，就說我與郭松齡已有密約，若有動作必須商酌而行，萬萬不可造次；可是他們不聽當面，即不顧大局，對我們的密約，完全不肯承認，竟一意孤行，冒險的攻擊保定。但攻戰多時，不能得手。此時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誤會，會把據守保定的隊伍自行撤出，但二三軍却跟李軍是戰敗被迫而走。於是派隊追擊，不肯罷手。此時我派張之江帶着三營人，集中豐台待命，本是準備必要時應援郭松齡。然知李景林竟又誤會我們是應援二三軍的，蓄意要解決他，憤激之下，於是把郭松齡交押的軍官一律釋放，積極部署，必要大幹，終與國民二二軍發生了正式衝突。

國民二三軍露徐的隊伍與李景林正式接觸之後，便不支敗退。郭徐戰敗之餘，吃虧很大，轉回頭來，把怨恨全加到張之江身上；責備張之江道：

「你的隊伍既已集中好了，為什麼還袖手旁觀，不去進攻天津應援我們呢？」

張之江說：「我並沒有接到進攻天津的命令。」郭徐則以為這時候應援增援，不應還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這步天地，已經艱會重重。空言再也無法釋去前怨；我的力避內戰意志，至今終也沒法避免。這個莫名其妙的戰爭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天天擴大起來了。許多大事，都是從小事鬧出來的，許多變亂的釀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響，而致無法控制，無法收拾。國民二二軍鬧出了亂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盤，反把我們也拖下了水。與李景林掀起了惡戰。郭松齡倒奉之功敗垂成，一面固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但是國民二三軍之不顧大局（郭徐督革命軍人。因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時種種飛揚跋扈，為害人民國家的作為，心中留下不滅的惡

自奉，做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對，但應當有個權衡）李景林之違約異動，致使我們部隊不能應援，也是不可抹殺的原因。

爲要策應國民二三軍在齊縣鏖戰的部隊：張之江毫無作戰準備，就率部僥倖進攻楊村。本以爲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決事變，把僵局挽回過來，孰知李景林早經請德國顧問秘密籌成了異常堅固的陣地；同時，還有日本人替他籌劃作戰，替他活動諜報工作，（那些充當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張之江捕殺者，日使館雖提出抗議，但不予理會，也就罷了）致張之江對楊村左攻右攻，激戰多日，總攻打不下。

張之江既多日毫無進展，我便令他暫停進攻，靜待援軍到來，即把鹿鍾麟宋哲元李鳴鐘各部以及騎兵調了一部分上去，激戰三日，卒由韓雲鏗攻入，李軍大敗，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帶。我們隊伍就佔據了天津。此時任職察沿津浦線南退山東的李景林的任務，本令由國民二三軍負責，但他們動作遲緩，竟未得預期的效果，致李的實力得以保存；後來與張宗昌聯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復燃。

張之江到達天津，戰亂之後，地方秩序紊亂，當然必須停留幾日，整理一切。但是這種應有的行爲，也引起了許多謠言，竟說我已委張之江爲直隸省督軍，河北地盤又要被我們國民一軍佔奪不放了。

此時我已到張家口，劉柱波和樊汝林兩位先生跑來看我，要求我必要保護孫三哥爲直隸督軍，說：「督軍或是省長，都賴我們的人。你知道孫禹行爲什麼來了？他是餓壞了，要我總司令給他飯吃呀！」於是迫着我立刻給段寫了親筆信，我自捲入了混戰的漩渦，心甚無時不在難過；此時看看他們如此心理，尤覺不可忍耐。我被迫的無法可

想，只好躲到屋外去溜圈兒。他們又去迫我的參謀長劉菊村。我從外面回來，菊村跑來找我，說：「他們是攔在不下樹念頭的了，怎樣？還是寫給他們算了吧！」我無可如何，就把致敵的信寫了，保舉孫三哥爲直隸省督軍兼省長，交給劉樂二位帶走。可是孫三哥的督軍還沒發表，國民二軍的電話，却又一次二次的來了，原來自天津攻下，岳西峯的幾個代表即到北京住著，包圍國務總理許世英先生，索要地盤，定要個直隸省的首腦位置；並不許許俊人先生發表孫三哥爲督軍（否則即請安福系挑撥離間），說：「國民軍吃個鐵子也得分給咱們二軍一條腿，吃個蟹黃也得有咱們二軍的一份」段執政沒有辦法，就對他們說：

「委孫萬行作督軍，是你們總司令的意思啊！」

他們聽了這話，所以才左一電話，右一電話的來催迫我，叫我替他們設法。我想傷亡的許多官兵還沒有有問，大家却胡亂搶奪兒地奪來了！一面萬分的痛心，一面又只得保舉郭寶珊爲直隸督辦。其實郭何常是做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無恥政客搗出來的鬼。當日情事，至今思之，還是覺得難過，使我無法寫下去。

再說郭林臣率軍越過新民屯，進至巨流河的時候，前鋒距奉天省城僅只六十里路，張作霖已經逃走，準備着通電下野了；這時日本方面派了人來，見蔡巨說：

「眼見東三省的政權馬上就是郭將軍的了，陸年來奉張和日本所訂的條約，還望郭將軍予以承認才是。」

郭斷然的回答道：「那斷斷不能夠承認了，我就因爲張作霖和你們訂立願國條約，這回才與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聽了這個硬釘子，知道郭林臣不是個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讓他拿到東三省，他們既得的權利必將不翼

保持，於是張勳勸說已經進駐的張作霖轉回奉天。

張作霖說：「我的兵打光了，拿什麼辦法呢？」

張勳說：「我們替你補師人！」這是日本方面的答覆。

得了這句話，張作霖欣然轉回營門。隨即日本方面出動了八十架飛機，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青溝鐵路附屬地不得干犯界口，阻止郭軍向前進；更以日軍番裝奉軍，由郭軍左側加以脅迫；同時黑龍江吳俊陞的發軍也已開到，向郭軍後路猛攻。

郭軍突然四面受敵，無法支持；而郭氏夫婦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會一度前往交涉，把路徑地形探的明明白白，遂此引逼着吳俊陞的騎兵逼入該村。郭慈巨猝不及防，即時被擄獲槍殺了。

這時郭軍後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關，聽說前方部隊覆敗，非常恐慌，於是我和熊斌劉爾村等商議，派人送給他款項幾萬，勸他回天津，藉以接濟他安然退出危險地區，希望他仍能繼續發奮的精神，再圖奮鬥的機會。那知他臨山海關後，不往天津，竟繞道一直轉到保定，歸到孫二哥部中，這事又誰料想的到呢？

這逃脫之江的隊伍剛剛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騎軍即隨後攻來。國民二三軍抵禦不住，節節敗退。張之江處此形勢，唯有率隊轉回天津；一戰方把張李打退。原先張之江在津，因為軍紀好，愛百姓，很受地方士紳的歡迎。及至李景林捲土重來，就銜恨於心，對地方上大肆報復。第一個吃虧的是國貨商場來則久先生，以親近國民軍爲罪，把他逮捕，處以十萬元的罰金。凡與國民軍一沾，連一個伙夫有來往者，無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賄財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物；不知這死多少人命，他們弄得了錢，即在天津買地置產，蓋造洋房，以為淫樂之所。

在這第一次惡戰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沒法說述的。第一、郭憲臣先代爲愛護國家，激於義憤，而與討奉之師，一面與我有約，一面與李景林攜手；我們是以打倒奉張爲第二目的。可是國民二三軍不明這個大義，不識這個大體，只說郭的發難是奉系的內亂，不承認我們的條款，只顧與奉將起來，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脚不動，使我與郭的約定不能實現，條約等於擄毀。結果憲臣敗死，我何以對人？第二、二三軍爲要規復河北地盤，申雪心頭積怨，出而進擊李景林。但我們只與郭有約，與李景林便是友軍，二三軍亦不當打李；我們一軍更不當打；但一個洩漏報來，却竟不容縮。如此反友爲敵，以私廢公，弄出了一場莫明其妙戰爭，我又何以自處？第三、二三軍的好朋友與我共苦共患難，同以革命爲志。但他們許多人却爲環境所移，舊的觀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實注重訓練，真爲愛國愛民而努力，以致不肯放棄私怨，必要乘機打李；而部隊素質如何，不問把握如何，只顧去打；打了起來，不能收拾台盤。再說我們一軍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學無術，雖經多年的訓練，許多人對於國大體明大義，爭利不前，赴義恐後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當張之江打下天津之時，許多平素有學問的朋友，亦竟不能放棄權利思想；這個爭路局，那個爭關稅，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狀的信電如雪片般向我飛來。這種種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覺得太痛心了，太憂鬱了！

我若不是爲了避免內戰，貫徹和平主張，我爲什麼跑到那樣窮僻的察哈爾去？但是事到這步田地，我又是爲自己，還是爲國家？這種莫明其妙的戰爭，循環無窮，要打到那天才算是個了局？這樣的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難過

都使我感到自己學識不足。辦法不夠的一點上。我必得跟出國內的漩渦，出國去好好考察學習一番。同時希望大家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趕快化除仇怨，停止騷亂羸民的內戰。

魏福主竟既經自己決定，我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將西北邊務督辦和甘肅軍之職分交張之江李培鐘署理，總發發出主和息爭的下野通牒，抱著滿懷痛楚惆悵的心情，由平遠乘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去了。

當我在途中的時候，李張、直吳、和張宗昌李景林直魯聯軍等軍閥集團的大聯合陣線已經結合成功，又以直魯軍攻津滬引線，對舊民軍施行大規模的圍剿了。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在平地上，我把出國手續辦好，一切應辦之事，都準備妥貼。動身的時候，石樓山等許多朋友前來送行。他們對於我的遠而靡去，都十分難過；以爲怎麼如此匆促，就走去呢。我說：

「目前這個戰爭是無邊無際的，我一走之後，也許可以釜底抽薪，讓他們少幾輿圖；從戰身着想，我也必得離開外去看看，增長些見識。回來之後，再同大家一塊兒好好的奮鬥。」

從平壤出發，走的是鎮安口到庫倫的大路。是公路，固是平坦康莊；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莊；途中未過一條河，也少見一棵小樹，三千里路全是一望無際，黃沙漠漠的遼闊平原。過戈壁沙漠，車行極是舒適，於途常見一種野草，苗兒肥大，萬千成羣往往和汽車賽跑，別地從未見過。牛羣馬羣亦最常見，還是逐水草而居的舊風。這一帶沒有房屋，所見唯有一種帳棚，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頭，掛以紅布，蒙古語名爲「烏數」，意即居所供奉的神祇。因爲他們的文明，還沒有達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簡單地供奉之。快到庫倫的時候，經過汗山，想來大約即是可汗之汗。這一個山長約四十里，高約六七里。山上生滿着鬱蒼蒼的樹木，都是幾丈粗的大樹。我聽見這裏忽然有這麼多的大樹，覺得很奇怪，就向當地百姓探問原故。據云，昔康熙親征蒙古。有一次打了敗仗，就到這山上的樹林裏藏匿，等候援兵，後來援兵來剿，擊敗蒙古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爲紀念這敗仗

廣，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爲守林的官，年祿四十八萬兩，專門請他保護這山上的林木，不許百姓砍伐。幾百年來相沿成習，樹木趁無損壞，所以才有今日的這種模兒，可見並不是這一帶的氣候土質不能長樹，飛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還是人事的關係。漠北這一帶，歷代以來，都是戰場。左做敵，莫高阻困於白登，右登即在今日張家口附近，由遼東末至元以迄明清，無代不於此間有殺伐之事。居民死於戰禍，房也燒光，樹也伐盡，又加百姓對樹木不知保護，不知栽植，樹木自然有絕跡之勢了。所以我說漠北少樹，還是人禍使然，如氣候土壤沒有多少相干。過汗山時，見山上冒烟，知是樹林着火，據說，這火往往經年不滅，因爲一種迷信的關係，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這裏總無備有的一座樹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庫倫還有幾千里路，即過蒙古國民黨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和蒙古軍官學校的許多人員前來歡迎。我下車一一握手道謝，同行到庫倫城內，被招待住在他們蒙古政府預備的一所房子裏。那是一所木頭建築的洋房，裝有地板和壁爐。那壁爐是用厚灰泥塗成，燒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爲「半子」或「柴子」。室內陽光充足，溫度也很適宜。

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於研究黨義和學習俄文之餘，對蒙古政治社會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個大略的考察。現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關於政治，其採用一黨專政的政治，政治實權握於蒙古國民黨之手。我居留庫倫的時期，和他們的委員長及其備中央要員關係極密。一般的說，他們都生氣勃勃，努力於政治工作，很有一種新興的朝氣。有一次他們黨政

四方舉行聯席會議，特邀請我去參加。會場是小小的蘇屋宇，只可容三四十人，結果到會者却有六十多，於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藤籐子和藤籐椅上。會場從主席共懸掛到下午四點，討論的問題很多，發言者很是踴躍。在談八寶齋頭中間，大家只用了一次飯，每人兩片蔥麵包和一杯紅茶而已。據說他們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簡樸。問他們何以這樣，國答說：「因為我們正在艱苦時期，精力有限，惟有努力撐撐，始可成功。」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禹飲食卑宮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動。這種精神在今日的我國尚缺乏的很，我們應當愧愧的。

政府對於鐵礦，此時已頗有成績，只就房產一項而論，滿清統治了蒙古幾百年，除了建築幾座愚民的工具——廟宇，便是一些窄狹陋陋的土房，此外再無甚麼可看，蒙古獨立幾十年後，在很短的時期內，和蒙古民建築了每戶的整齊木房，平時再兼舒適地居住，有事時又可用作人民的會場。

以此時他們已經獲得了中國的統治，而實行獨立。我認爲中華民族是整個的，長此分裂，殊可惜。我問他們的獨立是否可以取消，他們回答是獨立所以取消，但須中國有真正的人民救出現。後來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個車站上，遇到一個赴俄參觀的西藏代表，他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是見蒙藏脫離中國而獨立，固然各著其政治背景，但我國政治上未嘗通，不足以獲得蒙藏人民的信賴，却是個主要的內在因素。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警惕和憂慮。

其次談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一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滿清利用宗教以統治蒙古人民，祇有第四八人者，七八人須賞賜，兄弟五人者，四人須賞賜；有一人可娶妻妾生子的平民。當時蒙藏有紅黃藍白紫五色布，甚厚的厚帳，女子沒有穿著厚帳的影象，但又難以我相當的服飾，於是重於了內地人。

惹的對象。因為由本部內地來的文武官吏及軍隊商本，都以遺棄不能攜帶家眷，他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臨時太太。一方面第七代繼承古男子僅有一個妻子，一方面是一個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內地人爲她的臨時丈夫，事實上形成一個亂交的社會。同時醫藥衛生亦不講究，藥上淋病梅毒以後，唯恐其自斃，當時活佛即患梅毒，爛塌了鼻子。據說目前檢查結果，蒙古青年中比及至三十五歲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歲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這種現象是太可怕了！若聽其繼續存在，馬上就會有滅絕種族的危險！那次和蒙古國民黨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他們把這一點也作爲他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理由。他們說：

「你看，中國政府就這樣制裁我們，使我們快要滅絕，使我們民族無法生存，你看我們怎麼還能和你們在一起？」

我說異道：「你這是什麼話？這明明是清政府逼迫我們的，怎麼說是中國政府？我們中國內部的人民，不是和你們在清政府同樣的壓迫和壓制的麼？」

其時蒙古喇嘛教領袖即是活佛，名習布尊丹巴，在過去，活佛的地位等於專制時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奪之權都歸他一人掌握，他可以爲所欲爲，沒有任何的顧忌。幾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屬要來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屬中有年輕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種種看留在宮內，與他們做「歡喜佛」。王公們一則休於他的淫威；二則恐怕也已積久成習，視爲當然。對此橫行，絲毫不加反抗。這位活佛因淫慾無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爛塌了鼻子，而且兩得身肢酸軟，兩眼漸致失明，甚致坐著不動時，也須人扶持。

與他相近的大師，我親往參觀。那時的富貴那帶出許多項東西。我買了兩個大茶碗，是江西瓷的，每個價只一元。當時每個錢不都漲幾倍呢。態度表現着最民瘼的作風，無半點知識可言。無半點新氣象可言。座前有一種等號那弄說句的這類的戲言，做面像戲。後頭時突然的向他一撲，站起來又突然發一種強烈的五股投他的意思。愛覺得如此作體察於當時備有幾套處，又有「乾經殿」安撫安撫，更寫何笑。

革命後的蒙古政府對社會有制度及對向有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一方面打到了活佛的權威之一方面而努力於破除迷信的工作。社會上頭面分子或即即即降級。雖然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數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剝離舊套亦多已退俗清生理生業。同時將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水的幹法，收效已大有可觀。我們中國凡事都講中庸，談改革，亦是因循遷就。結果變成妥協。談國者改革者慮以將事，不願過於急進致引起社會之反感。這種苦心，我們自當體諒。但是最使舊勢力不安，而致社會上垃圾污穢仍其甚。即青年主人們必以愛謀國者無改革之心，新的中國將永無出現之日，這是失敗的以此種種，却高不河大憲。清湯煮在南京只留文武廟，其餘一切佛道寺廟一概廢除。這種存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見。我國自革命以來只有廣西邊做出不壞的成績，其餘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曾求學步道如魚肉然。以上生來當以猛火焚之，盡廢之宜，再以細火慢慢的燒，我以為應該改革。談革命，亦是同樣的道理。那時是民國十四年，此十餘年間，談話的這形想多自足等頭更進一步了。

一、軍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徵兵制，種族兵種時有參兵種族，軍兵種族，軍統新新，服裝裝備與戰氣與相開。

得着檢閱額則，訓家時從旁指導。法兵教育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的鞏固，成吉思汗的銅像到處都有，使在每個士兵額額上打刻深印家，所購軍歌音調雖極雄壯，歌詞亦皆深河雲民族英雄的頌詞，其步法緩健莊重，軍隊更發現蒙古天的精神。那時的陸軍部長是一位哲王公，有一位將軍則爲新國民黨。我住處的崗兵皆蒙古青年與之談話，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

蒙古風俗以騎馬爲最可取，馬是蒙古天民主要財產，蒙古都養着很多的馬，蒙古的馬草與內地不同，一匹實養之的將死的馬草，以手握之，盡成一個，一放手，便又照原樣舒開。因爲有這麼良好的草飼養，所以蒙古的馬都特別雄壯，蒙古人無論男女都是騎馬的好手，當草豐馬肥的時候，一個個強健的男女在廣漠的草原上馳騁如飛，很有一種可憐士的風味。他們因爲強弱，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呢親家，辦理事情，道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來都是騎馬；跳上馬背，一發如飛，極是有穩。我在蒙古街上看見朋友相送，一邊談着話，一邊搖着水筒，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他們都穿着長袍，踏在地上解手，別人看不出來，但總不雅觀。初時頗以爲怪，後來我想到這種習慣，怕即是野外生活所養成，因爲此往還談不到廁所的。

一因爲馬多，蒙古人都喝「馬奶」，客來了，也先以馬奶相敬，並且還有人歡喜喝發酵後味道酸酸的馬奶。近來從俄國運去的青年男女漸多，這種不合衛生的習慣，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辦法也很新奇，他們把一塊切好的肉放在滾沸的水裏輕輕地涮一涮，拿出來就往嘴裏塞，那裏生不熟的肉去有時竟還帶着鮮血。他卻以肉爲主要食糧，當兵的也每天每口肉給江江才兩兩，我往往手捧火盤

帶骨的肉，在開水中燉一燉，帶着血吃）而把二三兩麵包着鹹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缘故，所以牙齒都特別好，聽說蒙古人的牙齒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張家口、前南次之，江浙又次之，美國人的牙齒最壞。他們這類的拼命吃肉，一放而吃茶便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飯後，便要煮飲一番熬煮的發紅發黑的濃茶。一次三兩，連茶葉一併吃掉。據他們說飯後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們認爲喝茶有醫藥的功用。他們喝的茶都是漢口九江等處運去的茶磚。內地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自今我國的茶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低落，我們應以科學的方法設法改良，加工精製，以挽回既失的利權。

我在蒙古居留期間，食的方面還沒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爲一個問題。庫倫人都是吃河水，而河水很清，至爲污穢。除此種河水而外，再無他種水可吃。雖經過濾，總不能潔淨。現在庫倫的街市河渠，經新政府的整潔，至爲清潔了，但吃水一事，還需謀改良。

蒙古人喜歡穿綢緞，尤其喜歡穿紅黃紫三種顏色。綢緞皆我們內地出品，在此銷路至旺。過去我們中國的綢緞馳名世界，唯以故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數量顯然已大大減少，就是中國的老爺太太小姐們也多喜用外國人造絲及毛絨品了。這是可悲的現象。我們應努力提倡國貨，還須力謀絲綢質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國蠶絲的優美，不難恢復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是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裏不很清潔，富者則尙齊整。室中多設炕桌，亦坐亦臥。這與日本的習尙有點相似。於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謠，說

蒙古族和他們是同胞弟兄，和中國人則同會祖，而中國人爲單傳，所以他們反側親睦。又蒙古民歌歷調悠揚緩慢，日本人亦說和日本民歌相同；我聽着還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秧歌。蒙古人家門口多懸着寫有經文的各色布條，屋內還有藏若經卷的能轉動的圓箱，往來的人推轉一週，卽如讀經一週，卽如讀經一週，希望藉此得到他們所祈求的幸福。

他們的喪葬最爲奇特，人死之後，不和內地人似的很隆重的用衣棺裝殮，却把死屍拋在野地裏，讓野狗去吃，連野狗不肯吃那死屍，他們就認爲極不名譽的事，卽須念經求饑，不是說他本人不好，便是說他祖宗有損陰德。在我們內地，有樹木可製棺材，有廣大的土地可資埋葬，亦有埋石岩中，投於水中及山溝中者；蒙古無樹木，又汲深山大水，天氣嚴寒，土地凝凍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動，故遂成這種喪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設法運輸木料，然仍不能爲棺槨之用。蘇聯有廣大的火葬場，誰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棺木，而後投入火葬場中焚化之，葬場形如墳墓，棺入其中，電火卽燃，幾分鐘內化爲灰燼，將骨灰盛木匣中，上立蠟燭數片，置於木匣中，同時囑咐追悼會哀悼死者。我以爲這種辦法，較之看風水固佳，就是比埋在土中，佔了有用之土，亦嫌涉多多了。蒙古有此喪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極是兇惡，若人潑臥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險。聞蘇聯朋友談及，曾有二俄人親辟後回家，爲時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卽被抓飼吃掉。這種野狗到處多是，皆吃人肉的專家。因爲牠們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兒來了。

蒙古政府充滿新興的氣象，握政權的人大都是有朝氣的青年。年輕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年齡還不到三十歲。聽說和他同往俄國留學的同学，一行七八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現時在蒙古政府服務的缺額林，便是其中

的一樣。他們都具有着新的頭腦，勇氣勃勃，在俄國變成國後，便領導俄國民族幹了這一番在蒙古史上劃時代的革命大事，真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丹巴多爾吉在民衆中的信仰，後來大大不如從前了。原因是他錯娶了一個由北平到庫倫演戲的女戲子爲妻。此女子奢慕浪漫，在新蒙古社會中無人看得過去，以爲她決非正經人，這事儘關個人的私德，本來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與當事人的觀感却不相同。當事人認爲婚姻自由，別人無權過問，可是一般人則以爲其品行浪漫，行爲有虧，於是在政治上減少了人民對於他的信仰。二個大有可爲的革命夥伴，遂漸地也變成一個不能擔承的人物。有些人說丹巴多爾吉對於主義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熱誠，已經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是假。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問題對他減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評。

庫倫是個被壓迫民族的聚會場所。這些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領袖，時常集會討論反帝的一類事情，社會一切活動，都多少與革命有關。有一次那兒開了個聯歡會，在會場演了一齣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表演項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遊戲都有。表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加坡，西藏，阿爾泰，內蒙古，印度，高麗，台灣等的人。他們以其本國本土的技藝，在那裏大顯身手。放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有兩位阿爾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都左右扭動，活靈活現，種種姿態，都是可活潑血脈，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類似的。會場之外有一次房間，出賣菜餚，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主義者深惡痛絕，每一談

及，則咬牙切齒。帝國主義者張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腳下的被壓迫者則無時無刻不謀打倒之，推翻老，以取自由與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們不把吃人會打倒，是死也不會甘心的。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解放會。

在庫倫駐有俄國公使，哥羅匠出身，個兒高大，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外交家。我有幾次跟他討論關於蘇俄的政治，組織及制度憲法等項的問題。他按照蘇俄地因及蘇俄組織系統等等替我講了三四天，詳說革命前及以後情形，使我獲益不少。我在他家吃過幾次飯，菜很豐盛，葷料極有講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太太陪餐。有一天我要去參觀他們的廚房和臥室，他不好拒絕，我在廚房中看見一位老婆婆，穿一圍裙，忙著操作；我問她何人，說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而色也不如他太太豐滿。同時我在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聯送軍火的蘇俄朋友的家裏吃飯，也遇見同樣的現象。這事給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青好看，就擺出來陪客；老嫗年邁，有了皺紋，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這真是「東家短，西家長，娶了媳婦不要娘」了。我以爲無論如何，婆媳婆媳比媳婦年老，年輕人在廚房裏做飯，當比年老的敏捷而能勝任。如果說太太陪著客人吃飯是一種禮貌，那麼做完飯後再換衣服來陪客人也不算是一件天理的事。聽說歐西，尤其德俄等國的普通民衆都有這種習俗。我總覺得這事不合理。他們的社會如果再進化一步，決不會使衰老的父母替兒子媳婦來勞碌操作，而讓兒子媳婦坐享安閒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別人之老呢？我會細思此事，覺得不如中國的文明，豈不是我的傳統觀念麼？

在庫倫遊歷着俄國的幾連騎兵。一次在他們操練的時候，我被請去參觀。別的倒沒有看出什麼優點，就見他們的騎兵有驚人之處。他們上一個很陡的山坡，很快的便躍馬而上；下來的時候，如疾風驟雨似的馳來，非常的神速。飛馬上山，我們也可做到，惟下山亦驕馳如飛，我們就斷斷不能了。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真是名不虛傳！我也曾往他們兵營去參觀。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不壞；只是室中有一種特殊的臭味。這種臭味，我想是俄人特有的孤臭氣。我的俄國顧問和我談話的時候，常灑香水，不知是不是避免這種臭味的緣故。

我在俄國營房裏，看見一個兵在那兒睡得很乖。我沒叫人把他驚醒，只請另一個兵把他的靴子裏面包腳布取出來給我看。他們都是不穿襪子而用包腳布。那包腳布却是很薄，再弄他的赤脚，趾甲未剪，都長得包過了趾頭，別的士兵見我注意檢看這些，大家都笑了。我覺得士兵的衛生，必須講究；頭髮和腳趾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腳布的洗滌，尤有注意的必要。這些方面當長官的如能真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減少的。

第三國際駐庫倫代表阿母加，是個很有學識的布利亞特蒙古青年。我請他講解關於第三國際的一些問題。他寫我一連講了兩個星期。從第一國際一直談到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發展的歷史，詳盡深刻，聽聽動人。我至今還記得他所談的道理，他強力的闡述，說英雄的時代於今完全過去了。革命事業不是一個人所能做成的，必須有黨衆，必須有組織，否則必不成功。左傾右搖，鬧發無道。我覺得句句都是針對我說的。我聽了之後，很是敬佩。從那時起，我立下決心，一定要切切實實的把國際政治及新興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彌補我國人的缺憾。

我從平地泉出發的時候，奉張蔚英和直魯聯軍已將聯合出兵，向國民軍壓迫。我在庫倫時，張家口方面每天有

電報來報告，說張吳等並不因為我的出國而放棄消滅國民黨的職心，反而認爲是對國民黨攻擊的好機會，益發變本加厲的施行壓迫，軍閥禍國，唯利是圖，對這種足以亡國的戰爭，實令人感到無限的憤慨，此時陳友仁，顧孟餘，鮑羅廷，陳啓修，徐季龍等許多國民黨朋友從北平取道海參威到廣東去。經過庫倫，由他們的談話裏，才知道北來函出三二八慘案和實果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後陳說等動身，徐季龍先生留下，決心和我們同赴莫斯科。徐再三的勸我入黨，和我說：

「我們的黨，決不是你心目中的所想的那個黨。這個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貫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決不是所謂「君子黨而不黨」的黨，也更不是「營私結黨」的黨。」

此時我受各方面影響，已決心加入國民黨，作爲一個黨員，共同爲中國奮鬥；聽了徐先生精闢的講話後，益加興奮，當時即由徐先生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我們準備妥善，即乘汽車由庫倫出發，取道烏金斯克，搭火車去莫斯科，庫倫北行幾百里地的曠地，森林遍地，都植番茂，每座小則三五十里，大則竟達二三百里。樹木每株高約二三丈，也有高數十丈者。田地縱橫都是黑土，也都肥美的很。農人都是山東大同一帶的移民。回想自張家口到庫倫的途中，一片荒蕪，不見一株樹木，一塊可耕之地，情形完全兩樣了。

第二天到達某地，晚上住在一家俄國人開的小旅店裏。還見的旅店大多是俄人開設，屋子却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據說蒙古人不會經營這種事業，我以爲是蒙古人不進步之故。於途遇許多赴德留學的蒙古青年，他們的年齡

都在十三歲左右，發濟馬很快的往前進發。我問他們到德國學習什麼科目。他們回說一組學醫，一組則習法律。我聽說後不勝感想。國家要爲人民爭幸福，謀利益，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奏效的；須確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後針對着他們的病痛，從事求長設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醫學不發達。人民有病只知求神問卜，乞靈於偶像。牲畜有病，更是無法醫治。蒙古政府能够着限於此，派人到國外專門學習醫學，才是真正爲民謀利的政績。因此我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人民窮困，百廢待興，無事無處不需要專門人才。但我們有了專門人才，却往往不肯精進其用。學術好的可以去當縣太爺，學探礦的可以當外交官。亦有一種的藥或之後，無人接引，乃至困守不用，埋沒其材。更有一種專門技術家，歸國後無從用其所長，亦卒致學非所用，不能施展。這却是關係我國前途的嚴重問題，是急須設法調整的。

買賣城位於俄蒙的交界。我們一過此地，便見一旅俄國騎兵列隊歡迎，陣容整肅，人人精神抖擻，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我在那雄渾激揚的歡迎樂歌聲中，從他們面前走過，看着他們人馬強壯，真不愧爲着名世界的紅軍。他們等我們的行列過去，便即上馬，用快的速度搶到我的汽車前面，疾馳先導，如飛一般。這想是要露一羞給我看看。我很担心他們的人馬過分的疲勞，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裝！

那一天住在恰克圖；我們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館預備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就租了一個整天。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那兒是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限階級，及其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那兒的駐軍，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堂，爲一種俱樂部的性質。這完全是爲

濃醇李維及對士兵進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會向一個士兵問及其關於中山先生、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過去歷史。今日蘇大和主張，都講對答如流，極是熟悉。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在此地又談到紅軍與白軍作戰的遺跡，徘徊很久，亦使人不勝感想。

從恰克圖往土烏金斯克還是坐汽車。路上過河的時候，遇見一位布利亞特蒙古的老百姓。他帶着一頂帽子，款式與滿清時代的紅纓帽相彷彿。我請翻譯把我的話翻給他聽。

「你這帽子好像是滿清時代的官帽，爲什麼還戴這個？」

那個老者回答道：「帽子雖然不好，可是我們本地自製的貨。我們不買外國貨。」當時翻譯要翻譯他這話，很有點問與修葺的樣子。我想到我國的上層社會，雖然因民窮，並非外國貨不賣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紅耳赤。這一路部正在修築公路，不遠即有一座未完的橋梁，不遠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築路工人絡繹不絕於道。

過了河，到土烏金斯克，已是夜間十一點鐘了。當地各機關人員都到三十里以外來歡迎。據說該地是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聽說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熱情友誼和相愛之意。這兒的住宅雖然多是土築的屋子，但是家家戶戶都有玻璃窗，窗前植陳設齊整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潔，得上也很清潔。在俄庫倫海峽邊築了一堆垃圾的污穢不堪。土烏金斯克附近樹林中都是有電燈，沿途裝有電話，已經一天一天在現代化了。

到土烏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勞動節，還在蘇俄是很重要的紀念日。當地政府來函請我參加他們的紀念會，並參觀閱兵。那天天氣和暖，兩天前途有三尺厚的積雪，此刻已化爲泥水，街道低窪的地方都有積水。泥

渡過這天頗有些難行，據說這天只有冬夏，沒有春秋，那時天氣方由嚴寒轉變暖熱，所以積雪便很快的溶化了。大會是在布列亞特蒙古政府領事之下召開的，他們首先請我向英衆講話，我說完後，那個四十幾歲的老年工上聯合講話，她講的話，翻譯爲我詳細翻譯，大意說：

「今天是五一節，我們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這兒歡天喜地的開會，可是在這同一日子，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大衆的紀念會可不能像我們這等自由與快樂，他們的會場會被軍警搗亂，他們身體會被軍警毆打拘捕！……」

據說她是一個洗衣服的工人，却說出這樣富於煽動力量的話來，她說完後，又上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這女孩講的話也很能感動聽衆，聽得大家摩拳擦掌，異常興奮。

會場開始游行與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後，工人過完後是軍隊，我和他們的主席團同站在後上參觀，行列在軍樂洋洋的聲中，一排一排地經過，很是整齊莊肅，每邊走過參觀會的時候，台上檢閱委員就向他們發問：

「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大家如響似的答應着。

這樣一問一答的過去，空氣非常的熱烈和緊張。

這次使我最難忘記的，是幾千個木工鐵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隊伍的步伐，很整齊的參與操演。我們訓練六個月的新兵也不如他們的成績，更奇奇的有一千多女工，頭上繫着紅布或者花布，腳腳捲到膝蓋，袖子捲到臂膊以上，也同樣挺着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見了這種情形，忍不住的淚淚如珠一般的下落，徐季龍先生問我

「隨着國家的國家，這是一種進步，我們的國家，經濟漸漸發達，人類的進步，這是一種進步，我們的女子，這是一種進步，我們在進步，這是一種進步。」

在聽着小脚丫們起來，我聽不流淚。」

「請講先生進上喝茶吧！」大家都勸我說。

我抱着滿腹與舊情，離開了參觀台。

分列式結束之後，我就約請布利亞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員們談話。據他們說布利亞特蒙古的併入俄國版圖，據俄史記載，是在康熙年間，雍正時是俄國皇帝專制時期。他們民族被看作下等人種，受俄政府種種限制與壓迫，比如不准當兵，不准設立學校，不准進城活動，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結果只允許他們修廟信佛當喇嘛，這個不但不能干涉，而且以禮相待，以保持他們永劫不復的隨蒙古舊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他們身上的枷鎖便完全解除了。

他們組織了布利亞特政府，也成立了特魯布利亞特人而設立的政治學校和軍官學校，以一個民族的平等資格成爲蘇俄聯邦的一份子。他們政府的委員大都處於農工階級以及精神勞動分子。他們的社會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參加勞動的人，是絕對不能立是而。我這真正與我國的情形相反。那時在我國，是工人無權，農人無權，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無權；社會上的遺棄者不是封建餘孽，便是買辦資本家；也多是叨祖宗及父兄之餘蔭而坐享其福者淫逸生活的老爺少爺；在我們中國社會上是「一人當官三輩榮」，行的是現代國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從海參崴到上烏金斯克，火車旅行六天六夜，晚上烏金斯克到莫斯科，也是化去六天六夜的時間。這是世界上

很長的一條鐵路。我在上烏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這條鐵路向莫斯科出發。

火車分頭二三等；蘇聯政府特爲我掛了一輛頭等車。我不願坐頭等車，要求改掛三等。我的顧問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變。但我堅持不肯。結果是用了折衷辦法，改掛了一輛二等車。上車的時候，布利亞整的軍隊和學生都到車站歡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個大臉大手大腳，整齊齊的站在那裏，如鋼鐵一般，看他們的皮屑頭髮，眼鼻嘴臉，無不和我們中國人相同，但我們中國青年却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着他們那種熱烈誠摯的友情，心裏感到萬分的難過和萬分的慟愧，又不禁熱淚潸然而出。

當尚未上車，正在候車室裏坐着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穿着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談，問他是不是活佛。他說：

「是的！但已不准繼續收徒弟。」

「你是不是真心虔誠信佛呢？」

「那裏是真心信佛！真心信佛的是豬羶！」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詫異。在我國佛教勢力遠遠很大；甚至留學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們如果聽了這位活佛的話，不曉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駐軍擁隊歡迎。烏木斯克是沿鐵道附近各大城市約定歡迎的總地點；各省的軍政黨三方代表，都趕到這兒候迎。我下車致禮，看見了那些政府人員都是衣服油污，拿齋器物；有一位代表背下揹着一捆鐵鏈，樣子像一個油磨子。他向我致歡迎詞，講了一個多鐘頭的話，極有條理，極有熱情。我問翻譯：

「他靜的是什麼？」

「他是省黨部委員，講的是歡迎詞。」

「他挾着鐵鎚幹什麼？」

「他在工廠裏做工，鐵鎚是他的工作器具。」

「這太不像省黨部委員的樣子了。」

「蘇俄目前就是這種風氣，人人以做工爲榮耀，以穿髒污的衣服爲可敬。假如一個人衣服穿得太整齊乾淨，反倒被人恥笑，被人攻擊，不曰資本家，就是罵他新官僚。」

我聽說了後，對蘇俄當局理頭苦幹，建設新國家的情形，於驚奇之中深致無限的敬佩！「資本家」，「新官僚」，只是兩個人人引以爲恥的名詞，維持了全體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記是在一個什麼車站上，上來了一位蘇俄的軍區司令，這位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我因爲勉身負軍事重任，想由他處更深一步的瞭解蘇俄；經顧問替我們介紹後，我與他長談起來。我問他許多問題，他都詳盡相告，最使我覺得奇異的，是他告訴我他不是共產黨員。我說：

「你不是共產黨員，政府怎麼會叫你担负這樣重要的軍事行政責任呢？」

「我本來是舊俄的老軍官，現在政府所以肯用我此職，一來因爲我有三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政府對我頗有信任；二來蘇俄行的是徵兵制，假使非黨員便不能充任軍官的職務，便不引起國民許多的疑難了。」

他以為這是蘇俄政府手段高明之處，說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傳說政府並不一定重用黨員，非黨員我們也一律重用，無分軒輊。我聽了，甚是興奮。

後來他又說及一九二二年美日聯軍逼佔西伯利亞的情形以及蘇俄獲得最後勝利的原因，他說：

「國際的聯軍配備和士兵的訓練都很好，作戰能力也不錯。西伯利亞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廣大的城區，但蘇俄紅軍所以卒能把頑強的敵人驅逐出境，第一是官場工作做得好。我們用飛機散放傳單，赤裸裸地揭發敵軍的攻勢，使蘇俄紅軍攻勢的野心和一般官兵為資本家效死的非計。敵軍的下級官佐和士兵看了這些宣傳品皆很受感動，都寧都不肯出死命作戰。第二是紅軍採取了致敵死命的游擊戰術。那次國際聯軍在西伯利亞布置了六千里地長的一道戰線。這條道長的戰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顧及週到。紅軍埋伏在戰線兩旁，抓著適當的機會便襲擊他們。一個不設防的營寨，同時，對於他們的運輸和接濟也巧妙地阻撓了許多阻礙而破壞，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遭到襲擊，於是敵軍陷於一種恐怖氣氛中，因此失敗。疲於奔命，無法可以克服他們的艱難和困苦。這兩方面已够保證紅軍最後勝利的取得，再加上紅軍吃苦耐勞，戰鬥意志堅強，對於主義有深刻認識，以及到處都有廣大民衆的協助和合作；於是帝國主義者的聯軍便不得不不在軍大損失，無法支持的狀況之下，退出俄境了。」

軍區司令的這番談話，給我莫大的欣喜：真是「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了。

過關城山後，沿途各站動員不絕。他們所賣的都是全國各地特產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國內各地精美特產也很多，像宜興的陶器，無錫的蠶絲，濮陽的手杖，披麻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們

心愛的物品，却果把全國各地這些工藝品運到鐵路各站販賣，豈不增加很大的銷路！但這個事體不是僅僅百難助一，並所能辦到的，而當晚我們政府正忙於權利的爭奪，又那有心力管這些閑話呢？

沿途各站都準備滾熱水，旅客們可以隨意取用，不出水資。旅客下車喝水，都自動排隊，按照秩序先後取飲。好像有人指揮似的，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在我國，當火車進站，剛剛停下的時候，旅客們便一擁而下；等到火車行開，又拚命的往上擠，那種你推我擠，紊亂紛擾的情形，與這兒秩序井然的現象一比較，真令人生無限感慨。我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決不是政府功令軍警的打罵所可做到的！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們一行人到進了莫斯科。經過五六天困頓的火車生活，一下車，便覺得耳目一新。在車站上歡迎的人員很多：步兵，騎兵都人強馬壯，甲冑鮮明；蘇聯政府人員個個顯得精明強悍，富於朝氣；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約四五百人，整齊齊的排列在那兒，卻有一種英俊有爲的樣子。他們手裏持着小旗，狂熱的高呼着：「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使我極是感動。他們貼的標語各式各樣，諸如「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在別國留學多學機械、學工程、學醫藥等，蘇俄留學生則專學革命。這就有官軍有血性的知識青年，後來回國後，流血汗，拚性命，爲國家、爲民族而英勇的奮鬥至有的已光榮的犧牲，有的女愛國家的模樣。那時我想到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即露之十分興奮）照相時把我們團團圍住，重重層層，十分擁擠，也有拍攝活動影片的，拿着各種各樣的物件，真是從未見過，隨後有代表致歡迎詞，我也約略說了幾句客氣話，答謝他們。

在站口接接擁擠，足足鬧了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寬闊，很平坦，很清潔，處處整齊活潑，井然有秩序。我們坐滑汽車往蘇聯政府預設的旅館已旅館去；汽車是蓬子車，蓬子沒放下來。我和徐季龍先生同坐一車，風馳電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馳。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風吹掉，車走的太快，來不及停車拾取，滿以為這頂

帽子是失了，要買一頂新的了，孰知我們到了旅館後，沒過十分鐘，警察就把那頂丟失的帽子送了來。這樣優良的警察，很使我們驚慕。

歐羅巴旅館是一處最富麗的大廈。蘇俄政府爲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食，招待的極是殷勤，我在張家口住的是士房，我一生也未住過這樣好的大房，心裏老覺得不安。想自己一家小小的旅館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這着國內正與軍閥苦鬥的朋友與同志，對着面前研究的餐飯，也無法下嚥。於是自己上街買些蘇俄火酒喝一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爲我是怕花錢，見面禮失，一再申說這是國門政府規定的，不用我自己在辦。我說不是你說的意思，你不信得我，再三糾纏，給允我辦。

在這館住了幾天，我認爲到查理村去住，蘇俄政府爲了我考慮考察的方便，特派烏斯馬諾夫先生誘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是過加倫將軍的參謀長，很有學問，談吐也好。他本來專習文學，後來投到軍隊裏當兵。那時還在帝俄時代，他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不過無力，長官屢次告誡他，威嚇他，但他不聽，仍堅決沉毅之下。曾多次入獄。以後入了軍官學校，繼續深造，求得很高的學問，我們在查理村同住，他每天給我講一點蘇俄的歷史地理，每次總在郊外的樹蔭下上課。這是我研究新學問的開始。同時，我還請了一位繪圖教師，那位先生很年青，每日總要乘坐二三十里地的火車趕來給我上課，說到時間，即在屋外搭棚，到時再入我室。畫的很好，但說的不甚得法；雖然如此，一方面因爲他們的誠懇教導，一方面願我自己也用心學習，所以我對於繪畫也頗有些入門的心得，觀賞繪畫之餘，有時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廠裏做工。我住在居俄期間，能移自食其力，並藉此正確的和工業的生產打

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階級的朋友寫我的名譽保護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隨着我在外面四處跑，實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個兒，向我訴說他的苦處，我就送給他五十元，過了兩天，此人即被撤換。打聽之後，知道因為他受了我的錢，被人告發，捕去坐黑房子去了，爲此事使我心裏非常不安。可見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績與賞罰之制。我搬到奎理村鄉間住後，四位名譽保護人亦同住一處。他們都穿舊便衣，白天站在不讓別人看見的地方；夜間爬在樹上，蹲在屋頂上。有一夜他們捕獲幾個小偷，那是帝制時代的親貴，有曾任宮中禁衛軍者。昔時好吃懶做，養成了習慣，現時社會改變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竊度日，我覺得他們懲戒的辦法太好，我國站崗，老是站在門口，成「二鬼把門式」，進出行禮，實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奎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個汽車夫的私宅，完全是木頭製成的，此種由國家收買了去。屋中頭用一女工，每天上工，他說了衣服，褲腿掃到膝蓋上，用一塊破薩布擦地板，大規模的擦，渾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潔淨無塵。我問她何以如此賣力。回答說因爲警察每星期要來檢查一次，擦的不乾淨，將受處罰。我就笑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國警察那能管到這種事？因此，我想到規條，法律，章程等等，我國皆應有盡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這樣認真的實行，就是缺少任勞任怨的人，切實的執行，若能專專負責，處處實行，則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

面目煥然一新。

居俄的時候，和蘇聯政府的主要人員差不多都是過幾次面。第一個會見的是外交委員長齊澤林，我到莫斯科的

第一天，他就對我談話。他請我父親和徐華寬先生坐着他，傾聽聽他一番，無非告訴我放槍中派有人員權責，歡迎我參觀各機關監獄，多帶精緻一類的話。會談之間，也會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情形，尤其間接的情況相當的熟悉。

第三國特負責人員也會談過一次，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緝，或者現在已經死去了。那次我們談了三個鐘頭，對於歐洲近時和東方各民族革命的問題都談得很詳細。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有條理，態度異常的誠懇，雖然說到後來他因談話過多，不免顯出疲乏的樣子，但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談下去。

蘇聯人民政府主席加列賓是蘇民出身。我和華羅先生按照約會的時間去拜訪他，看見他兩目深陷，滿面黃衰，容癯一身半新不舊的西服，動作着實無一不是農民的風度。他那時已經五六十歲了，還很穩健健康。他和我們詳談蘇聯革命的過程以及那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針。當他談話的時候，先選好好的坐著，一會兒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聽著一談；一會兒走到桌子邊，兩手握著，有時兩手托腮，坐在桌子上，有時不助的搖動著，往往一談二三個鐘頭，完全是鄉下老頭兒談家常的派頭，親切活潑，隨隨便便，沒有一點官架子。後來詳談蘇俄建設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難，又問及我們關於五卅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們也一一詳述一番。

他的辦公室是在二層樓上，那天樓底下坐著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我看見如此熱鬧，覺得奇怪，下樓的時候，我問其中一位老農夫：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我們要見加列甫。」

「見他有什麼事情？」

「我有一隻餅午了，我要請加列甫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給我一隻牛。」

我又問另一個抱着孩子的婦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是病還沒有脫體，我要請加列甫替我想點辦法。」

我一連問了許多位，他們都以自己的困難，來求主席設法解決，還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碰見他們，也有派給費等人員一代為接見，他們所要求的必都予以妥帖滿意的處理與解決，我當時大受感動，我們四總統或國務總理那誰如此耐煩？他們時時還着官僚的架子，他們親百姓如奴隸，百姓怕他如虎狼。他們之間，永恆的保持着「治人」和「治於人」的關係，彼此隔膜，不相親近。百姓只知道替他們納糧服役，官吏則孜孜於搜刮與淫樂。像加列甫似的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那時中國的人民那裏想得到呢？我以為我國官吏最須效法這種精神。

一天約定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阿里克夫談話，擔任在帝俄時代皇帝住的宮皇城裏。皇城門口和裏邊警衛森嚴，我們的車子到了門口，警衛者迎接著，先向裏面打定請示，而後才放我們進去。那次我們陸了有兩個鐘頭，他也是談到蘇聯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國革命的現狀說了一個大概。

中山大學校長狄克原是個國籍，在德國因革命失敗，逃亡至俄，據說他是蘇聯的「中國通」。他對中國革命

面問題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宮裏頭。他的書室在樓上，書架上擺滿中國書，當中陳列蔡元培先生的小繩說。第二天他請我和李龍先生吃飯，飯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隻精新的中國水烟袋（他用是一種繩說），要做我們吸一袋水煙給他看看。他也覺得中國水烟袋還有研究，世界各國都趕不上。言談甚廣興趣。他的談鋒雄健，對問題不設反復詳細的討論。有一次到中山大學訪問他，李龍先生和他談到新大體在某次羣衆大會講演，宣稱蘇聯與日本的關係已很親善，將更進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李龍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質問，兩下起了激烈的辯論，李龍先生說，蘇聯既願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攜手奮鬥，便不應在中國正當進行革命力謀打斷日本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鏈的時候，而與中國的敵人日本聯什麼親善，為什麼敦睦邦交。日本是東亞的強盜，蘇俄為何要與強盜爲友？拉狄克說，主義與政策不能混爲一談，政策與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說主義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段又是一回事。李龍先生說，便是這樣，你們也當給我們一個信兒。現在如此辦理，我們國民黨的三大政策怎樣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沒有結果，第二天再見面，又辯論了兩三個鐘頭。愈是辯論，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決。看樣子他們真像要打起來才能罷休；李龍先生心裏不服，尤其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於此事頗佩服李龍先生，真不愧爲愛國愛真理的有心人。他對問題嚴肅認真精神，真是少見的。

伏羅希洛夫是蘇聯海陸空軍的委員長，我訪會他的時候，提出一些關於蘇聯軍備的問題請教。他詳談我所詢問，說話有條有理。人們都見過他的相片，大臉方口，濃眉大眼，淳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裝和普通士兵一樣，只領子上符號不同，算是全蘇聯最高軍事領袖的特別符號。他的飲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真正國

到奧士率同甘芳的地步。後來他也問及關於我們國民軍和軍閥們苦鬥的情形，與國內政治的一般趨勢。他說，中國是一個有偉大前途的國家，只要堅持主義，努力奮激，沒有不成功的。陳海空軍委員會所即在大街上，門前看不見崗兵，崗兵站在門裏，老立着，不許稍息。這樣的辦法，和中國的情形正相反。我們衙門，站崗的都擺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不看見一樣。有的兩個，有的四個。發作緩的崗兵老是六個八個格外顯得威武揚威。

蘇聯出叛變了由國家經營。國家印刷局出版的書籍，供給全國，日以萬千計。這機關的教育局員會廢精，教育委員長那時是庫那卡爾斯基。這人很有語言天才，會說幾種國語，當蘇聯剛推翻舊制，革命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軍圍攻，希圖破壞其革命政權。在兩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反革命與民軍興起，也將發生叛變，顯然的，那時的紅軍無論怎樣堅強，是不堪再御土這邊一役敵軍的壓迫了。軍事當局看勢危局已迫，而又無法解決這困難。這時候庫那卡爾斯基自告奮勇，要求派他到那裏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論去說服這頑強的敵人，取得兵不血刃的勝利。許多人都認為這太危險，恐怕他徒遭犧牲，他仍然堅持着去了。經過了多小困難，始得到達；一到敵人那邊，果然便被逮捕來。他見了敵軍司令官說，我有幾句話，請我說完，你再殺我。乃與之侃侃而談，痛陳他們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和對於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聽，不等他的話說完，便要殺掉他；終因敵軍參謀長的援手，庫氏乃得護陳他的理論，他說了足足四個鐘頭。那司令官心已動搖，便對他說：

「你如果說服我們全體官兵，那我們就贊成你的意見，停止進兵的計劃！」

全體官兵召集好了，他剛階站上講台的時候，羣衆對他感情極深，習服叫聲，秩序大亂，以至起來起槍來做槍

決他的極式的。但他講了一頓鐘後，聚眾漸漸安穩了；講演完畢，全體官兵都傾心贊頌，異常堅決的舉起手來，顯露興奮革命政權攜手共同奮鬥。天大的一場風波就這樣漸漸的平息了。

我有幸聽他親自暢談這事件的經過，心裏感到無上的興奮。

維洛斯基也會見談。那時他方在病癒之後，住的屋子很是講究。他是個極有才韻的政治家，那時已經快五十歲，相貌奇偉，談吐也不俗氣，處處顯出陰毅果斷的神氣。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革命方略一類問題。我對此類道理，那時毫不熟悉，為礙談話，我不大開口，只聽徐先生與之暢談。我素來聽說托氏是一個奢談風流的革命家。但我並不因此而藐視他。我以為聖賢是聖賢，英雄是英雄，不可並論。魏斯尼介紹陳平於漢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甚英雄，不是聖賢。我若介紹伯夷叔齊給你，於你何補？高祖乃悟。列甫當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上習慣上，列甫一定和他弄不來。他在那麼好的屋子，那樣奢華的享用，茶碗點心拿出來，都與眾不同。列甫在日時看的價廉？但畢竟重用之，列甫真不愧為革命領袖。

那時斯大林住在黑海養病，不在莫斯科；他只給我一信，說等他病好，再行約會。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可是始終不會見到他，引以為憾。

又見到列甫夫人，那時他為教育委員查副委員長。又有列甫之妹，亦同時見面。列甫夫人莊重嚴整，說話不慌不忙。那次她贈我一部列寧全集（二十六冊），和一匣列甫雕像；那像看去如銅質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甫之妹亦贈我同樣一份）

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爲平民着想。比如飲食，那時肉類、鷄、魚和其他珍貴的食品，定價非常昂貴；生活必需食品，如麵包、牛奶、白糖、食鹽之類則大量出賣，價錢非常的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費用就很舒適的過日子。這在其他國家的都市裏萬萬辦不到的。有兩次，我們從街上買來麵包，剖開來裏面有半粒麵粉。初時不懂什麼緣故，覺得不衛生，拿去告訴警察。警察聽了那家麵包公司。此後即未再行此事。想來皆因做的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爛捲頭弄了進去。這項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的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戶戶自製，則一萬家，即需一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爲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爲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衣服一項，也是如此。爲平民預備的，已經製成的衣服，價目極賤。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須自己到成衣店裏特製，價目可就貴得駭人了。

蘇聯行的是保護稅制，爲要限制私人過分的享樂，對於入口的奢侈品例徵極苛之稅。比如爲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車，每輛要徵九千元的稅；爲公共用的大汽車，則徵很低的稅，甚至不徵稅。

那時蘇聯政府還在禁酒，但俄國人民好酒成性，在禮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樹林裏喝酒。他們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坐在蔭鬱蒼翠的樹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樂唱歌，確也可以消除一禮拜來工作的疲勞，可是在街上時常發現倒臥地上的醉漢，三三五五所都有；這就未免過於沉溺了。

蘇聯雖是一黨專政，但對於非黨員並不歧視。對於黨員亦毫不偏袒。黨員紅軍犯罪，反被非黨員或普通人懲處更嚴，往往加倍懲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副委員長和總務處長兩個人因購買黃金，有錢舞情事。

焉以爲共產黨中不會有貪污之事。那是錯誤的，但不同的是他們既死不貸，並不認爲寬恕了（就失落的圈子）這事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過處以無期徒刑，只因爲他們身爲官吏，又是黨員，所以爲執行槍決，並把他們的惡狀公佈於全國。這樣公正聲明，執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黨那時我國政府，却上下欺騙，狼狽爲奸所謂「官官相護」，同僚們譁聲犯罪，彼此心照，擠眼瞪眼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盜鈴」裝作不聞不問，雖有彈劾之例，但對於有風勢的人則輕易不致權加；即便偶提彈劾，也輕易不發生效力；甚至常可修改條例，以將就組織之；如此種種不振，法令無從執行，吏備鮮有不腐敗者。

蘇聯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過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過多，小官不過少的原則，雖然還未完全平等，但不軒輊，但已經相當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別優越，我住在歐羅巴旅館的時候，和旅館裏的一個女工閒談，我問她每天工作多少時間，每日多少錢的報酬。她告訴我：

「我在這兒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得四十五元的報酬。我在這兒服務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時代，每月僅有三四元的工資；革命以後，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現在這個數目。在工人之中，我的報酬還算是最少的。這完全是法律給我們的保障，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你原先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維持生活呢？」

「過去的苦楚簡直不堪回想了，我妻父母子女，幾個人完全依賴我的收入過活。那時候那能說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飢餓困苦中掙扎！」她停了一會兒，又很愉快的說：「現在我們不但能够維持舒適的生活！

而且還可以省下錢，閒暇時候還可以看看電影、跳舞舞！」

我訪問其他工人，他們也都對現狀表示滿意。蘇聯政府如此爲人民謀利益，人民怎不熱烈擁護呢？

蘇聯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邁進。我參觀了他們的許多機關和工廠，由一位會說中國話的女子做我翻譯，飛機製造廠和航空學校，設備極完全。我以爲鉄廠、銅廠、飛機廠，這些重工業都是立國的根據，少了一樣，即如一個人少了一根骨頭，即站不起來。我國要在世界上站立起來，還得大大努力。

蘇聯的步兵學校和機關槍訓練團我也參觀過。教導團團長是俄英武壯健的軍官，年紀很青。他原是不匠出身，後來參加革命，以戰功升爲團長；蘇聯陸軍大發，便擔任該團團長。因爲他不是少爺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艱苦。他太太蘇雅是一個縫工。此時入了文理學院肄業，年齡和他的丈夫相仿，爲人活潑聰明，招待客人很感懇切。

我參觀他們的兵營的時候，正遇着他們在吃飯。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們同吃了一頓飯。他們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湯，內有一大塊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兩肉，很富於營養的。我想我國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別的地方尤可忍受，吃的太苦，即影響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兩個雞蛋，三四兩肉，就可以供應身體的需要了。只要能節省其他方面的消耗與浪費，這並不是難辦的事。

飯後我和士兵談話，他們都有相當的政治常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吳佩孚是以英帝國主義做背景，張作霖不折不扣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每連都有一座紅色列寧銅像，這是專門對他們講解主義和傳播政治知識的所在。

參觀他們的陸軍大學，我發現學生的領章，有許多會充任軍長師長和軍醫軍需。我問他們既已担任軍隊中的職務，為什麼又來上學呢？他們說，他們多是工匠出身，作戰經驗是有的，軍事知識却很欠缺，軍佐們甚至把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要爲軍補救這個缺陷，特在陸大成立了一個特別班，把他們一批批地調來受訓。我想我國很有採取這個辦法的必要。我們軍隊裏的官佐多半出身貧家，連普通啓蒙教育都沒有受過，高深的軍事知識，更是說不到了。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官佐士兵的教育雖然竭力的講求，但成績究竟有限，有時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虧。我們政府也應採取這種辦法，分批調訓，提高全國現任官佐的程度，以彌補其缺點。

我也參觀了他們的農務部。我如鄉下老兒進城一般，遇事一一細問，得了很多關於農業方面的知識。他們爲了改進農業，特設農業教育館，專門講求種植的科學方法。他們本來行的是三期制；將一塊地分作三坵，每年只種用一坵，輪流休息。他們很重視我國的農業技術，比如換種制。我國實行已久，如今他們已乘三期制，而效換種制。（如年年在同一塊地方種西瓜，第二年即不長瓜）館中經常的召集農民聽講農業常識；如害虫益虫、益鳥等等，亦都細說，以灌輸科學知識。

又有農民招待所之設，是專爲招待各地來遊莫斯科的農民的。農民因訴訟或其他的事情來到莫斯科，那有住招待所的權利。所裏的饮食取價很廉，在外邊花一元錢吃的飯，在所裏只需花兩角錢。我曾在那裏吃過兩次飯，真覺得這物美價廉四字，所中辦得極完備，甚至做紙代打官司的律師也有；爲平民謀利益，即當如此無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館很多。石像、油畫、歷史、革命等博物館我都參觀過。石像博物館裏，以石像像數最多，有許

多像，皇帝，皇后，祖父，和帝俄時代的大將都有，技術都很高超，真是維妙維肖，和真人站在那兒一樣，我問館裏的一位當事人，這藝一張畫能值多少錢，他說：

「這種畫在帝俄時代能值一萬盧布，甚至十萬八萬，現在已經不值錢了。」於是他告訴我這些畫只講究技術，而內容毫無意義，他說：

「現在畫鏡的必須有技術，而更有意義，比如，曾有一幅描寫帝俄時代農奴生活的畫子，畫着三個六七歲的小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輛裝滿柴草的大車，那輛困苦吃力的模樣，活脫脫的現在紙上。把地主們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來。皇帝覺得這畫子有煽動革命的嫌疑，把那畫家捕進入獄。但那張畫却傳的被人保護起來。一直沒有毀壞。革命成功，這張畫便成了最名貴的作品。現在能值三萬盧布。」

據說那張畫的技術，並不特別高明，可是因為立意好，又有這樣一段歷史，便博得大眾的讚賞，由此知道繪畫之道，技術固然重要，但更須能够表現時代與社會，方為不朽。

革命博物館以列的都是關於革命的事蹟。從帝俄時代起，所有關於革命傳單紙，雜誌，畫報，泥土頭成的囚犯革命黨人的特別監獄的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陳列在裏面，所有革命英雄，都鑲成石膏像，受萬眾的瞻仰。列寧的生平事蹟，也以實在物品表示出來，以至他被刺殺時刺客所用的手槍及槍擊裏剩餘的一粒子彈，都很有秩序地陳列着。還有鮮花製的列寧像，數日即一換，一羣羣的男女學生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我這這些實在物品所表現的革命歷史給予他們的知識訓及實際暗示，當比單許多革命歷史書更勝幾倍。館中職員都由女子充任，傳單雜誌和

開，極有學問的樣子。

紅軍博物館那時正着手布置，還沒有完成，但那已經佈置好了一部分，即是够人觀佩的了。第一次或後紅軍進城或退却的實況都繪成復生動的畫圖，張掛牆間。紅軍的槍械，服裝以及傷兵在醫院裏的情形，也都以畫物或模型陳列出來。這多麼具體活現的革命紀事，這是多麼激發人們的革命情緒的博物館！

博物館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館，將全世界及各民族服裝用品及生活風俗等一一製成模型陳列出來，使參觀者如讀一本活的地理歷史書，真是有趣。

克魯泡特金圖書館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條街在他死後改名克魯泡特金街。一進門首先便看到克氏的書架圖。據圖上說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貴族的一支，我看了這個宗族圖，覺得一個人的意識固然是環繞於他的，但個人也決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個人的意思大可以衝破環境的束縛，而向前進步。克魯泡特金的思想畢說，他那熱烈的革命情緒，都不是貴族的字樣就會裏所能生長出來的。

又看見過莫斯科水庫，工程極偉大，供給莫斯科全城三四百萬居民用水。抽水，造水等等設備極為精密。還有專門管理垃圾廢物的工廠，怎麼提油，怎麼化糞，都用機器，工廠聽也極浩大，可惜沒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聽戲，為蘇聯政府所邀請，一位兵工廠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個大個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國，鹿曾招待過他。那天演的是描寫英人在宜昌槍殺中國人的故事。劇作者是一位曾經在中國住過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佈景尤能逼真。一臺大輪船似模型也巧妙的搬到舞台上，碼頭上有位階的，穿毛巾，穿草

乳者，他們後來都下台同羅衆兜售，很有意思，劇情極生動，帝以主義者驅使質辭，質辭驅使工頭，工頭驅迫工人的種種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來，擺到觀衆的面前，使每個觀衆的心裏都燃起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怒火，而對被壓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這齣戲演完，還換了一齣歌劇，歌詞我雖然不懂，但聲調頗爲粗俗，動作也是亂行亂闖，我不大能够欣賞。那兵工廠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滿嘴塗抹口紅，耳上戴着很長的珠寶耳環。我問他她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問她自己能。」翻譯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後他國的什麼皇皇小姐之類。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客廳佈置得很講究，那椅子特別舒服。他告訴我，他把佈置七八間客廳的錢集中起來，辦了這一間客廳的傢俱。

工人有夏令會的組織，每年有兩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頓，成天打瑣，酒水，隨意游散或閱讀書報；此外無別項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會的組織，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別墅內，圖書齊備，招待週到，亦是吃五頓。那天同參觀的有于右任先生我們對此事都不勝其欣羨之辭。于先生說，在我國，只有在要作對聯祭文，要打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那個管？不但不管，還要用種種方法威迫利誘之；不則逮捕槍殺之，使他們不能認真理正義說話。他們真正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工作兢兢戰戰，但是手中無武力，無槍械，無金錢，那能把他們壓在服裏？于先生說的是實情話。直到今日，一般文人還都「活困難，帶着一大袋家小，搬到那裏，搬到那裏，收入微薄，需要的醫藥也辦不齊全，那沒有心寫出什麼巨著來？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樹林中盡爲活潑熱鬧，到處人們聲聲操縱，音樂歌唱，如在大陸的園中相似。人民辛苦工

作了一星期，實在需要這樣的一個機會玩玩笑笑，以暢胸懷，於精神身體與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張家口時所聘的慈願問任江，寫人談懇坦白，後因于涉騎兵教導團分配馬匹之事，辭職回國，突在莫斯科見到他。他爲中將階級，任訓練總監之職，見我極懇熱，處處予我們以幫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忽到醫院看看，即被導入院。身體全部都經仔細檢查，又照X光，檢不出病之所在，以爲是勞累過度，叫我多多休息。後來又以爲係牙齒有病所致，故又入牙醫醫院檢查，亦沒查出什麼病。在牙醫院中，見其牙病模型種類之繁多，證明蘇聯人民牙齒不及中國人的遺喪；恐怕是因爲他們喜歡吃糖果之故。

我曾參加過幾次集會。一天軍委會副委員長杜哈爾夫斯蓋通知我，他們將開一航空委員會，約我去參加。那末到會的不滿二十人，會議極有精神，極有秩序，大家有話即說，無半點拘束與喬強。真是齋重內容，而不重儀式。其所行規例，與中山先生民權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還開過歡迎會。東方大學學生包括東方各民族，中國學生亦很多。致歡迎詞者名片山語，日本人，已五六十歲。他以英語講了兩三小時。會散之後，看看問問他們學生的生活，因爲都是落後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習慣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馬桶，許多學生不但不會用，連看也沒看見過。有的教了多日，還是不會用；更有一位學生見水溢出，即大吃一驚，嚇得往外奔馳，幾乎跌倒。蓋不多每一事，都請人指教，中山大學特送我與李龍先生「名譽學生」的頭銜。自來只有名譽教授之類，名譽學生之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革命的辦法。至今國內留俄同學會仍認我爲會員之一，即因爲我有此一職事之故。

中山大學學生常來看我，和我談學生界黨派情形，大約有共產黨，進共產黨，國民黨等等；彼此亦有摩摯之事。

那時二位谷先生——谷正綱谷正倫——亦在。我們會談過很長的時間。又會看到我講熊斌先生送來留學的「軍三」的學生，都在沙也輔習軍事，復是用功。其中有一個學生因為看見當班男女之間沒有拘檢，他就誤解了。一次，看見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捉摸，被那女子打了兩個巴掌。我聽見人家說及此事，不禁的笑了。我以為這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人家男女解放並不是這樣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甯勒格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為中國人，台灣人而設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使我國北平休定去的。一次我講我話，即由他們為翻譯。他們把民族國家的界線都已忘記了，相仿如一家人，十分親熱。聽說現在他們多有回東北運動革命者；當初他們在蘇聯受教育，受訓練，即是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自己民族，這回我也帶了些學生來，其中有一蒙古學生，姓白，現已回蒙古任師長之職。

有一次慈節日，莫斯科舉行閱兵典禮，亦約我參加，我亦被邀立於列甯台上，看他們操演，參加者男女都有。軍樂洋洋，步伐整齊，縱橫分列，變化種種，極是親熱。他們一排排由台下經過，台上的人即問：「你們預備好了沒有？」答曰：「預備好了！」「預備了什麼？」答曰：「預備了什麼什麼。」又問：「為什麼預備這些？」答曰：「為打倒帝國主義！」種種問答，都有意思，會場空氣活潑而又嚴肅，使人深受感動。會散之後，又參觀列甯墓。門內外各有軍士站崗，越其周圍，棺材是裝殮好的，可以看見殯棺遺體；其尸經過防衛手續，故栩栩如生。那時政府有計劃，擬改用石製，以垂永遠。現在已告完成。後面墳後有紀念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講的很，聽說來參觀時每日以數千計，蓋驗真有宣傳工夫。這一個尸後也不放鬆，用作了宣傳的工具。試思每日還許多人來參觀，原

較寬敞的功致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門樓上有鐘，能打出隱隱的調子，總算還有意思。

走出列隊，許多人圍着看我，四位保衛人不肯，但無法阻止。他們說：「我們要看看中國人民軍的領袖，爲什麼不可以？」四位保衛者不能阻攔；若任其進來，又覺得不妥當。乃把我引到一衆旅館的花園坐下，喝茶休息。衆衆要見我的，三三五五請進來，和我握手，談長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們極關心我們，昨那，問我張作霖何時可以打倒，吳佩孚如何鳩台等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我國革命的熱誠。我在這花園中坐席，看見紅面紅場上許多醉叻，還有古式式的屋子。那兒供有耶穌像，亦置於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禮拜，跪着與耶穌像接吻。可是上面却大書標語，曰：「宗教即是鴉片烟」。可見他們敢於反對宗教，但並不歡迎人民不信，完全其自由，政府不爲勞動而已。

莫斯科公園極多，簡直是一處換着座，其中有豆腐架有葡萄架，有樹蔭，有許多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適。葡萄架下面初亦有如此辦理的意思。但距城太遠，能够享受的人畢竟太少，這個應當趁在它們附近，要多種樹，多設座位，始是爲大眾謀利益的辦法。

我常常到公園中去坐，常常看見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東走西走的討錢。我們都覺得奇怪。以爲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怎麼還有乞丐？又朋友們出外時銅幣常常被人騙去，心裏也覺得不痛快。其實那時蘇聯方在革命之後，社會上各方面尚未就緒，人們依其理想想利益程度，認爲蘇聯必是天堂，什麼陰暗方面都不會有在；及看見現在情形，就未免失望。這只能怪他自己沒思索。蘇聯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演變的。那些舊時代的皇家親貴們，

剛被打倒，他們享福慣了，願意成性，不願意工作；或是沒能力工作；不作乞丐盜賊，有什麼路走？我想蘇聯還願建設，無論那一方面都在突飛猛進，驟然日上；這些現象，在今日應當早就看不見了。

在蘇聯常見蘋果樹，皆高達二三丈餘，枝葉垂垂，累累的果子直撐到地上，十分可愛。都種蘋果核我國北方各省及烟台產品為小，隔甜無比。蘇聯天氣嚴寒，竟能產出這樣美好的果木，真是難得。我國氣候溫和，土壤肥厚，請國藝不發達，想起來覺得可嘆！

蘇聯街上那時最多的是馬車。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頭鋪築而成，馬車走在上面，至為平穩。車夫都是黃褐色，黝黑臉，樣子看去大致相同。驢車却少見，人力車絕對沒有，我以為路必須用石鋪築；洋灰或土築路，都不能耐久，車輪用木頭亦太笨，亦須設法改良，這些都不是雜事。

列甯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農革命的發祥地。我於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兒，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甯格勒，鐵路是一條直線，沿途並不經過都過繁華的城市。通過森林錯落的原野，火車由莫斯科筆直的開到人煙稠密的列甯格勒。不惟過列甯格勒的鐵路毫不彎曲，列甯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筆直的。人定勝天，列城的建設確可以作為證明。

二十一日十一時到達列甯格勒，下車後便偕同來迎的陸軍將校去參觀他們的海軍，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隻軍艦，都仔細的看過。潛水艇，魚雷艇，無敵艦也經過詳盡的觀察。電氣事業進步得真快，將來必有用電力指揮機器，彈殼飛砲的一天。潛水艇上的砲不須人；裝彈發射，只要人用手指把機關一壓，彈殼箱裏的砲彈便自動的移

入砲腔，再一點動，砲彈即自動發出。現在電力的應用，即已達此地步；將來精益求精，前途將不可思議？

據說列甯格勒的海濱要塞砲台我也參觀過。列城距芬蘭很近。芬蘭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來列城。到了冬天，海水結冰，兩岸之間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偉大，但裝置的大砲都是帝俄時代的遺物。也許需要保持軍事秘密，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新設的砲位吧！

那兒鎮鎮雄偉的皇宮，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遊覽之所。皇宮中一切規模陳設，都原封不動地保存着，一如舊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臥床，辦公的桌子，吃飯洗澡的屋子，大彼得臥床，靴子以及飲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擺在那裏，任人觀覽。皇宮裏面貴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製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裏保存着。我請保管人員把那件東西拿出來看了一看，金色燦爛，使人立刻想像到俄皇尊貴極華的生活。

帝制時代專為囚禁革命黨人員而設的水牢，也和古蹟保存着。那水牢防備嚴密，看形勢，時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幾所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倒不算少，但並沒有什麼出色特別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蘇聯政府預備的旅館裏。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見有四百五十工人，聚集在大禮堂前的空場上，那帶着槍枝，從事軍事訓練。據說這是工人自動的組織，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別從事軍訓的。

列甯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宮的別墅，我去參觀的時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體力或精神勞動者都滿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從列寧發動乘車到路加站，再從路加站換乘小火車，包到遠蘇聯砲兵營地址。我在那兒會見了他們砲兵團團長和政治代表，而我又到砲兵射擊場，參觀他們的實彈打靶，靶場有幾十里寬闊，場中已有幾處破塌的地方，儘管派來警察樹平整。指揮官用電話及電報指揮射擊，從很遠的地方一按機關，表示敵人的所在，砲兵便按一定的遠度發砲，過期過快都不著目標。他們完全是實彈演習，一天便可消耗許多砲彈，每次演習要消耗幾個月。這種實彈演習的紀場，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在我國也是從來見過的。我們的大砲是從外國買來，彈藥也是從外國買來本國既不能製造，砲兵便很難訓練，彈演習的機會；就是偶而演習一二次，也不過打個五六發，就算了事。如此訓練，射擊的技術那能準確優良呢。

在列寧發動參觀了幾日，便回莫斯科。

這時，張家口來了人，報告我們國民軍同張學良聯軍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無端的在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坐臥不安。同俄國朋友談了幾次，商請他們接濟些彈藥，俾可再接再厲的奮鬥下去，不久又接到國民軍已從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這個痛心的消息，無論如何不願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時又知道國民軍軍官已從廣東出發北伐，我便同許多朋友以及顧問莫斯科馬路夫等商談回國的喜。經過幾日的籌備，於八月十七日的晚間便上了火車，與齊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別了。

這四同到蘇聯的，除徐李龍先生而外，尚有劉恩，何其業，張允榮，李興中，任右民等，他們或陪同我到處參觀，有的入學校，入工廠從事學習，隨從人員還有趙亦云陳天英二位，陪我在我眼前。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我離開後的三個月內，接見了蘇俄野野的許多人士：工人，農人，文人，總督以及軍政各界的領袖；從和這幾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精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的領悟到要達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爲自動中心的黨的思想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我們國民軍與軍閥暴亂在直口浴血奮戰的時候，國民革命軍也在廣東誓師，出兵北伐了。當時全國各地瀰漫着革命的雲煙，而我們因鬥數月，彈盡糧絕的國民軍，此時又有放棄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訊。石敬山代表國民軍全體將領到庫倫，請求使我歸國。在此情形中，勢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商議間爲斯馬諾夫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也都贊同我回國的計劃。於是略作準備，立刻動身。

啓行時的一切準備，都是顧問爲斯馬諾夫代辦的。爲防備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方面牙人的窺察，我們極力保持行蹤的隱密。此次我們未乘專車，僅在西伯利亞東行列車的後面掛了一輛客車。上車之後，沿途各站都不下車，恐被敵人知道。這輛的設備極地壞了壞極；卸去時的熱烈情形大不相同。車在廣漠遼闊的野中穿行而過，所見惟有「一望無際的麥田，孤零零的樹林；還有各種秀非美麗的花草，迎風搖曳；也好像在歡迎我們的歸國。

列車復駛，我們的車掛在最後，每幾到站，我們掛的車便停在外。此時我也常常下車，在野地裏頭轉走走。以找復身心體疲勞。有一天車停在烏拉山的一個大站上，我正赤野地中開步的時候，碰着我的四個戈勒烏（即

嗎？低我趕緊的上車。我也不知是什麼事，回頭即看見他們掏出手槍，讓令一個人也上了車，原來他們變換我人身帶手槍，形跡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車盤問，他們問那人道：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政治局戈別烏！」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別烏，為什麼把手槍藏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來。於是將那戈別烏的隊長換來，當即把龜送回莫斯科，須加處分並重新訓練。這種疑案講寫了結。經過這件事，我纔知道蘇俄於每個站上，每列車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們和普爾察各完全一樣，也是穿著便服，也是買票坐車，嚴密地偵查各種情事；尤注意軍人行動，若有越規行爲，立刻逮捕嚴辦。西伯利亞鐵路上下幾天的長途行軍，所以輕易不發生意外者，都因偵察嚴密，報告確實的緣故。這種嚴密的辦法，是蘇聯的政治精神與黨的紀律的表現。我在莫斯科時曾聽聽他們演說之聲，每一黨員都經嚴密的考察。凡曾行動稍有不合，即被洗掉，結果被洗者佔全數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的黨員有由橋上跳河自殺者。

窮情情的到達上烏金斯克。我們掛的車便停了下來。爲避車站上的人多眼衆，我特來到車站北面一個大樹林裏去休息。一切出發庫倫事宜，如接洽汽車等，仍由烏斯馬諾夫他們去籌備。我在樹林裏住著，看看報紙和公文，裏和朋友們談談話。那時中國駐上烏金斯克的領事爲毛以寧，此時以事他往，負責人爲科長戈定輝。戈先生浙江人，高個兒，三十多歲，說話極有條理。我往納樹林裏距離領事館約有十里之途。戈先生一日三次，親自步行，送飯給我。

吃飯，飯菜雖是僅三四十斤，但，那也儘自己操勞，不用差役，弄得人注意。以一文學生，有比廚勞吃者的待遇，覺得真不容易。那時正在八月天氣，中午時後頗為燥熱；但樹林的倒十分涼爽。

這次隨我同行的有劉伯堅、（留法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大學，五原醫師任爲政治部副部長）李奧中、（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由參謀長升至軍長）任右氏（隨我爲英文書記，曾爲我代表見中山先生）、何其榮（爲我書記，後任至北平市共）、趙亦雲（隨我爲工兵營學生，獲授彭）、李運春（本軍新兵，送交蘇聯砲兵，後畢業陸大）和烏斯馬諾夫及他帶來的二位當代表，另外還有一位顧問，一位翻譯官和一位衛兵。汽車找妥，我們一行人便即離鄂上烏金斯克，向庫倫發發。這一條汽車路，當上次經過還沒有架設完成的模樣，現在那已修造的完完全全，如勿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努力就是文明」，這句話實是不錯！

到了庫倫，仍住在俄上次任遺的二道巷寓所。我們國軍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張允榮（曾爲十六混旅旅長，現任副官長）同陳繼淹（二十線騎兵任副官由高級政務廳副長兼陸大）兩位原部住在那兒。我們到時，張允榮已走，俄因接與我回國的消息，同時又知道南口退却，激退往包頭，一方面把我的行務管轄他們，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實況，預備回頭來給我報告。派個聯絡的任務，似乎並無什麼困難，其說真不容易。因爲從庫倫到包頭這條路，可以說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走過，苟非敢於冒險，不畏艱苦之人，簡直會胆寒氣沮，無法勝任。張允榮即自動的欣然前去，真是個熱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們在庫倫住了兩天，因爲對於國民會議的儀式還不熟習，我便和劉伯堅，何其榮，李奧中，任右氏、烏斯

「大家不可隨便嬉笑」。聽了這句，當時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後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一回正當開會的時候，何其榮極率發笑，頗有胡鬧嬉笑的嫌疑，劉伯堅是個嚴肅的革命青年，對何之態度，頗為嚴厲糾正，於是把此事告訴了馬爾諾諾夫，因此惹得他說了這番話。這完全是何其榮的錯，當大家對及其事的談話開會時，他豈可輕狂發笑！此種誇大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而劉伯堅對馬爾諾諾夫的嚴厲不徇的精神，尤值得我們佩服的。

我們在庫倫準備好了汽車組織，便即動身赴包頭，此時張北氣候夜間已很寒冷，衣服方面儘量作準備。往包頭去的這路，最快也需七個晝夜，若走的慢，說不定要發多少時日。汽車行走本當很快，可是我們動身的第二天，就弄錯了方向，往包頭直往南走；但行經之處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地，毫無標記可以憑記，因此越弄越迷失方向，引導人不知不覺指引汽車向正西到阿爾泰的路上限了去。午夜一醒鐘出發，車行極速，儘快開駛，直到五點多鐘才發覺方向走錯。及至據馬車指示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時候，已是夜間八點鐘了。那晚即在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小川小河，不見人烟，無法找得住處，大家便在河畔露宿。除作安頓，便找了些乾牛糞作燃料，燒了茶來吃。我恐着過身疲勞，睡伏在車上點完了日記，和大家或坐或臥，所謂一涼秋九月，秋風悲涼。此時這裏氣候已很寒冷，我穿着皮褲，還是覺得受不了。天空晴朗高爽，佈滿了燦爛的星斗，冷颼颼的秋風吹着，感寒已開始下降。曠野中死一般的寂靜，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淅淅的水聲和着，奏着和諧而悲涼的音樂。我和同行的朋友望着天上的星斗，那是南斗星，那是北斗星，那是北極星。如何依據星的位置辨認方向，大家喝着用牛

裏的雜案，靜靜地圍坐著。後來烏斯騰諾夫忽然問我說：

「馮先生，你的部隊還回在甬口，敗塗地，投降的投降了，潰散的潰散了，現在你帶著我們回去。究竟怎樣辦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們能過着一兩股，有個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辦法。就算跑到山上去當個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將原有隊伍慢慢招集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十分興奮，微笑地說道：

「不但可以過到二三百，我們一定可以過到成千成萬的人馬！」

當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縱各人胡亂找了一個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車上，有的躺在車下，有的索性就睡在露天之中。這一晚，恐怕誰也沒有入夢。

我們九月十日從庫倫動身，第二天穩穩開道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頭出發。於路上又遇着許多羣黃羊，每羣三四千頭或成萬頭，不知道我們的汽車是什麼東西，一路搶先趕後的追跑。有幾位看者有礙，就開槍打，並開着汽車追趕，但是跑的飛快，無法趕得上。聽說會有外國旅客圍追趕他們，速度太快，而我翻車出來者頗多。我會想及牠們的生活，這裏一片平地，究在何處做窩？晚上宿在何處？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聽牠們啾啾着跑得快的一付姿韻，所以才能生在。在白天上兩個難問題：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飯找不着食糧和

邊裏的地方。但到看見有牧放的家羊，就不知道不該走定有人趕着。於是下車拉着那隻家狗，便買羊草，用繩繫着，讓古朋友牽羊的方法巧妙，在羊的胸前拴刺一牙，手便放在背上，一種「那羊」那死掉。羊法便捉到，可惜我沒有要。會。可見蒙古同胞自有他們的文明，我們吃飯的時候，常有婦人騎着馬來，後面跟一傳孩子，也懸騎着一匹馬，他們走到跟前，就照應的呆坐着，看我「吃飯」。我們就他們談話，問問地方的風俗民情，一會兒工夫，他便揮揮轉馬頭，讓那馬放開「大把」(把蹄放平)，狂奔而去，窺如我們騎自行車一般。

十二日啓行不久，途見王鎮淮(第二十師的人，後隨我由參謀升至旅長。)朱式簡(軍官學校學生班輔導)黃中漢(軍官學校學生，由參謀任至宋哲元部參謀長)等乘著汽車，迎面而來，因為各走一邊，兩下錯過。及後看見，方把他，攔問，乃問他們三位何往。回說打算到上烏金斯克去，因為隊伍退却，秩序大亂，簡直不能收拾，必須另想新的辦法才好。我勸他跟我回來，共同設法，於是他們掉回頭，與我同行。由此可見大軍受挫，人心動搖，簡直成了驚崩瓦解的局面，他們都是很有知識能力的人，看見局勢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辦法，恐亦實有不得已者！

雖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帶廣闊可數千里，遠遠看見南面右方又有一輛車在走，恐怕也是俄人，於是忙著叫喇叭招呼，及至近上，乃見于右任先生，相見極是歡喜。我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打算取道庫倫往派參戰，再繞海邊赴廣東。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竟受了什麼刺激，他不肯說，後來聽隨人轉述，說他連夜到頭，看見我們部隊被毀狼狽的情形，實在已不能維持現狀，他在包頭與盧瑞伯的衛隊榮光聚部同往一個教堂裏。

，那些弟兄在饑寒交迫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錶，竟被一個士兵進來一瞥不覺地拿了就走。他說，「這是我的鐘！」但那個兵却不管，自顧揚長而去。他問左橋的一個下級官道：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部隊怎麼變成這樣了？」

那下級官和氣地說道：「于先生，請你原諒一點吧！我們隊伍從南口撤退，整天挨餓受凍，人心已經像蠶得無法收拾了，老實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點的，爲了活命，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狗急跳牆，有什麼法子呢？」

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可以有什麼作爲？於是他就悄悄地的由後門上了汽車，離開包圍來了。我明白了這些原因，深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們多年相聚，我誠心的敬佩他。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告訴他馮先生只要有五百枝槍在手，就有辦法。他聽我們一說，也覺得高興了，於是又帶同趕豬望包圍前進。沿途我們隨同眾人擊槍牛糞以爲燃料，買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無論裏面多麼穢，也取野調羹而去，寫寫字，作作詩，——于右任先生的詩與更是濃厚，成天的詠吟着。

走入內蒙的邊界，再往南便是綏遠地方，綠色草原漸多，到處都看見牧放的馬羣牛羣和羊羣。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財產，他們還是過的牧畜生活。

這一帶隨處都可行車，因爲隨處都是平沙漠漠，一望無涯，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把路走錯。尤憶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如墳頭，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車在上面簡直無法走動，每不過走十來里，若遇沙深之地，將用鐵條

粘盤在沙面，大家下來推着車往前走，蹣跚一步步輪流往前轉移，車也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轎的辦法，艱難的情況，真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艱難。沿途喝水，沿路前清設有驛站的地方，都可以找清水井，若能循着驛路走，喝水不成問題；一說開驛路，就沒有辦法，并不很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鑿井者，是因爲人烟稀少，沒有人工的緣故。清康熙遠征於此，大肆殺戮，人殺盡，屋燒光，如此大劫，迄未恢復，否則這一帶必不致如此荒涼。

再往前行，就遇見從包頭參加會議回來迎我的張允榮。見面之後，他詳談包頭會議的情形，因爲張作霖，吳佩孚，李景林，張宗昌，韓玉瑛等聯軍以帝國主義勢力爲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們國民軍，第二第三軍都先後失敗；掉頭又打一軍。南口失守後，勢力窮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來，西北這一帶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當然不免懊喪。在會議時候，大家免不了訴苦，人馬不濟的意思。那時張之江爲督辦，他爲人耿直老實，因見大家都說困難，訴窮苦，要槍，要錢，張弄得急了，就說：「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錢沒錢！一這是句北方的土話，不應該用來對部屬說，因此大家聽了都不高興。在席者有趙守鈺先生，他見此情形，就笑起來問他笑什麼，他說道：

「你們忘記是幹什麼的了！我們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難，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順遂，毫無困難，還要革命做什麼？我們現在處境當然不順，可是並未至絕望之地。往西有甘肅劉督辦，薛省長，那末大的土地，難道我們真的餓死凍死？二軍三軍也都在那邊，力量上也很有可觀，總司令又打俄國回來了，我們克服了困難，前途

立刻就是光明，何必這樣懷疑！」

生靈還是老的那，趙先生久經風波，把的確大箱，幾句話又把在席的人說出動兒來了，接着張九榮又把傷口失散的原因，韓，石賢投營團的經過以及官兵的亂交迫和湯靈我回來的形勢，一一詳談，又知道多談開孫連仲劉汝明等都率部開往甘肅，已逼三原，張之江鹿翔伯都已夏面，鹿翔伯則帶着隊伍駐五原等我。這天晚上我們便在往銀灘的一個叉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裏，細聽張九榮報告這令人痛心的經過詳情。

當晚我決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車沿洛陰山脈前行，往往終日不見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牧場一般，汽車上上下下，顛簸不堪。幾十里路都是如此，車子很吃了虧。再過去就是戈壁沙漠，數十里路皆如幹涸了的河道，不是亂石，就是沙土。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來步行，車子開不動，大家合力推行，推過一輛，回頭再推第二輛，每天最多走個十幾里。夜間總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為舒服，因為越往南行，天氣就是暖和一些。一天，在一長家買得一點小米，煮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開眼笑，覺得比吃蔬菜還要高興。

過了沙漠，漸漸看見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點，映着日光，閃爍耀目。在泰山亦未見過這樣的石頭。途中還遇數個大廟，廟中極朽爛。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褲，戴著皮帽。找他們談談地方的風俗民情，有人代為翻譯，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個，三人當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爲黑人。他娶一女子，以故者爲業。他們三位當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與弟媳同睡一炕。所談種種，都感味可憐，使人聞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後的過錯，必須力求進步，始可使民族立足於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見宋哲元來迎，相見十分歡喜。他談從前方作戰及潰退退却情形，彼此都很穩妥。他汽車裏帶着許多西瓜。在這沙漠乾涸之地，飢連頓頭之時，竟得有西瓜吃，大家無不喜出望外。產西瓜之地，距此約有四百汽車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輩子沒有吃過西瓜。我們剖開大吃，發覺甜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舊魯內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內地，到這時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過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前所帶汽油是否够用的問題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後一點，距大青山約一百多里之際，遇鹿瑞伯，劉哲鵬，過之翰等已得濟南明軒的通知帶着一連手槍隊，前來迎接。大家見面，悲喜交集，手槍隊官兵們見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淚來。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見了父兄的面，即不免悲從中來一樣。我只好一一安慰之，並與談革命之大勢，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國救民的種種。講了一番。他們即十分奮發，我與宋，鹿，劉等同車，於途中詳述一切，大家都極興奮。

大青山為陰山山脈，山勢高聳，在近代漢族治力最盛時，此地為漢蒙交界之處。山上出一種野羊，名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長（約有八寸），較狐皮猶佳。羊出山頂，每逢刮大風的日子，羊迎風立於山巔，毫不畏冷。這種極好的出產，可惜今日已經日見稀少，行有絕種之勢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爲烏卜郎口，地形至特別，兩邊高山陡立，中之一口道，可行汽車。若以此路，則交通完全阻斷。黃河年年成災，我想若將此口道鑿深，引導河水由此經沙漠，經由黑龍江出口，則河水三分之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爲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黃河水災，若利益如何。有人說，如此艱苦工役，怎麼着手？那麼我要問他：「巴拿馬怎麼開成的？察齊士遜河又怎麼開

的！」馬卜部口南端出口，便是烏爾騰包。有二軍三軍五軍六軍的官長士兵在附近一帶村莊聚落落的駐紮；聽說我到了，都出來迎接。他們的頭囊都好久沒有剃了，蓬鬆地披散在頭上，鬚鬚人滿面風塵，可是排成隊來，却仍舊非常整齊。

那天下午到達五庫。空落落的一個土圍子，人煙稀薄，差遣冷落得趕不上內地一個較大的村鎮。當日和一軍副支見兩，三軍孫禹行二哥那時亦在此。五軍方振武，六軍石富魁，一軍亦有幾位朋友，都一一會見。大家在那個後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為總司令之職。隨即開會，正式公推我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我談不來時，當即寫出一個口述後抱與歐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這文件較為重要，故將原文照錄於此：

「王靜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嘗學問，惟不自量，引國為頭。無奈，論短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避難，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莫大之驚。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衆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於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已經由他開闢了道路。中山先生說的好，行易知難，說既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緩的馬上幹起來。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從國民軍退後，受壓迫比前更厲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情不獲已。趁程果回國，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鬥。我還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竟的時候不是溘然暗商，來的時候不是怎麼單山哥起。現在當轉頭之始，有些必要的話，掬誠以告國人。我是生在工本的家庭中，父為瓦工，貧苦立難，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逢光復子年，八國聯軍攻打

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算是有點革命精神，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當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在他入以爲這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在此。一個革命者，只要看見統治者的不肖，就得要革命，無論他是親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族的立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到。吳佩孚與陳炯明所抱守的約常名教，儘可用學究才放在紙堆裏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裏去。但是有一族，我雖然作過幾點革命事業，我却沒有鮮明的革命旗幟，因爲我對於革命，只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方法，在從前我都沒有考察，所以只有二二點改革式的革命，而沒有澈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說出來，好使國人知道我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革命的觀點上說過去，若說是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山主義者，我都不起，至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話，更是說不上了。不意當時有人說我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真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那裏够得上赤化了？不但罵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我想世界各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制中國的死命，只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對待我民族，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若對於以平等對待的人而不能與之親善，反去巴結以奴隸待我們的國家，這是何等亡國心理？這是要請國人明白的。至於吳佩孚製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締結了什麼密約，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締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自動的取消了，那裏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蜮之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於腦人，甚麼密約，甚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

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作不出來。吳佩孚肚子裏比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之人，無論如何作不出這種事來的。他又知道蔣赤化離的很遠，够不上這帽子，而他偏要說什麼密約，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罵人外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洩他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上了他的大當。吳佩孚先是號召的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一變而為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敢；軍閥何以如此呢？軍閥本身，實在無此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要打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致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人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為什麼這樣窮，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所給的。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駐紮權，有航行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制中國行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例如抽關稅，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着手；而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工商業之發展，制中國經濟之生命，使他們的貨物儘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其數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俱還，單是在關稅兩項下盡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萬元，至于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收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又因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展，致使洋貨遍中國，吸去的現金又不可勝計，如此中國只得窮困，而且趨到死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中國弄窮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國於危機，東交民巷的公使團是何等的強橫，稍微明白中國政局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中國的內政動輒加以干涉；如去年大

活事件，干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衆，又驟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已經被他們弄塗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人，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的民衆窮的窮死，其原因都出於此。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了，我們要掃除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担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衆的意義上，完全爲民衆的武力，與民衆要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人組織，均當幫助，并聯合其他民衆團體，共負革命之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及所級之利益均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中國被壓迫之中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破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生命的危險。與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諸同志用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謹此宣言，于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籌備妥善，即於九月十七日十二點鐘舉行就職受旗的典禮，會場設在城內縣政府西首廣場上，臨時找一土台，台底二丈見方，頂一文見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資格爲授旗的黨代表，各軍連長以上的營長到會者很多。

道天天極好，但東北，候極冷，于先生頭髮蓬鬆，頭髮黑多白少，長及腹部，戴着一頂牛筋帽，黑色學生帽。上穿夾襖，下穿綸褲，外罩一件黃色皮大衣，腳上白色魚頭布鞋，白布襪，都已泛成灰色。到會的官兵均服裝五顏六色，有的衣服破爛，有的穿破襪而沒有鞋子，衣服破爛不堪，領章肩章全都沒有了；帽子的爲奉軍海皮帽，有的爲直軍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槍上有的沒有帶，有的沒有刺刀，亦有無子彈帶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到一叫應齊的人。會後聚餐，大家一菜一飯。以白開水爲湯，菜是大鍋菜，連大鍋子置於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動手去盛，名爲「革命飯」。當日會議的情形，一略如此。

宣發院隨，並發出通令，即着手組織司令部（共爲兩部內，八胡兩處）。當即任鹿鍾麟爲參謀長，何其義爲秘書長，李興中爲參謀處長，陳運富爲副官處長，徐廷璠爲軍務處長，宋式頓爲軍械處長，過之翰爲軍醫處長，張聃爲軍法處長，陳允榮爲內防處長，陳錫珣爲財政委員會長，此外，又聘烏斯馬諾夫等。政治法律顧問。任石敬亭爲政治部長，劉伯堅副之。同時選派黨政工作人員分赴各軍，成立政治處，担任全軍黨務政治訓練宣傳工作，並從事民治工作，以收軍民合作之效。一面組作佈置，一面即計劃總方略。是晚由南口及北京柳慶廷長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釗先牛派人送給我信件，建議我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研究，乃決定採用李先生的計劃。當定方針爲「開甘援陝，聯晉圍豫」八個字。

軍隊於潰敗之餘，處促於窮荒，糧林匱乏，飽一餐饑兩頓，人人面有菜色，南軍退却，交通阻礙，後面又有敵兵緊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攜帶，完全丟去，其的時候天氣尚暖，即時秋深天冷了，大家浸穿着單衣，凍在肩膀，不容遲延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飽暖。病者傷者又如何處置？餉項一節簡直不名一文。兩部分隊伍，爲籌錢餉的

事往往爭執而決，又當如何解決？總司令蔣慶寬從前在保定時中對此，本地有十著王英，他們的父親王老先也，前一二年前我曾見過，外號叫候王瞎子，個兒高大，那時已八九十歲。老先在京寓河北顯德人，一說他在順德因賭錢而致窮累，一說因殺人送命，十八歲時流亡到五原，種田度日。他見地方貧窮，可是黃河初開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黃河之水，以裨益種植。費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溝渠，每道寬數丈，深數尺，都有一定。築成之後，水利大興，農事日盛。後來外國留學回來的水利專家來此考察，亦說其築造工程符合科學原理。政府見他是個奇子，曾予獎狀。後到他的兒子王英，已有地數千頃，羊羴無數。王英見我們艱難困苦，乃贈羊羴萬頭。我們對此「雲中送炭」，極是感激。乃以羊內寫軍糧，以其皮子爲軍衣。無論官兵，一律與此帶血同皮統，官兵所以不致凍餓而死者，實有賴於此。現在王英已寫敢作倭。然而我認他不具甘爲漢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這條黑路。又有陳殿民者，原在南苑陣亡，我們兵營的馬驢中他過，後來派到包頭，以開墾種植爲業，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處的極好。我即派他募兵站。因得人民幫助，成績至佳。「百餘萬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話。其姓陳萬元，至今仍在我處做事。

劉都分那時爲甘肅督辦，薛子良爲督辦，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爲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亦五、千、五、千的由黃河以給送來。錢雖不少，被販糧不濟急，然而已說不容易得來。劉爲人厚道忠誠，痛癢都知，既有過於把握，不敢冒危之病，實在亦頗有能事。薛爲人才長心細，我界以政治部長之職，很有辦法。又王總老在他總辦路任上，陸續領款，積有數萬元，此時亦全數送來。鐵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揣此錢爲革命之用吧！他

人多趁火打劫，將公我挾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儉苦，故提出兩千元，給他太太送去，以作家用。他太太卻將錢送回，拒而不納，並且附了一封信，說貴軍方舉義旗，處境困苦，務請留軍費，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說出許多道理。總司令部中人人心敬佩，連外國顧問亦十分欣羨，以爲中國真有入物。其信後由龐鏡麟帶往蘇聯，王總老一生廉正，其家屬亦有此者！王死後政府特爲立傳銘碑，極極褒揚。

糧食問題的解決，最不容易。因爲地方貧瘠，一下駐着許多人，那裏籌辦去？而部隊急待開拔，擬分十路，先發長安，而後出潼關，會師鄭州，如此艱巨任務，總不能餓着肚子行軍。時有蕭某爲南河測量局長，自告奮勇，說他和留河士紳極有交情，但須我爲二十付對子，交他拿去，必可籌糧萬担。我聽了他的話，研墨灑紙，整整寫了一夜。寫得手凍要裂，方才寫成。他叫落什驛家，我寫了什麼款。那時我一筆丘八字。還不如今日畫齊。可是對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整月沒有音訊。後來劉銀濤欺騙，長安之圍已解，他總打電報給我，說糧食已辦齊，叫我先匯十萬元給他，以爲運糧。我覺得好笑。復電說，我若有此錢，何不勞你去辦糧了，你還是快把我的對驛拿回來吧。此人係石友三介紹來的，會寫醫員，口才頗佳。及後我到鄭州，宋哲元由西安來電保他爲縣長。我說這人曾過其實，不可重用，後來他不知怎麼弄到西安市長。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觀其行爲，實在可慮得很。

韓子良送來的十萬元，我檢作士兵被服之用。包頭方面的部隊，需棉衣尤爲急迫。此時張作霖封鎖我們，把通內地的交通加以斷絕，布疋之類都到不了包頭五原。弄糧沒有辦法，把市上的布疋購買一空，其中大部是本地棉花布。拿來製棉衣裹子，士兵們穿着，花在蘇維彼此相視，都不禁發笑。

軍隊既是如此困苦，我軍人的生活，自然也無不同。包頭縣延慶廳此時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約是犒勞我。我把酒席送還，不敢享用。後來見面，我忍不住問他：你這糧行爲，豈不是已結長官？你是那裏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國家！又五原縣是劉必達，也是見我飲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給我兩隻鴨子。他只看見我天天吃麵菜，而不知道士兵們天天吃不飽飯。這次我實在對他不起。每隻鴨子回敬十軍棍，打了他二十軍棍。我覺得他是毀我。其實劉爲人謹慎樸實，不是壞官；他送鴨的用心，就我個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處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處，實非得已。後來我在察哈爾抗日，他在察哈爾又任縣長之職，甚有政聲。

時司令部有副官侶朝棟，赴包頭辦事，被土匪綁去。來信索槍四十枝，款二十萬勒贖，否則毀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怎麼派人去談判，愈將被其所挾，故即把信撕去。其實這：我們是在這裏革命的，我們不是在做官發財。我們的錢款都被從事革命正還不夠，我們那裏有槍有錢拿去救他？又說從前達爾王、鄂漢高祖、父以叔高祖，高祖回他談，必欲宏，請分我一杯羹。古人於其父猶如此，我對你們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經此慮置，土匪覺得白費一番心計，對這副官的看守也就鬆懈，兩個半月後，侶朝棟竟得安然逃回，談及土匪約四十餘人，發戒甚爲嚴密，號令嚴肅，紀律頗佳，姦淫婦女之惡，尤所不許。「盜亦有道」，據侶說的那些情形，許多正式軍隊都遠不能如。

其次是關於部隊整頓改組的方面。自南口敗退，疲敝之餘，各部東零西散。有的一團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餘四五百人。彼此之間又爭人爭地，動輒用武；甚至爲一個人，一杆槍，亦爭得相打起來。有一種的偶而受了一點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種的則因親戚同鄉，或朋友交誼之故，而被拉走。鬧得軍不成軍，紀律廢弛。我就

任總司令後，第一步即着手整理這把亂麻，再加組織，問某某，你有多少人？多少箱？答曰多少人，多少箱。我就令其將人箱點歸劉某。又問李某，你有多少人箱？答曰尙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數撥歸董某。官長則完全歸我。交與宋有元編爲暫編第一師。如此歸併的物件，補充的補充，三日之中即整頓就緒。人以爲前次一人一箱亦爭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許一句話，就井然有序，都引爲奇事。人人覺得歡喜高興。願聞馬斯馬諾夫見而尤引爲神奇之事，劉着大姆指，稱讚我是一天才的組織家。其實官兵們質素優良，訓練亦有基礎，此固潰亂至此，一爲形勢所迫，比如一面明鏡，不過沾了一些灰塵；一經拂拭，自然從這光明。有什麼可奇？

各師久戰且敗，疲敝不堪，因此顯得散漫零亂，自亦軍中之事。但亦須看其官長平素執法如何，若遇士兵如何。有一種認真的官長，雖處極難之境，亦仍保持舊有精神。比如董玉振部，一路經過各地，照常步伐整齊，唱着軍歌，毫無紊亂的現象。我到包頭檢閱時，他率部來迎。連雲龍打得一槓一樣。當肚子飢餓，身上寒冷之時，軍容仍得如此，實在不容易的事。董之長官即在於小處留心，大處明白，做事腳踏實地，一絲不苟，故此大特升董玉振爲旅長，後來進入陸軍大學深造，今仍在蘇州督軍府任職。

劉汝明勇敢善戰，寫一傑傳於下。此次在南昌苦守，敵人大炮如雨，他任的指揮室亦被打幾處。他仍然在牆隅坐着，絕不從容指揮。劉爲人說話直率，不講交際，對每事極爲愛護，故人人親近他，服從他。此次有董兆甫等數部都聽他。

宋有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實實的訓練兵，故將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有官而無兵）悉數歸他，整編爲第一師，預

備補充新兵，從事訓練。

方振武也是一個能幹有爲的將領，對軍紀本不寬絲毫而且。他帶部隊退到綏遠的時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臘肉未給錢，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屬實，當即把那兵槍斃。有人會說這是小事，何至有槍斃之罪？其實不然。此種處如輕煙放過，人人玩忽，全部紀律必將無法維持，此爲軍隊性命根本之大事，不容寬情放息也。我們軍隊退到綏遠，這些部份紀律多有廢弛，士兵隨便取用百姓東西，往往有之。特別經三爲綏遠民政廳長。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軒說：

「我們軍隊紀律如何難維，蓋有軍紀必須維持，愛民的軍萬萬萬全軍行！」

鹿宋意以爲是，打起精神，親自帶領隊伍在陣上，發出士兵營接民之專，立刻分別情節輕重，予以應得處分。如此數日，秩序很快恢復起來。到了一種困苦的時候，軍紀最須注重，否則變亂發生，必至不可收拾。此一處爲將領者須有堅毅不搖之心，隨時提防，嚴加整頓方可。古人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猶水也。能戢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軍治軍者的金科玉律，應隨時刻刻引爲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爲國民黨黨員，原爲張宗昌舊部，以張宗昌種種違法亂行爲，他看不入眼，故避居於我軍。我們共同奮鬥。我即委以國民黨第五軍總司令之職。第六軍司令爲馬福魁，總司令老方，原爲山西將領，其爲人慷慨義氣，好朋友，甚繁，同時亦嗜酒煙。他的部隊素有「坐下來大站起來小」之語，即是在不打仗的時候，村裏村西，銀兩銀北，領他的隊伍，領伙食給養，人數極多，趕到打仗時候，却成了「坐下來大站起來小」。秩序紀律。欲其整頓嚴肅，嚴正治軍作命令，則不能勝任。故令其抄後路，截糧攻虛，則亦可以做。在革命戰場上，此種頭腦者

不可少，未可等閒視之。包頭死，曾接救次抄家，真兇很是難保了。

時包頭一帶已有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許長林等部。南口失敗，韓石等部歸山西方面收編，均駐包頭。他們之出此，乃形勢所趨，實亦出於不得已。我在聖師之前，即決定要去看看他們。時張之江離五原前赴寧夏，明我四圍，復由寧夏乘民船循河歸國。經過四個月的艱戰，他過於辛苦，神經有點衰弱，又加旅途勞頓，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腹斜口歪之症。見我後，他報告一切，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幹法，不必失望，由山先生只一個人，他一樣幹出動人的事業。」張爲人至誠懇，乃鄭重勸我道：「我聽說你打算到包頭去，若真有這話，我以爲你爲萬不可去。」我問什麼緣故。他說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了！」

我說：「老江兄，你的話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爲我多慮。」

這天大約是九月十八九，鄧錫三先生在塔，我們即在聖師的雅士台談話。他左說右說，說了二三個鐘頭，過後又以本地土紙寫給我一封信，剴切陳詞，要我打消去包頭的計劃。我回說：

「包頭我必須去，那裏沒有什麼不可去的，我們投身革命，即要犧牲自己，以報國家，若是畏首畏尾，什麼事都別想幹得成了。還是請你安心醫病，不要以爲這個事勞心費神了。」

過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著汽車到五原來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院前院院帳棚中坐病。石兄我十分表示後悔，撲身跪到地上，大哭起來，我把他拉起來，和他說道：

「過去的事，一概不談。我們從今天從新幹起，你離開去點驗部隊，過兩天，我就到包頭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談一切經過後，即同偵偵整訓隊伍。許多人冷眼相看，都表示訝異。以為石友三原在包頭是「雁過我七」的幹派，誰也不敢從他那裏通過；現在居然自動跑來，表示懺悔，如此的膽心何嘗不深是意外之事。張之江以此覺得我去包頭不會有何危險，故亦不敢勸阻了。

數日之後，我即動身到包頭去。路上很不好走，道路出奇的好壞；人民過於窮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對着我的汽車開槍，我也沒有理會，只令汽車疾馳而過，並未出何意外。路經一名叫「波斯僕隸」的地方，外國傳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權勢。其中言美，意，法各國人。他們為宣傳基督教，冒險至此。百姓不識字，他們教之教書，又教以棋弈耕種等方法，使之編織都會。於是地方上舉凡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權，都掌握到他們手中。有些甚至有強大的自衛力量，自成一寨，配備槍械彈藥，以防禦土匪的進攻。儼然自成一個小國家。地方官一則濫開心管這種事，二則對外人也有點害怕，故一直鴻之不理，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對於此類情事，我以為一味的蠻幹固然不對，可是像這樣的聽其越出傳教的範圍，亦未免太可笑，我們資本主義，以禮相待，據理力爭的一個原則與之周旋方好。

到達包頭，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以及宋哲元等在熱河訓練的游擊隊岳井傳等部隊遠遠的排隊迎接，行列長達三十餘里。檢閱竣事，又講了一番話。進城時天暮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長講話一次。那時許多人提心吊胆，怕會出什麼亂子，其實都精神極過敏。王學老也在包頭，他出城相迎，看見我，極是高興，和我說：

「聽來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我問：「爲什麼呢？」

鐵老說：「他們自官長以至士兵，沒一個不是天天想念著你，知道你要來，人人都歡喜得流淚，你一來到，天大的麻煩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頭任許長林旅司令部中，許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師家長大。民國元年時道牧師介紹他給我，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樣子很聰明伶俐。我帶在營中，常和他談談說說，教他些爲人做事的道理，並使之讀書，他進步很快，入過數次教導團，後又爲帶兵官，爲人頗方正，能耐勞苦，很知愛護百姓，對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戰亦很勇猛。此時他已爲營長，亦駐包頭，他的司令部在門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頭住著，每日在一起辦事的有薛子良，張允策，劉伯堅，顏問島，馬謙夫等。

還時候韓復榘在階級，正在醫院養病。我打電話問他的意向，他隨即派代表前來，自認過去做錯，從今完全聽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將砲隊全數開過來，以備與韓占元，韓德元兩部同起來靈先開拔，這遂韓占元，韓德元兩部出發後，隨着友友三三都離開。韓復榘的砲兵在階級，上車的時候，被某方派令衛兵阻止。韓復榘憤而出院到車站上指揮手槍隊和阻攔的衛兵，爲言曰：「若不聽我們開走，我們只有開槍打！」當局恐怕真動武，砲隊乃得安然登車。臨走時韓復榘說：

「我們是暫時撤退，這個惡運的。你當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終是文人出身，對隊部不諳訓練，後至河南被激憤解散，他亦隨隊他去。

我感覺迫切的是政治訓練方面。一則新張之餘，訓練渙散；二則革命主義急須灌輸。不僅僅有的招搖與精神要恢復，更進一步使之成爲有主見的革命部隊。總司令部組成，各師成立了政治部，加緊此方面工作。我自已每天集合各部講話，一班班親自考察。同時請羅子良及政治部同志講了許多談話，如民族底權民生等等，以加緊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當時我針對現實，提出三個口號：一是軍隊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習氣，三是掃除腐敗陰險的惡棍。因爲我覺得從前一般軍人受傳統教育的毒，都持着不干涉不入黨的觀念。以此不問政治上的是非，只爲私人的武力。這從自袁世凱以來，一般軍隊的惡棍。我們現在開始參加極聖偉大的國民革命戰爭，此等舊日的惡棍必須澈底剷除。我在五原包圍竭力宣講這些道理。駐甘各部隊則被請到靈三，沙明理等分赴臨夏蘭西各營，前夜講話，以收政訓之效。

至於政治部，則委劉伯堅主其事，集合幹部學校學生分任之。幹部學生在驛家口時本來爲數不少，都是五原警案時編戶而來找我，都是大學或高中學生，以廣東湖南籍爲多。此時多已散放，所餘不多，編好之後，即交於劉伯堅編整訓練，劉每日爲之講三民主義等，我亦按日解說國民革命史，期於短期間成爲政訓工作之幹部。劉伯堅係蘇聯東方大學畢業，爲共產黨黨員。辦事極有精神，對於部屬，雖一分一刻鐘的時間，亦要在問其如何度過，並填報報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兼日孜孜不倦，真是職責俱廢。我的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間等對劉之深信仰敬佩。我不能因爲他是共產黨，就抹殺事實，說他不好。是爲是，非爲非，劉確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

的工作流淚，我即無法不歎佩他。

這時各方面皆有秘密文件帶給我。都是寫在綢子上或是藏在衣服中。到手後，須用藥水浸泡，始能現出字跡。其中有許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劍等各位先生來的信件和給我的作戰計劃等。他們多主張我們出甯夏，取靈武，而後會師北伐。那時我們軍隊分作十路出發。所有各部佈告除張貼外又用一種新辦法即裝在點心盒子裏。每盒數十張，外包油布，投入黃河中，隨水向下流去。民衆拾起，即可替看發生效力。這是一種很妥便的秘密宣傳方法。

軍隊出發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幾位朋友先到陝西去看勢。此時我已接奉黨的命令，就任西北各會黨代表。我即問他此去是否需要一個名諱。他說：「目前暫且不要給我名義；等我到那裏之後，看勢情形再說罷。」他臨完之後，很堅決的動身了。

此時應領麟同志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故組織一赴機關光園，挑選了一批人，由他帶領，到寧德參觀。他們到寧德，有的很學韓一發東西，有的則依然故我。可見能否成爲國家有用之材，主要的還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別人的幫助，畢竟還是不足恃的。

又孫二哥此時亦在五原，正生瘡病。（他的部隊則收歸給永昌統帶，駐在包頭。給幫人沈默甚著矣，相攻而殺之。包頭五原隨拔後，他即率部由陝北入山西，駐驢遊河。亦受命令爲西護十路大軍中之一路。）他住於三間簡陋的民房，病勢很重。一塊痰若在喉頭嚥下，總不下，睡不著。密因此次兩口之戰，吃苦太大，以致損壞了健康。我設法醫之診治，病勢稍痊。隨後即至上善堂養，竟以不起。

我在包頭將部隊一一整訓開拔，再回到五原時，已經是舊曆九月的天氣。塞外秋風，吹在背上已經覺得硬骨的寒冷。此時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已經勢如破竹的攻下武漢，正分兵兩路，舉軍開闢軍博戰長武勝城和江西一帶。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方加緊合作，以圖從後掣肘。大時代的到來，使我們這方面的任務日見迫切。我們已不能再多磨些時間來慢慢訓練部隊，所以各部隨時整訓，隨時開拔，共分作十路，由曹夏以入陝甘，先解長安之圍，而後出兵遼西，以與北伐軍合師於中原。我將各軍開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緒，亦即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離開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進了。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陝

國民二軍自在大津敗後，大部退到洛陽一帶，收編地方部隊太多太濶，其中有吳佩孚的殘部，因被吳收買回去，此時突然叛變，以致不可收拾；又因尤無訓練，紀律廢弛，地方受其騷擾，首難籌劃之新軍，亟須當地紅槍會四起，加以攻擊（此亦吳所買弄），如此一來，屬地都是敵人，處境極爲狼狽。六四退之時，某方總謀其後，岳維鈞被俘至太原，二軍至此只餘李虎一部，其餘均潰散，或被消滅，已無存者。李乃遣兵西安，收拾殘部，和三軍楊虎等部結好，謀與同法擊敵軍的圍攻。李揚等進逼西安後，劉基杰吳佩孚之全權潘國廉攻，其效強給饑民某方供給，故實力頗爲雄厚。此時并岳務駐榆林，坐觀成敗；田玉潔羅玉經等各佔二城或三城，自管自魚肉百姓，吃喝獨佔；吳新田亦藉吳佩孚之名，以冀中爲其根據地，整天誦大綱，他的部隊原是張敬堯的舊部，紀律敗壞，此時無人的聚，益發振所不爲。這就成陝西地方上一股狀元。李揚等部趕西安被劉等四萬餘散兵圍攻，內少糧餉，外無救兵，只在危城中堅苦撐持，到我們五軍密師的時候，他們已被圍了八個月之久。西安城中軍民吃食無着，饑饉有損饑於甯港，實在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絕境。我在五軍總司令部令人不忍卒聞的慘狀；每日所收求援的電文，宛如一片一片。所以我決定取道甘肅，分爲十路，直援陝西，以解西安之圍。

我在五軍總部派派道賀畢，準備了一個大帳，亦即出發。給中前不嫌老阿坐一輛汽車，經渭汽車道向甯夏進發

我們第一天住在臨河，第二天到臨口，因為汽車損壞，在臨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達平越，第五天即安抵雷東。這一條亂雷汽車路，完全是石友三將軍部隊修築而成，工程頗為浩大。石友三為旅長時，很能吃苦耐勞，也頗有軍事素養，竊知不到十年，他將環境所移，闢了一大塊的蒙古木，染上了許多墨習，並且有一個時期竟與日本人也有些勾結。但想來遲，誰也料想不到。三四年前，他不斷的寫信給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說，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個有志的勇兒，否則，開的話伙都不必說，你我離此兩斷往來，我對於你的這些動向疑竇，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從五原到臨河，沿途的土地很為肥美，適於種植，古時產充國屯田，就產這一帶地方，可惜現在人類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們一道不種麥類，以致大好田畝，白白地荒廢了。王英的父親，是這河一帶唯一的一個努力墾荒的人。他的事蹟前章已經敘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歲出來，身邊帶有一文錢，只穿着一件破身的小襖絮裹道遠處的所產。幾年的工夫，他相開了幾千頃地，開墾了幾十道河渠，使荒原變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時候，已成爲寇龍河卒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歲，這縣的人若生在外國，就早已成爲譽滿世界的大人物，報章寫了無數，文士給他作傳，一定能夠傳給萬世了，可惜他生在中國，一生了不得的事業，竟被酒後無聞。

清益和王鐵老同坐一車。鐵老寫我靜歷史，談古事，往往發覺大體，使我生無窮趣味，傳許多軼事。當時他所講的故事，我至今沒有忘記。有一個是說燕國使者與秦國談文書，秦相當夜起稿作覆，侍者在旁聽秦相談話相應。西魯統御太低，楚相覺得不便，但也不開口，就隨手畫一高舉鐵三字於紙條，以爲符符。文讀既竟，成，這個紙條

無意中夾了進去，封入文書中，燕國使著讀文書回國。燕王打開來看見這個紙條，不覺什麼意思。那時正是魏國，楚即出大，以為楚國來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洩洩，故立籌集陰謀，細加研究。大家研讀的結果，都認為是魏國更治太黑暗，內政不修，楚國不便直說，故寫此三字以示諷刺。楚國雖然規勸我們掃除黑暗的意思。我們應當接受其善意，力圖整頓才是。於是大家辭職所以改革之遺，有的說，我們只會空說，而不實做，有好辦法，我們而不實行，這是大弊病，應當改革。有的說，我們只知肉私自利，而不能天下為公，不能切切實實的為人民謀利益，這是大病應當設法改革。有的說：我們不講得個學術，濫揚文化，這也即為改革。有的說我們可拆國費太多，有的說，我們沒有法法武備；有的說，我們在上者過於奢逸，有的說，我們不能選賢用能；有的說，我們不知發揚雄，把毛病一一摸出來，分門別類，分配專責，定出辦法與計劃，下令切實施行。三年而後，燕國因而大治。至此燕國乃向楚國道謝其厚意，發給大批金帛財寶前往。楚租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問燕使。燕使說出一「高舉揚」的字樣，楚祖方信及益奇。楚王事為與楚，謂人曰，這是一件難查的小事，然以燕國謙卑，有從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國之治，治惡不後，諷諫忠告，豈容易此！這真是一個富有教訓的故事。左傳山時我曾和蔣先生談過，蔣先生亦非常高興。魏老文談他魏用灌縣知事的一段符事，他有一次在講臺上，上第三個個頭，總不見，那時拜見上賓，須容談房前八兩，水盆「規矩」，否則不予尊敬。魏老此文納了「規矩」仍不見，魏去質問門房。門房道：「你納的規矩只有一份，還有叔太爺端太太二份沒有納，故不接。」魏老聽落起來，說道：「我是魏翰林，怎麼做知縣。我是個冤狂官，我不納這些外錢。」門房道：「你納不納，就見不納。」

我們落古」，鐵老臉：「不見不散，我不見就走了。」這時老鐵出來，氣喘鬼問為何不給，鐵臉是想定，本可打個，鐵老一定不給。於是留下沙沙聲，正吵着，裏面即滿聲傳見，叔老爺進去。鐵老自取得得許，那知見了落古，說了三句話，落古即舉茶杯，下人高呼送着，三八二十四兩銀子，只換了落古三句話，原來所換銀兩，則發在見面說話多少，此亦成「規矩」。滿漢世清黑臉一塗於此！此是令人驚詫。一路上談笑風生談大氣此類，豈不一二

更說。

到臨河，看到羅漢羅漢手所築的新城，工穩不壞，城內一切設施頗有可觀；想見他領吃了二套辛苦，我還知這一點百姓對於他的批評，問了幾個本地人，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無論如何也說得與他們的真意見，這時因為缺乏糧食，兵餉長止在這裏請求人民幫助，設法賑濟。

第二天從臨河出發，後面追來一輛汽車，報告我一個連長強迫百姓換馬，因兩被他的長槍決之舉，要換之難，看起來似非什麼大罪，可是軍紀必須嚴明，感這百姓的同情尤不可有，我們是新敗未久，正在努力整頓，嚴禁粗魯類巨神靈的使命，更要往嚴格地維持紀律，力不致超越。

沿路所過的地方都是黃色的砂土，無論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見一塊樹木，看不見一地黃色的草地，雲霧黃黃的很。遠遠三懸宮地方，看見那兒的輪廓也和波斯城相似，純為天主教的神力範圍。寨子的圍牆很大，寨門以磚兩行大樹成立，建築都極堅固。牆外環水，四週都是樹木，蒼翠森鬱；在此窮荒之地，益發顯得如同另一個世界。寨中街道整齊清潔，房屋很為適用，約有百十戶人家，從殿有馬鞍，前後築道教的寨子，頗有幾個，附建兵民的一

初更後，都換在外國之手。此間外人也比是國籍。見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外國女子，裝飾自己貴我，第十八歲來此地。這今三十多年了。我說：「你還是頭級，有志氣。」她答道：「我們外國女子不使你們中國女子，也不使你們中國男子。……」我問她的話甚麼意思。她道：「我們都說：相信奉天主，有信心，又都有強壯的身體和開雲天見。」因此我們不怕危險，不怕困苦，那裏都好去。你們中國女子，不說我，總小脚，更不知愛國愛家愛人。照社會階級永遠不能階級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於家鄉，即有進志的，總不起索屈一番阻，妻子穿衣一頓哭，也就大志全消了。馮先生，您說是不是呀？這是不是中國的實在情形呀？」她問我說了許多話，我那一二話下，便就感到刀子刺心一般的這節與難過。該行的時候，鄭重致謝地向我講的這些好話。這些邊疆地方，無論如何是我國本土，我們以其貧瘠荒蕪而棄之，然對外國的女子却來了，閉關得如此其形勢榮盛。我是二個中國人，如何讓不感覺慚愧呢？

這山口不遠，有一道流砂。所謂流砂，須加說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颶風吹送。一會兒工夫，這堆砂就變遷到了南面。這堆砂堆子，移動不定，故名流砂。汽車在這堆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鑿孔，一段段地邁，鋪於堆上；或以鋸條鑿地，否則即深陷於砂中，無法開行，我們汽車行過這道砂地，極是困難，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慢慢渡了過去。到達渡口，已是下午六點。

渡口位於黃河之邊，原屬阿拉善旗管轄。居民不過數十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漢人，漢人也佔相當數目。為回家三族雜居，地方十分窮苦。我國軍隊入民講話，車子也須修補，在此停留了一天。亦街上對民衆講說三馬

主張。又和襄人及同黨作長時間的閒話，訪問本地的風俗人情及環境。彼此之間，頗很熟識。我就此地向謝曉龍司令吳某任縣長（吳為大聰明幹練，曾為工兵營長，因此地太苦，非有能者不願幹，要放開他此職，（但後來因為黨兵工廠總辦即漸漸不穩）此間原來所派之兵站人員均一初級官，既無經驗，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時特派派一軍級官任其事，關係自然改善，辦理的好多了。這沿黃河已將結冰，天氣越發寒冷起來，我的後頸的舊傷會惡國種，對兵站的待遇，也特別計劃下一番。這一路負兵站總負責的是關承烈。（曾為左隊補正頭目，據長曉我為兵站總辦後久曾後來曾任濟甯市長）他為當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時一文不名，這種巧婦也無從為力的無奈之狀，的確也難為了他。

河口以西，出處一種肉磁器，銷運廣東南洋一帶，每遠十幾萬斤。其製成砂土中，要粗一寸，高八寸，而體實是。別處沒有見過。後查本軍，方知此物性熱力大，為至佳之補品。這兒親種一種甘草，根的約可一寸，味甘性溫，雖亦空手中國地大物博，真是隨處都是寶物。我越想到國家政治的腐敗，越是發遠；越看見這古物產的豐富，越發引起了革命的勇氣。

從河口出發，道路崎嶇，石是越發困難。我想到前前後後，這麼多的士兵，身上凍凍，腹內不飽，在這寒冷的大氣裏，跋涉如此艱苦的道路，夜間沒有屋子住，都在露地露宿，心裏不時時期感念，是日下午三點鐘到了石龍子。其地為兩層門戶，很是清潔，出產豐富，尤以煤為大宗。有神士師操拳，練有操井致匪，為當地一大富戶。我們到這休息，這時，雖然房子不大，但形式也很考究。他除了煤礦而外，還有很多的鹽池和鹹池。那天晚上

他招待我們吃飯，辦了鯉魚、雞肉、雞鴨、燒鴨的酒席。這一桌豐盛的菜肴，一定就費了不少的錢，使我吃驚不
不過這、談話，這位鄭先生頗愛地方人士，他慷慨，辦了許多公義事業，然而不德，絕非那種富而不仁之流可比。所
以很可佩服。我以爲內地財富是無限的，很有眼子這般地方，弄去極其貧苦，但只要肯發，也就富貴若此。我們必
須注意開發土地之財，否則真是辦不起國策。

我曾在石咀子屬兩縣查了一番，我設想後商會駐紮邊門，部隊開完，旅軍很有障礙向我們進擊的可能，若果然如
此，則這一帶地方便有無業障地，以資相當的價值。因此我在附近詳細踏查，那兒常爲防備陣地，那兒應停設軍隊
地，都大致規定了一下，以爲日後不虞之需。

過了石咀子，就入平瀾縣境。清兒裏石咀子以東的情況便顯出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多了，氣候和暖多了，地方
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興發氣象，不再是那結冰凍食積的荒子。兩地距離雖並不遠，可是竟形成兩個世界。

平瀾地勢也很險要，可稱驛及北部的門戶。時縣長名王者賓。他兄弟王者林與我是朋友，從前我在二十餘，駐
紮民房的時候，他爲駐吉林二十二鎮砲兵營軍需長；後來因爲腐敗辭職，開小差逃了。民元時候又投我爲作事。後
來有人控薦，就任此間知縣之職。再先他知道我要來，特意坐着騾馬地出很遠的地方迎我。相見之後，我問問地方
上的情形和民間的疾苦，他第一詳述。一路來地方太貧，食糧最爲困難，到了平瀾，尚覺地方富足，一切都有兩
錢了。談了一回，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們談談話，不多一份兒工夫，轉進了城。一直到他臨別寒暄，看見
上房裏住有女眷。我當是他的太太，便請見見王大嫂，不料有人攔阻我，告訴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姨太太不

在此地。我又知道蔣衛中營幕者是他新太太的父親。種種辦法，都叫人不能放心。於是各處打聽，結果查出他的許多劣跡。早就徵集萬章一項而言，即有許多酒醉，他亦不能自圓其說，這樣艱苦緊張的時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潔身自愛，動搖對事。反而肆無忌憚地幹起這一套來，實在不能道怒。他從前曾寫了一個條件連累他的弟弟澄平抄家，現在不知後悔。我和他雖是老朋友，亦覺得無法祖護，故將他撻楚，以示懲戒。

六日上午十一點鐘離開平羅，下午三點便抵達寧夏。劉甯夏的這天晚上，就接濟劉郁芬轉來孫良誠的會復電。說我軍於廿七日早四點解了長安之圍；劉鎮華已經密竄逃出靈關了。接到了這個消息，大家都覺得非常痛快。我劉軍事的勝利喜，亦為被困八月之久的長安百姓及二三軍慶。這回勝利，關係於國民黨北伐前途至為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辦法。當即分別電告中央，及其他各隊軍。在這裏，我要將此次軍事情形，略述一下。

長安解圍的免着，是李定甘嶺。甘肅不能平定，即不請解西安之圍，亦不能出靈關，故當先說甘肅的勝利。劉郁芬以師長兼任甘肅督軍，孫良誠和張維源同在他這一師中為旅長。薛子良為省長。劉是個厚道的人，政治待薛子良，軍事則待孫張為之補助。那時靈敏甘肅的隊伍極雜，大家各擁一部分實力，或受強作弱的唆使，或受吳佩孚的委任，孫虎視眈眈，集中視察，注意着劉郁芬。他們有的主張聯魏時豐，隨風轉舵；有的主張積極動作，採取地盤；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但那一個也沒有忘掉抓住時機，擴充個人的勢力。其中受吳佩孚恩弄最甚者，當數張兆甲和孔繁錦；其次還有吳新田。他們都受吳佩孚的委任，張兆甲據蘭州，吳佩孚委他為甘肅督軍；孔繁錦據蘭南。吳佩孚委他為省長，所以他們應推最為積極，拿筆下手。劉軍家孔把蘭南的防地讓給了吳新田，與張兆甲

合力盛，一致動作，一個從陝東來，一個從陝南來，以蘭州爲目標，向鄂都芬猛烈進攻。

時我方早有準備，蘭州附近的陣地建築得相當堅固，且設地雷，安置鐵絲網，一切設備，都按照新式戰術編成。孫良誠勇敢善戰，雖雖總是智多謀，兩人都具有一種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沒有一處不親自察看，妥爲防備；又加上一團團長趙席勝富有實際經驗，長於築壘與埋設地雷，此固亦大得其力。由於工事之堅固，官兵又鎮上下一心，奮勇抵抗，張兆甲和孔繁錦屢攻多次，又加幾次夜襲，均未得逞。張孔急切不能得乎，而損失亦大，只有分途退却；張退平涼，孔避天水，當時都防守不穩。於是孫良誠向蘭南追擊，張總頭向蘭東追擊，流聲多大響力。即將張孔解決。孫良誠的性情是務徹底，不妥協，他把張兆甲的部隊殘滅的滅滅，遺留的遺散，磨磨營地，毫不將就。張總頭的性情比較柔和一點，一戰把孔繁錦擊潰，將其部隊稍爲整理，全都退却。

營蘭州危急的時候，受到馮芬直轄的尙有駐蘭的丁鎮國一旅。丁震回教朋友，其時見南口失敗，蘭州受敵，因而徘徊觀望，心懷巨測。孫良誠調令其來援，他遲遲不肯受命，而志阻礙是國民軍勳衆的，他的訓練受本軍教育甚深，不愛其愚。於是孫良誠致電丁旅各團，令不啻其族長如荷，只願自由行動。電到，有陳新民電團即棄其族長，總兵往投蘭州。張兆甲，孔繁錦之欺詐，顯得其力。這一下便了鎮國自愛心計，至今無預見國民軍朋友。

卸脫孫良誠攻下平涼，我即令其總兵入陝，以解長安之圍。他接奉命令，便率領部隊，向咸陽方面推進。這時劉鎮華的司令部設在臨潼，長安被他部隊四五萬圍的水流不絕，一個偵探也逃不去，城內的人也出不來。這時田玉潔駐三原，派周一帶。先受吳佩孚的委任，後又受了劉鎮華的委任，當揚子駐在鳳翔，他暗裏與劉兩人的救濟。他

進行動方面，他們是只爲實際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麼事情也隨幹，否則，誰的命也不聽，所以他們只有二弊，植手作壁上觀而已，其心實意誠恐西安友軍的，其時僅有郭寶珊一夥，雖爲人談話頗好聽，但人單勢孤，力量不鈔，故奮鬥多時，亦無有濟圍之心，並未敢解圍的實效。

孫良誠軍到潼關後，便佈置一切，將長安圍城軍猛烈進擊，左攻右攻，甚嚴約有一月，糧食盡大，遂沒有糧糧口著的進擊。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第一，孫良誠都不過萬人，劉雲龍圍城軍則比他多出四五倍，彼衆我寡，難保不敗；第二，孫部幾年戰事，已耗疲敝，此次穿禦關州，攻佔平涼未及休息養頓，又接着長途跋涉，察解長安之圍，其困頓之情，可以想見，而敵方則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攻守固屬不易；第三，蘭州西安間相距太遠，道路不便，又值大雨連綿，交通更是困難，以此糧秣不能接濟，彈藥極爲匱乏；第四，他進兵之勢，原希望陝安城內被圍的楊虎李虎部隊可以響應反攻，裏外同時動作，以收夾擊之功，可是城內部隊被圍過久，都成疲兵餒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們左顧右盼之中，內部又不協調，有的仍堅持苦撐，不甘屈服，有的則被敵方威迫利誘，頗有主張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計田玉潔、黨仲子以及其他方面友軍見他發動攻擊，必可應援相助，可是實際他們穩坐不動，按作壁上觀，有此幾個原因，所以攻圍數十日，未獲成功。

我在五原的時候，便洞悉孫良誠在日方的情形，乃令劉汝明、孫連仲、方振武、唐鴻慈等部前去增援。同時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陝，極力奔走，但沒有名詞，活動頗難，故又加委于先生爲國民軍駐陝總司令，並委劉郁芬爲駐甘總司令，以加重他們調遣的權力，後來到了隘口，又委孫良誠爲前敵總司令，方安武爲前敵總指揮，經過種種佈置，

得，顯得更有聲。可是將軍的本領，此時孫良帥的部隊在前方，苦戰不下，因為雨下的太大，道路很濕，部隊困難，已經到了極點極點的地步。而敵方却又新運到一批某方供給的彈藥，積極企圖反攻。孫良帥處此困境，無法支持，勢已非退不可。這一天孫良帥與顧問薛福林商議，以為後退固終不安，但形勢如此，不退已極不行。乃決計退却，命令已經發安，送送命令的人已經走出門外，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孫良帥忽然靈機一動，原着脚大哭起來。他

想：「這命令現在已經離開五里，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軍也正在分開進發，不知何時才可入陝；二三軍不知何時才可開圍，此時我若一退，必致影響全軍士氣，武漢方面北伐軍亦必受大影響，那時豈不亂了軍心，革命大纛也變了；這樣緊急時候，我怎麼能退？我曾可死在疆場，也不能輕退……」

於是將軍定計親統全打鎗，立刻把送錢命令的人半途攔回，將所發命令撕毀，都罵看見他如此慷慨豪毅，極為感動。於是重新燃起勇氣，挺作精神，苦戰下去。孫良帥這一舉，關係於國民革命前途者實在太大，誰也不應忽視的。

孫良帥接到援陝的命令，老不開拔，及至錢到鎗口，整整開他何食不開拔，詞義極厲，他方調動隊伍向武陟援陝進發。走了很久，遇到咸陽，又復停兵，總不過河，和孫良帥會晤，他只好供給給糧，不能出兵相助。孫良帥便

會做說：「這糧也好，你就帶給他們二十萬發子彈吧。」馬雲應了他的要求，撥發他二十萬發子彈。他的軍隊得到這批

子彈的補充，士氣大為振作。這次靜安之圍，馬鴻逵雖未作戰，但其物資上的幫助，亦是獲得力的。

增調援軍中，又有其部，走到邢州長武一帶，也是遲延幾望，不肯前進，究竟所以如此，也有相當奇異。因為他的部隊在門口作戰，糧食太乏，槍械絕盡，一直沒有補充齊全。若此時加入前線作戰，餉糈艱乏，自必不克。可是國民軍密師北伐，有一部分都是疲敝之餘，艱苦奮鬥，困難是彼此相同的；何畏救人之念，如同自救，當前線如此緊急時候，他却不顧大局，只替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在這一門上，後來別人對他這都能原諒，唯有當其衝的孫良誠，却因此十分惱恨，無論朋友怎樣替他解釋，孫良誠總是聽他不起。

方振武後頭緊跟着魏來的，是劉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後頭，還有孫連仲的部隊。劉孫兩部整軍，總共不到八千人，分作兩次開拔。孫由包頭開拔，劉即由清涼奔向平涼，前後相差不到兩三天的工夫。孫良誠在前方苦撐了數日，劉孫援軍都先後開到。即在咸陽會師一處，彼此見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前後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經過千辛萬苦，又能在一處，相共患難。於是辭前作戰的計劃，決定劉汝明向左路，孫連仲向右路；兩面包抄魏軍，孫良誠則由正面出擊。三方圍同時發動，譬如疾風驟雨，使劉魏兩部無法招架，劉即下令退卻，恰好那退卻令鑽透到孫良誠之手，因得洞悉敵情。於是加緊猛攻，一戰即衝入劉魏司令部，使之潰不成軍，狼狽退出邊關，魏方獲得了巨大勝利。俗語說：「打架要親兄弟，作戰要父子兵。」這話真是不錯。此時勝局已決，原亮觀察不動的客籍，也馬上舉立功了。孫良誠對某部之消頭取功，極爲不憤，當即要將其不許被過渭河，鬧了不小的亂扭。

這回長安解圍，孫良誠功勞最大，他以久經受敵之部，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爲國民軍北伐，立下穩固的勝利基

總之實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孫良誠功勳實居第一，誰也不能否認的。

長安之圍既解，對於陝西方面的熱心之心，大覺寬慰了。我便在寧夏住下，從事部隊的移調。並且訓練新成立的部隊。原先在五原撥交宋哲元的軍官，此時將旅團營連長一一委附，正式編爲一師，即委宋爲師長。每至早操之先，由我親自點名訓話。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我說：

「您這是幹什麼呢？這些官長，既沒有兵，也沒有槍，算的什麼隊伍？」

我說：「你們不要着急，回頭前方繳來槍枝。後方補上員兵，馬上便可成立新的部隊。」

我雖然這樣說，大家還是懷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將來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隊伍。可是不久孫良誠等將隊的槍械從前方送來，蘇俄助的槍砲亦經運到。當即補充員兵，復迅速地便把一個師整齊地成立起來了。

寧夏爲西北重鎮，馬鴻賓爲此固守使，是回教中有學問，明大義之人。其部隊我亦檢閱數名，官房座金馬，別姓不過占百分之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隊，都無槍枝，亦每日按時操練，精神頗佳。我每天儘可能利用時間，親自登訓部隊，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會講演三民主義而外，又編有革命精神問答簿，發給各部團長，答問，藉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水準，有刀須磨，有槍必擦，有部隊必須勤加訓練，這是我毫不放鬆的。

此地有道尹兼都，原爲本軍司書，由書記軍需升任此職，對事尙能小心謹慎，只是政治知識差些。我每到一個地方，無例必敬探這些當地掌故，以爲談助。我到寧夏，就問道尹曾聽說這裏從前有些什麼好官和壞官。他回答說：「還沒有打聽過。」我說：「不知道志書上有沒有記載？」他道：「志書上沒有。我向地方父老問悉，民國

子彈的補充，士氣大為振作。這次解安之圍，馬鴻逵雖未作戰，但其物質上的幫助，亦是很有力的。

增調援軍中，又有甚部，走到鄂州黃武一帶，也是遲延幾晷，不肯前進，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當理由，因為他的部隊在前口作戰，糧食太短，槍械彈藥，一直沒有補充齊全。若此時加入前線作戰，糧食顯難，自必不支。可是國民軍密師北伐，鄂一部分都是疲倦之餘，艱苦奮鬥，困難是彼此相同的；何獨救人之急，如同自救，當前線如此緊急時候，他却不顧大局，只替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在這一點上，後來別人對他退卻能取諒，唯有他當其衝的孫良誠，却因此十分惱恨，無論朋友怎樣勸他解嘲，孫良誠總是聽他不起。

方振武後頭緊跟着騎來的，是對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後頭，還有孫連仲的部隊。劉孫兩營援軍，總共不到八千人，分作兩次開拔。孫由包頭開曹貝，劉即由曹貝奔向平涼，前後相差不到兩三天的工夫。孫良誠在前方苦拚了數日，劉孫援軍都先後歸到，即在威陽會師一處，彼此見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期後，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經過千辛萬苦，又能在二處，相共患難。於是詳商作戰的計劃，決定劉汝明向左路，孫連仲向右路；兩面包抄魏城，孫良誠則由正面出擊。三方面同時發動，譬如疾風驟雨，使劉鎮華部無法招架，劉即下令退却。恰好那夜却令銷送到孫良誠之手，因得河套敵情，於是加緊猛攻，一戰即衝入劉鎮華司令部，使之潰不成軍。狼狽退出魏城，與方獲得了重大勝利。俗語說：「打架要親兄弟，作戰要父子兵。」這話真是不錯。此時勝局已定，原委固是不動搖的，也經上眾立功了。孫良誠對某部之消頭取功，極爲不憤，當即捆縛其不許被過渭河，捆了不小的捆紮。

狼狽長安解圍，孫良誠功勞最大，他以久經疲敝之部，竟敢這一戰互任勞，爲國民軍北伐，立下穩固的勝利基

總之實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孫良誠功勳實居第一，誰也不能否認的。

長安之圍既解，對於陝西方面的焦急之心，大覺寬鬆了。我便在寧夏住下，從事部隊的移調。並且調編新成立的部隊。原先在五原發交宋哲元的軍官，此時將旅團營連長一一委好，正式編為一師，即委宋為師長。每至早操之時，由我親自點名訓話。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我說：

「難道是幹什麼呢？這些官長，既沒有兵，也沒有槍，算的什麼隊伍？」

我說：「你們不要着急，回頭前方繳來槍枝。後方補上員兵，馬上便可成立新的勁旅。」

我雖然這樣說，大家還是懷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將來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隊伍。可是不久孫良誠等將隨的槍械從前方送來，蘇俄助的槍炮亦運送到。當即補充兵員，很迅速地便把一個師整齊齊地成立起來了。

寧夏為西北重鎮，馬鴻賓為此固守使，是同致中有學問，明大義之人。其部隊我亦給開職名，官位別姓不過占百分之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隊，都無槍枝，亦每日按時操練，精神頗佳。我每天儘可能利用時間，親自整訓部隊，尤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會講預三民主義外，又編有革命精神問答書，發給各部誦讀，答問，藉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水準，有刀須磨，有槍必擦，有部隊必須加訓練，這是我毫不放鬆的。

此地有通尹姓部，原為本軍司書，由貴肥軍需升任此職，對事尚能小心謹慎，只是政治知識差些。我每到一個地方，照例喜歡探聽些當地軍政，以為談助。我到寧夏，就問那通尹曾聽說這裏從前有些什麼奸官利城官。他回答說：「還沒有打聽過。」我說：「不知道志書上有沒有記載？」他道：「志書上沒有，我向地方父老問悉大民國

第一一〇號 現任職的 並 活

前甯山東縣人，曾任先生，論林出身，任此間知府，上任時，兩匹騾子，拉着一輛轎子，裏面坐着他，他太老，他自己騎在騾子外邊上坐落，在任數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襪，全是他太太帶做。這裏所築築渠，渠渠清渠，工程草率，致讓河每年成災，劉老先生著手改造，每日帶着乾糧及待批閱的公文，打成一個小包，揀着野外草場中，常常登尊民工築築，一連五六個月，不問風雨從不間斷。渠成，地方年年豐收，原野一片江雨風光，真是萬家生佛。○民元劉老先生歸隱歸田，百結繞送數十里，依依不捨，此其夏百年來最好之官。後來我到泰山，曾與劉老先生見面，那時他已八九十歲，身體很康健，猶能作繩頭小楷，每日服烏雞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孫到泰山攬柏葉煎茶為飲料，以此為其養生之要道。他自掛冠家居，致子孫課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愛，現已七十一年多了。

寧夏古稱砂土國。漢、魏、晉、唐、宋、元、明、清，皆以回教勢力最大。○我自有回教只是一種宗教的派別，不當因為一個特殊的民族。○回教與佛教、耶穌教、天主教，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那一教，可不成為那一個民族。○中國人信奉回教，不當稱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穌教，不當稱為佛族、耶穌族一樣。○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個回族的名詞，時間一久，誤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認了，如此生出種族畛限，互相攻讎，真是無謂的舉。其實在回教沒有傳入我國以前，所謂「回族」的人民還不一概是中國人嗎？這回教把這個道理弄馬脚，弄壞了「一著」，他也表示了承認之意。

回教禮拜寺在這裏極多。回教徒最敬重，晨起沐浴而後才做禮拜，禮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浴是沐。

兩不相混，淋，洗頭；浴，洗身，查辭典中，沐浴二字的註釋，亦是如此。另外還有兩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們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聽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教的辦法來，實在顯得太不衛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禮拜寺中沐浴了幾次，設備便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懸，桶底鑿有許多小孔，用時擰動繩頭，貯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將下來，噴滴人身。現在歐美各國有淋浴之法，和這個同一原理，我覺得這比普通浴室裏，許多人同時擠在一個整水池中洗澡，清潔衛生得多了。我對回教朋友，極力讚美其潔身的習慣和方法，他們都很高興。除愛清潔一點外，回教同胞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第一，人人虔誠恭敬，忠孝仁愛的教訓深入人心；第二，風俗勤勞樸樸，人人皆有職業，無游手好閑的人，賽夏遍地種烟，回教吸烟者萬人中難有一人，這都是事實，我們不能不佩服。

護軍使衙門建築很堂皇，裏面的佈置設備也富麗闊綽。城內有一條街，也全是馬雲亭的房產。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袋」相呼，但似此貧貧我富的現象，不至使人覺得礙眼，後來馬仲英率部到寧夏，憤而將其僕署及房產全燒，放火燒燬了。

這時有清室瑞王住此，這人就是主張練義和團事者。義和團失敗後他被充軍至新疆。民國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於此。這回我會和他見面，已經很是衰弱了。

寧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東南方面出險，稍遠處尙產鹽，都是大青鹽，實藏有無窮財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資本又太小，所以業務不發達。若政府能幫助人民，大規模的從事開採，運銷全國，必可抵制外國鹽而有餘。此地又產「枸杞」，曾見北平，保定一帶所產者，不過尺把高，粗莖一指。這裏的樹却高達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

尺。此物行銷西南各省，為貴重的補品。東南一山之隔，為阿達魯族。我特請為縣治，希望能在地方上發民衆。以興水利。若能像高善晉先生一樣的認真辦理，則蒙古平原，將有數萬頃肥田出現，即不能成為農區者，亦可為牧場。那時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觀。

我在察夏約住二十多天，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原出發。在路上，汽油用完了，無處購買，後來設法買了一桶煤油，勉強敷衍。竟也支持了半天。煤油能代汽油，這當然一試就過，過家安堡不遠，汽車忽又壞了，我留下兩個人看車修理汽車，自己換了一輛車趕路，後來知道那車損壞的原因，是因為夜間我把水箱或裏的水放去；那時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凍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這回一是坐車等不懂道理，二是開者沒有責任心，不然那會有這等事了。

越過固原，這是陝、甘、蒙、回交界的區域。清代設提督於此。民國九年地產稅益烈震動達五分鐘之久，全被成爲一片瓦礫，死傷至多。這回我所看見的固原城，這是到處斷壁殘垣，滿目荒涼。我住城西小巷店中，向本地同國父老談了些從前左宗棠來此一些平回的事，大家還是從前說。

從察夏到平原，一路深溝絕壑，險象天成。馬路為張飛甲等所築，工程過於草率。高低低低很危險。只算比沒有強些。我沿途且走修路，汽車行駛，還得十分留心。否則必出危險。這一天會浩森（日本醫大畢業。為國民軍參謀及副參謀長多年）他們坐的一輛車，係因車夫不慎，以致翻車，跌到三十丈深的一陣山溝中，竟先受傷嚴重，在平原醫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癒。

那時大雪之後，途中積雪已快掃除。經過山近野，仍是一片燈目的銀白世界，汽車在積雪滿坡。儘成道的轉
樹中迎風疾馳，鑽有一種奇趣。那些樹樹，都曾在左宗棠在此時主持栽種的，可惜現在無人保護，被居民砍作
柴燒，沿途所見的。已經零落稀疏，行列不復整齊了。過了好長一條深山狹窄的險道，平涼便露在眼前。調治安
部駐此，安樹德（孫良謀部族長）在此固守，前鋒三爲守，他，都出城相迎。進城之後，甘，孫甲宅，高橋
大廳像如皇宮。一鎮守使，在此訓練。坐定，馮治安和安樹德等，報告當地軍事政治各方面情形。即有一軍
開在此，便對他說。

「你回去，把張發奎的細數查。凡够用的，另外開一個單拿來我看。」
他走了不大會工夫，忽有一騎從西北角止「應過」一聲，如響雷似的一聲，室中閃閃玻璃，玻璃上的反
也跳得高高，一賊兵之聲。不知出了什麼事。最初還以為是地。我一面派人去查原因。一面即和
主線老到，口探者究竟。一會兒一位外國牧師帶着頭滿臉流血，驚出包的跑了來，口裏叫道：

「你不信！一發生在甘肅！」
因爲這次甘肅變亂，他正在甘肅，忽然大變，一根木線川眉打人體舞臺，把中門，八續，
東西打得不響，多受，他，以爲是我到，那事又發動了。接着，父老，亦哭泣而來。其中，會
長，也是甘肅口業商。對我唉聲嘆氣，問是不是發生了戰爭。我落實向他，一，不久派，人來，請
說是西北城角，原有着大量火藥，馮治安部有六個騎兵，常在那一帶練習吹號，看見那口發出火，有

一小號兵玩火，不謹慎，竟把火藥燃着，頓時爆發起來，造成這場不小的虛驚。話雖如此說，但我自己猜想，恐怕還是一個陰謀。因為張兆甲是平涼本地人，他這次被孫良誠打走，當有多少餘黨，殘留在地方上？這事定是他們幹的。不然何以恰在我來的時候爆發？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遲半個鐘頭進城，就正好碰着，這事完全是馮治安，安樹德等昧於警戒所致。久戰部隊，往往如此大意的。後來我和王鐵老在街上往來散步數次，人民知道並無戰事。方纔放心。

平涼這一帶，地處西北邊陲。風氣蔽塞。人民對於革命的道理，還十分隔膜，又加張兆甲等多年整據。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其黨羽多受吳佩孚委任，潛伏各地，人民難免不受其影響，因而與風作浪，為革命阻力。一到這裏，即看重此點，用種種方法，從事於民衆工作。除文字及口頭宣傳外，又開了多次軍民聯歡會，由政治部編出許多新戲。都以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軍閥勢力必須剷除，民衆力量最為偉大，革命主義終必勝利等等的道理為主題、內容通俗，形式簡單，每次演出，都很受觀衆的歡迎，經此一番宣傳，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對革命日漸了解，且使軍民打成一片，互相幫助，親熱的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來，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動，這一回總算把革命的浪潮灌住了些進來，留給人民難以泯滅的印象。

在平涼接獲復環電包頭來的電報，報告張作霖調動軍隊，進擾我們後方。他留守包頭，已經頗感威脅。我一面作必要佈置，一面當即令其開拔。此時前後後的部隊，都在一種艱難的境遇之中，有的傷兵病兵太多，無法處置；有的槍彈都缺，急待補充；有的無衣無食，蔕湖絕境；要糧餉，要彈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每一封展開來

，都使我神經感到緊張，心裏感到苦痛。在我們前面，是一個每年百三十萬元收入的窮陝西；在後面，是一個更爲窮荒的甘肅。這種種難關，如何打破？擺在我肩上的重負，又如何擔當？身處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難安。

○一天我把文件批閱完畢，走到屋外繞了一圈柔術，手裏拿着棍子，在廊下走來回的轉着，滿口念叨着河南腔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類，藉以遣散胸懷，小聲兒唱了一兩句鑼頭，覺得心頭輕鬆了些。這時王銳老老在旁邊坐着，對我答道：

「事情有辦法了！」

我問何以知道。他說道：

「平日只見你整天的愁眉皺眼，批閱着文件電報，個個人都向你要東西。要餉項，把你弄在夾板縫裏過日子，沒法兒處理。長此下去，必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麼得了！今天看見你能這樣開脫排遣，事情就有辦法了。你應當每日行之，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經銳老如此鼓勵，我說天天在公餘之暇，唱歌散步以爲休息。如此精神方覺輕快，身體也少受損傷。一路來我們的生活極是簡單，住宿是隨寓而安，食則大鍋菜，白菜，豆腐，紛雜雜糞一起。名爲「革命菜」。那個吃，那個自去盛一碗，無人照應，衣則隨身一套，難得更換一次，以致弄得滿身臭汗，甚以爲苦。

過行的部隊到了平涼，我帶一點石，驢馬，槍杖以及彈藥，亦都按單點驗，應當改編補充的一一予以改編補充，使之整齊齊，凡部隊開上前方，都要經過此間。經過此間，都要如此辦理，又每天舉行朝會，各軍軍長以及

○官長又太著嫉怨的原故。我在感這事指出，急於分派人員，到前線去同各部隊商照，各處注意此事。著店後，當先以分佈機關機關，不可忽及於水火，那些無用的弟兄，總此無辜之災，真是可憐極了。

這時到定五先生從西安到平涼來找我，到時與典有長，新嘉學問部有根底，接以正直款介。民國十二年國務院開會，以孫科事，總理財政部長次少之，前已自記述，可見其為人之一斑。這回見面，和我詳談西安八月間的經過情形，那時候中軍實首腦楊超，李延，以楊李都和他同住一處，八月號那天，宋督稱，每形勢危迫，處境艱難時候，到即與他們商議，記和調鑑，把歷歷史上的英雄義烈故事，講得平穩有色，以振揚李之氣，緊接李之心。又楊被圍太久，勢狀不穩，奉到援軍，軍紀頗有懈怠的地方，亦頗對先生極力向楊李等申說民衆必須堅守，父老必須復重，軍紀必須整飭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西安之圍方解，楊李極為感戴，大有再也不會軍人的意思，又再三勸勉，使之振作精神，繼續向前努力。西安被圍八月，始終屹然不敗，劉定五先生的功勞實在不可泯沒。

○平涼附近有一位縣長名王千元，陝西三原縣人，原籍山東，為人很有學問，做事隨隨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而來，由擊其至平涼一帶，和軍最為難，唯獨王縣長善的整齊齊齊，使軍在大軍的搜括，王縣長並沒有三顧六傳，何以能整齊而特別好，其秘密在於他能真正動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難處多人民都謀如自己困難處。那時時時好時好，猶如微集之後，令微集方面更是困難，而王縣長自己既能善幹實幹，又得人民的熱烈幫助，難題都迎刃而解。所以地防官若果能愛民親民，什麼事都將辦好，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又平涼附近有些

子岡的地方，產稻最豐，相傳其地一畝，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糧達數千担者。糧部屯地畝中，因黃土深厚，非常乾燥，故不濕不潮，不冷不熱，可以久屯多年，不致敗壞。那地方甚是寬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溝往來闊達五六七八里，一站兩邊，相呼可聞，然而下來一走，却是很遠。這裏糧食，每元可買三十斤，比別處極便宜數倍，完全因為交通不便，故有這個現象，所以不收成災，豐收亦成災，有人提倡交通救國，恐怕不獨此地爲然。

一天，聖誕節，大雪不止，我有點感冒，正在房裏坐着，忽然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才打獵回來，把這個送我，作爲聖誕節的禮物。那鳥遍身白羽毛，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不大見過，據說名爲「地鵝」，問及本地人謂即所謂天鵝地鵝之類。我覺得他不該如此做，就和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的，不會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他打死，如何對得起我們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打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

於是我把鄧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人在地方擅自打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們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的，烏斯馬諾夫聞而十分慚愧，問怎樣才是，我說：

「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處萬萬不可大意。」

許多朋友覺得我處置的太過分，使外國朋友失了面子。我說：

「這也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爲給一個面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

後的一袋麵粉！」

軍隊方面聽了這話，非常氣憤，李虎就說

「誰是孤兒？我們的官兵才是孤兒！我們現在正是爲孤兒的孤兒設法，使他們不致餓死！我們一直以來，熱心拚命，從不後人，現在不能不顧我們死活！」

他們拿持不下，意見越鬧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涼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免得問題鬧大。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顛簸，一邊走着，一邊修築。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的踴躍。原因是這裏得了一個大好的豐年，也是因爲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的便宜，麥子每元六十斤，白麵每元五十斤，其他雜糧更是價錢，因此之故，兵站上收買徵集糧食，便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糧食，堆滿了幾處土房子，犂車也堆積如山，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

「今天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裏去，層層不絕，絡繹不絕，中國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軍軍隊真正爲大眾謀福利，他們實在是不惜犧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許因爲這些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我往看屯糧的屋子，見麥子撒滿地上，左右前後，隨處都是，人們踐踏，狼籍不堪，我看了十分難過，乃叫出負責人員，大加申斥，頓

從陽涇到長武，是我民國二年時候走過的路，一路走着，如蓬蒿友一般，處處都覺得熟悉，處處都值得察看。

到了長武，已八陳境，聞附近有古碑，有人約我去看，我因當時無此閒情，不會去看，失掉機會，引為可惜。聽說其中有裕廷良等所著者。這時此間有一級隨隨便便的部隊，一會兒說「二軍」，一會兒說是「三軍」，今日向地方要錢，明日向地方要糧，爲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負責解決之，童旅長費了很大的財力，才把他們遣散改編，銷的很完妥善妥當，大亂之時，衛人爲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這些犄羊頭賣狗肉的軍隊，真爲可惡。

由長武至郿途中，我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爲我們隨從簡單，人民都不相識，這一晚旅途勞頓，我和王鐵老睡得很早。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着甘肅口音，連吵帶罵，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橫蠻，使人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們，看他們究竟鬧些什麼出來。他們帶着三匹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就把樹皮吃個乾淨。店中只得三間房，人已住的很擠，他們就和我同屋而住。他們還已知道我是什麼人，慢慢老實了起來。我找他們談話，自稱是「二三軍的人，是爲迷信，經過此地。於是我對他們好言勸說起來，我說人民以血汗供養着我們，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人民，爲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拚命；我們爲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爲他「苦害我們的人民的原故，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鄉里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這樣的和他們談着，他們竟痛哭起來，由衷的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見兵隊都是好的，只因官長不負責任，使受教育，又加耳濡目染，養成惡劣習氣，而不自知。只要把們的良心加以指拭，他們就立刻知所悔悟了。當日他們沒有等到天明，就動身走了。

第二天到達邠州，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太王居邠之節。縣史寫周太王在此，羌人前來侵凌，太王事之以幣，帛，犬，馬，百穀，委屈選讓，一都不得，羌人遂來，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他的土地，於是太王遷往岐山以避之。我覺得這是後人的附會，我的意思，是先從當時周太王勢力弱，對羌人的侵略不能抵禦，不得已被迫而逃，後人為要譽其所敘，而變遷的美惡就致，乃故意將事實加以歪曲，所以證據莫不如無稽，我們讀此等史必不可不察。

在邠州我住縣政府中，就在看班房和監獄，看見內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監獄在縣前，牢子不許犯人燒坐，在地上灑些水，使之結成厚冰，又故意犯着病，使氣不能通，黑黑如活的地獄，入其中者不即病。班房即在縣衙內，其中囚犯青年老人都有，問他的犯的何罪，有的是因為官府微厚，而自己無辜，有的因為官府要革，而自已沒有辜，因此被扣。牢房是一個裝着木桶的鐵籠子，每房一文見方，最多只容得二十個人，却囚着六十多個人互相擠着。人羣中放一隻大屎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腐厚及數寸，臭氣薰天，令人窒息。據一位曾坐過班房的告訴我，每至犯人無法受得了，老爺着說木桶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牢子即以鞭對木桶狠打，罵着說：「滾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們在這裏吃哈！你發什麼病？還要呼吸新鮮空氣！」

犯人明白其意，有錢的給以十元錢，說：「你辛苦，這個請你吃茶，一牢子放開笑臉說：「你的好意思。我不飽不受。」於是放值到外面來，要茶桌上擺着茶碗和花生盤，犯人剛剛坐下，就聽見罵着說：「巡房！巡房！」於是又急急的被拉入籠中。巡房的走避者，又是對着籠子一陣鞭子抽打，大罵一頓。牢子就和這犯人說：「只有你的不行。還得看他的十分。」於是再拿十元。這些都是個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鮮空氣，竟如此之難，我看這

種情形。心裏滿如推刺。我以為李子所取或於如此。完全因為縣官不去查看，舟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這
位代理縣長我來，問他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他認真地聽道：「時沒有辦法改革。我就想高與預備的縣府中的
幾間上房讓出，請李縣長去住。」同時請將縣署和我同去打掃半房。我和他親自帶備行李，請他搬家。那真
味，問他如此態度，究竟心裏怎樣想否？他全不回答，更說除積弊，不得再有積弊不救的積弊。他道：「此
這種無天日的情形，不另別州一堵如也。我連產產長官，去籌籌救濟，都是太制小異。至黃河開河，原非臨時
便是一個平白無辜的賊，可以被衙役隨意監禁，任意拘押起來，從而加以詭詐。這是整個的更治問題，原非臨時
應變所能解決的。但此等縣長者，有能正而不救，有能長官，則無不能辦過。他到這都發覺之功，自是難得。我
對於你這的主張，只是無一知半解。而無切實具體的認識。他到這都發覺之功，自是難得。他到這都發覺之功，自是難得。
務，不必負責。應責任。於是他們一到現地，就問人民宣傳，叫人民不要不滿意。而不要不滿意。而不要不滿意。
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縣長派兵捉拿。反對縣長派兵捉拿。反對縣長派兵捉拿。反對縣長派兵捉拿。
吃喝無着。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的衝突。結果那些黨部青年，都住在當地。的三軍次打一場，被
逐出境。我到那州後，因為我是西北黨部代表，她到那州來，送給苦狀。五項。我以為黨部代表
自隨軍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為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我以為不能不撤換。撤換黨員中
有年長老成者，約我前去講話。我到那裏，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我向民衆發問道：「你們聽過國民政府，應該

「不應該打倒！」答道：「應該打倒！」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不能推測，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應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倒，究竟誰去打呢？」答道：「主要是靠軍隊！」「軍隊沒飯吃沒衣裳，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麼？」答道：「不能」。於是我说：「只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的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的明白了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我站在一個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末後我問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革命了！」說的大家都笑起來。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這樣的紛紛別地也同樣存在，所以特意編出數十個問答，說明軍民合作的必要，遂請政治部採用，廣為印發，俾使黨政軍民之間，不致再有衝突情事。因為這問答小冊，體裁通俗，說理明白淺顯。故頗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類似的，還有一件黨政衝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劉都芬呈請辭職的電報。我不明白什麼原因，覺得奇怪，問他有何困難，何不說個明白。原來甘肅得霖部負責人爲宣快甫和燕國符二位。他倆辦有一個報紙，對政事各方面首腦，益加詆毀。五原誓師之後，大家多已正式入黨，而他們還是臭白不分的惡罵，已經入黨者，他們認爲投機份子，那些沒有人黨者，則認爲官僚軍閥或反動份子。無論寫文講演，一律持這樣的論調。劉都芬每出席會議講話，他倆總要起立潑駁毀罵。簡直使劉無法自處，劉自己把他們的言論寄給我。別人也紛紛電陳述他們的言行。就

你爲什麼不把力量對付敵方，偏要在自己陣內搗亂？省黨部負責人，豈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於是我即以西北黨代表的資格，把燕君（宜君已認識）自蘭州押解了來，數日後纔釋放。其實兩個人都是聰明有爲的脚色，只是對政治無具體認識，缺乏實際的磨練，故不能顯大體，明大義，循走正確的道路。我想兩位今日回想當年的作爲，自己亦必啞然失笑。

由邠州過來，到永壽縣，經過一個大深溝，看見水源充足，而周圍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攪動，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更不重民生，人民自己無水利知識，無與辦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掉，大好土地亦都廢棄無用了。我一路和王鐵老談論辦水利的事，以爲水利一事關係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時間，少一件亦不易爲力。談府心里又是難過，又與奮。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那州一樣，參觀班房和監獄。縣中有一所模範監獄，表面上辦的很是不壞，頗有一種嶄新的氣象。我在此留住數日，一軍，三軍都派有代表來；鄧寶珊先生亦來，我一一接見談話，問問他們的困苦，說說三民主義，又把如何整頓軍紀，如何愛護人民以及過去失敗原因，今後使命的完成等等問題，切實加以討論。連天聚晤，都是以這類迫切問題爲談話中心。

時楊虎和于右任先生等連電催促，我們即動身赴西安。車過咸陽，田玉潔和蔣老九等三軍朋友來接，其時他們仍受吳佩孚，劉鎮華的愚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和他們談話，處處予以暗示，希望他們知所改變，不要入於歧途。過渭河不遠，于右任先生同許多朋友前來歡迎。其中有各界民衆團體的代表，排着行列，極是整齊嚴肅，我一一握手，在橋外坐轎談了一會，當即開車進了闊別多年的長安城。

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我到長安，仍是在舊皇城民十二年時我所建造的舊軍署中，省政府另設他處，此地已由右任先生改名爲新城。（後來石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又改名爲新城。）首先來見談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各黨各友面情形，討論今後治療治本的對策和辦法，先生頗有宏願。我說請他以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只管放手作法，我決不干涉。至此，他另提出一個方案，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儘有好辦法，各方面都聽奉違一不肯照辦。顯著的例子二軍三軍如田玉潔蔣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經到議，我鄭重的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期的決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閉，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當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那時候革命力量發動之初，我們的景况又太艱苦，軍餉彈藥等正在作最後掙扎，百般的設法傾軋挑撥，因之故，大家都存一種絕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虛與委蛇，弄不出誰有什麼設法。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面組織派代表前來見面。中央派來的爲郭春濤和鄧展濤二位同志來，隨後簡又文先生也來，他到長安後，幾處擔任政治工作。謝先生的代表爲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爲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識，故亦有關係，他與鄧家來西安或東甯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他談着先生人格如何偉大，爲人如何有勇氣有魄力，將必如何爲云，至今我還不忘，我派一德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五大洋。

那傳令且不給給，不肯受他的道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沒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隨便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這佩服你們國民黨，你們黨裏出這種精神，真是革命黨才有的。」他還說：「他污辱我，不該的穿，不該能夠如此，或許他有人不能這樣做的。」其實這是胡說八道，青島人都和彭先生熟了，彭先生寫日本士官學生，寫八深沈，不而盲矣，以後在江西也會見過面，唐孟蓮先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是俄國留學生，姓劉伯堅的同學，是俄共產黨，我問他講談，他當場將彭先生用膠片，卷成筒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學問好像極其淵博。閻百川先生代表為藍莊縣，我極加敬佩，希望他開委所以盡力慶開先生早日發動，共圖革命而奮鬥。那知回山西後，只說西安情形如何赤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先生說得聽聽起來。劉斌、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報告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個不聽者甚隨意見的情事。我向來是極不隨情面，實被求是的人，但這些虛不明，是非難辨的時候，也只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互取，政黨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和他部隊駐防的整厓和鄂縣一帶來，很憤慨的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極力拒絕，每每發給給案，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橫暴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准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名其妙他們用大刀腰斬。說着他就拿出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面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着地方數類，該殺的只

「管捕殺云云，上面畫有農協的圖章，一點不假。我看他們這個辦法，將來還不知要出什麼事，當即把原信發給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農協的負責人找來，問此信是不是他們發的。那位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把信端詳了半天，才慢慢囁嚅着說：

「圖章確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們發的。」

聽他說，農協的關防放在房內桌上，不知道什麼人假造指令。偷蓋了關防。農協會的關防怎麼無人經管，任便人家去竊用？鬧出事來，那個負責？這話就說的十分叫人驚訝。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慮，請他負責趕緊更正，井使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天省黨部開會，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討論到這件離奇的公案，有幾位黨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的說道：

「不管農民協會也好，什麼協會也好，那人當殺，就可以殺掉他；只要沒殺錯了人，管什麼法律手續！我們革命，不能怕殺人；怕殺人，還談什麼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說：

「有他們軍閥殺人的，難道沒有我們殺人的？張作霖他們殺死邵鳳萍林白水，我們就不能殺人嗎？」

他們說得理直氣壯，我只有那麼回事一般。我當時忍不住狠狠的駁了他們一頓。我說這裏有駐陝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們管這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正因為軍閥奪奪人命，我們才起來革命。革命必須有紀律，有組織，革命不是以暴易暴。還說，今日看來好像成了笑話，但在當時竟是有他們的作法才算正確。有些人甚至罵我無辜。

命勇氣，不敢大刀闊斧的激進做法，笑可笑如此。

以後開會時，他更不為辯護這事做此辯護。青年朋友總學着工農革命，說這個不長，說那個不調；馬三厚勸，馬三厚回辯。另一方面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革命軍的命。革命軍隊沒有飯吃，難道讓他們餓死？就是你們不管他們死活，你們也不管任意殺殺人。總之，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也大，只是如列寧所評的一本將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祖贊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選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應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的佩服，十二分的歡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衆對革命不了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吏也不免如此，官吏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衆不懂，更其妨礙革命，你們既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吏們作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儘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作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腦筋靈敏，傳統觀念，可以改變。」

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編譯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鐘頭讓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傳革命理論。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罵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詭論，總說說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二天秦女士率隊，也是充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後說自己經過的經過，說的道理固是人云亦云，絲毫沒有真知灼見。而

所談婚事，又只是自語和河氾罵父母，如何反對丈夫，如何脫離家庭和懸婚的一套。他們共有二三十位，多是幾年舊女學生，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當講話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階堂；甚至低着頭，掩着口，嘻嘻哈哈，種種態度，卻使聽衆不能發生敬愛之心。聽衆往往弄得不耐煩，對之搖頭擺尾。我聽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其餘簡直沒一個聽得懂的。我覺得她們過於幼稚，怕以後弄不出好結果，所以講了幾次之後，即令停止。我以為她們主要的應該充实自己，使自己能生活技能，自己能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從講表面，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革命重要多了。這除主觀的努力而外，社會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處貼滿了婦女協會的標語。標語之中，覺得最熱鬧的就是「打倒賣良母」的一條。一日王鐵老到街上走，看見此條標語，覺得奇怪，向來發：「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辭他說：「我也不懂。」在那時，王鐵老固然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爲封建頭腦的。但我不見她們腳踏實地的做事，不見她們莊莊重重的談話。討論問題，更沒有見過她們拿槍打靶，到醫院去照應傷兵。她們所會的，就是罵父母，罵丈夫，討厭兒女，討厭家庭，動不動就離婚；以這爲自己不落後與真革命的條件，我實在不敢苟同。我想他們所企求的，也許是說婦女不要做一個賣妻良母而已，除做賣妻良母外，更要取得與男子共同担當社會與國家的義務與權利。她們的標語應該說：「婦女們到軍隊裏去！」「婦女到工廠去！」「婦女到政府機關去！」等等之類，而不應當提出「打倒賣妻良母」的口號，使一般人以爲他們主張妻不能賣，母不應良。她們所擁護的倒是「惡妻壞母

」的主義，我不懂爲什麼必須做醜妻這母才是革命，因此對於她所提的口號也不能同意。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我只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的獨立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否則必入死路。而且爭自由是實際工作的事情，不是空口說白話，唱高調，所可奏功的。大家都得兩腳踏地，吃苦耐勞，一堅毅不拔地奮鬥。若只是窩在雲霧裏，一任自由風雲，胡思亂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時的趙蓮碧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我說的這些話，當時當然不能使他們聽着入耳。

但把話說回來，上述種種錯誤與幼稚的行爲，固然無可否認，但在當時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便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于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與中爲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面的事情，均交諸于先生全權負責。還兼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點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我們所應到的困難，主要的是在財政方面。這時成立了一個經濟委員會，由薛子良爲委員長，主持一切。但境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此間被劉鐵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擾亂得乾乾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二萬多人，富有者以油蔴裏豆渣餅乾

飢，一般人民則以樹皮草根果腹，到豆餅和糊皮草想吃盡了的時候，就只有餓死之一途。地方既亂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可是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的集中到這裏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鬍鬚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常常爭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學劉進德，才有辦法出來呢？

但是總括必得出籠關作戰。要出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不辦的事實。部隊出關，自然經過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烟也沒有，就更不要革命的紀律，硬着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括，也絕不能搜括什麼到手的。然而什麼事情都將就，大家都檢着肚皮，怎麼能舉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前面，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蔣子良一窩草履，常常被逼得嗚呼大嘆自歎。幸得子右在兄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支持着。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面寫明國民廳票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舉由蔣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的問地方官替我們的苦衷，一再的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結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洛陽洛陽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面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潁河封。此時蔣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擾家鄉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項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唯有我們却一塊項大洋也沒有，只是拿軍用券，而人民與

氣，就兵變壓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是窮革命奮鬥的軍隊，饑饉流離都是
一樣的，為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裏是什麼味道？我只好發電安撫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
，自然營養充足，食家子弟那有辦法？饑饉流血自然是相等的，但我們從饑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却來自富庶的南
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我們預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要還稱半饜，我有什麼辦法，只
可談陳中央罷了，誰是饑的糧食去做，究竟只是空話而已。我對他們說：在青島太苦，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
們也不會平白開口的。於是我又三令五申的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住村東，我們即住村西；友軍住城中，我們
即住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情形眼紅。

對部隊是這樣的說了，對人民却無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廢紙，如此此落，無盡
怎般窮窮，也有許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於是票子便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丈子錢也
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打到南京，偷渡分票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面不理；向南京請求
幫助，南京也無顧及。他們各爲自己的問題苦惱着，管不到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取用，始漸有
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穿扎，弄的焦爛爛，軍食的軍電無着落，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
；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製，形成叫化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臨到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
。我們一軍在河南招葉補充兵員，以費用區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打彈的補給，本是沒

有辦法的問題。新長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鎗鐵鉸和大斧，作爲兵器。每日晚會講話，總是囑咐「三發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說罷了，事實上怎麼辦的到？此外傷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權」實之實地痛心。

物極方面的困苦無法解除，慈順與訓練我却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領槍的時候，却總算集成三四千人。這原是一股缺乏訓練的部队的頑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着重的加以一番整頓。我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懶神上的缺點，於是起不起大的厭倦。他們得一小勝，即驕驕滿志，驕傲自待起來；過一次轉挫，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隨敗隨的現象，原也是軍隊的通病。但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抵當軍旺。故我於整頓訓練之中，特別加意於此種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蹟，向官兵作普遍與深入的宣傳外，又印發「革命鬥爭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訓練。

我所住的紅城頭崗，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平的部隊如魏鳳樓、鴻遠等部都在此加緊訓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講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問答，問畢，復由各級官長與其士兵問答。朝會之後，操練開始。比如某日假日爲朝會（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長操練，官長會了，即由他領隊，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閱。這時已經八點，吹哨整隊。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餐。自朝會今日至回兵滿是吃的

一樣的裝、一樣的做，完全實行同甘共苦的政條。飯後，操場重新開始，且距離短，利用地利以及拳頭戰鬥動作，均一二數線，也是先教會了官長，爾後再官長去教士兵，切勿實行「兵會官官長生會」之險。因屬部官長多希會操，並嚴禁徒形式制式教練。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添運水來，喝汽水，又操。到下午四點鐘，方歸散隊伍，停止訓練。僅留營以上官長以上官長，詢問其所部一切的積狀，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况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慰傷病。操場回來，立即學中級官以上到大廳堂，聽講武術及政治講演，無由專家名流分別担任之。直至晚八點，批閱信電，十時結帳。每日都如此，看見官兵精神及技術顯地一天天不同。其中馬鴻澂一部不大整齊，初加訓練時，官兵甚以爲苦，但兩三週後，他們都習慣了，同陞進步飛快，氣氛日見振作。一日，有特爲辦軍長，小名高家娃的來看我。睇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旁着我們歌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著看，到後來習着，又後來把背靠牆坐著，可是不覺入神，穩妥不覺，及至見了我的面，和我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辦法，你們真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只當做了官就是享福，那兒夢見過這個，我們治是土匪隊伍呀？」

三週西覆戰線的演習，一面眼淚和汗水交流，到後來索性捧面大哭起來。我看他如此激動，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揮手由給他擦臉，好言安慰之，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早晚隨我到操場看一整天。他雖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這位旅長雖爲土匪出身，但爲人肝風藥氣，到處興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一位善根未泯或可變的

人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易受感動。

後來我們出了澄城，在石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石文卿，即江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區，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新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輕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醫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登非學校（專收犯與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十六校共有員生八千餘人。石敬亭字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清時會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在州起程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耀功出而露道，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國成立，他至鎮遠任參謀及隨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爲徐廷榮所賞識，我管兵浦日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歷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其爲人計匪義氣，動輒傷感，對主管真心實意，處關係上和下睦。曾勸有定章，軍軍都有計劃，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勳是不會泯滅的。後來又任山東主席，畢業於陸大特三年，於戰史一門有特殊心得，真是國家有用的大材。

我們在西安，一面百般設法打破財政的難關，一面加緊訓練部隊，同時積極籌劃出兵灌隴。劉菊村和熊晉民二位代表蔣先生來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戰的大計，劉職二位在抗戰多年同甘苦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慮。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一影，以留紀念。當時軍事形勢，大略如下：平漢線全線都是奉軍盤據，張學良率部駐防南北一帶，臨海路直到洛陽亦爲其勢力範圍，馮玉祥即駐洛陽。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游及淞浦線水

當他從西平。北伐軍從漢中直到長沙出來，一掃勢如破竹，極是順利。惟武星發了很大的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從此一路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都集結南昌以西以兩相對敵。因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南昌為一重要戰略據點，故孫傳芳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處左攻右攻，犧牲甚大。然而北伐軍統帥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的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惡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故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南京。凡此都有史實詳載，這裏不必細說。

至於漢口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葉縣共工廠中住著。劉鎮華軍出漢以後，退至陝州藍田一帶，據聞得有某方派派接濟，槍械彈藥，都有補充。當面劉鎮華在陝院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總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聯輝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還聞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廢老九聲援回州制軍，田玉潔佔領三原涇陽，黨錫子佔據鳳翔興平一帶。這些部隊，既不能把他們引入軍閥範圍，另一方面亦始終不肯打起鮮明的革命旗幟。他們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結要官要槍械，但事實又不聽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們一直強度隱昧，其目的只為霸佔一個地方，只如臭蟲一樣，死死咬住不放，拚命的吸食民血。若在平時，他們的部隊缺乏訓練，力量有限，即算發動起來，亦不足為我們的大患。但是我們正要出漢關作戰，實以此計劃，必漸漸清後方，使前後腹之憂，故派部分頭予以解決。我軍以前項計劃，又受當地被民協會的擾亂，軍隊進行，甚為艱苦。其中方叔平與回州政廢老九部，因窮物饋過於困苦，常常發牢騷。方為真正與士兵甘同共苦的革命將領，每逢宴會，見到一盤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楚而經過落淚。

當國民二軍敗退時，岳西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長安，數經交涉，纔恢復了他的自由。他回陝北老家住了一些時候，即來信請在我處同住。我約其前來共事。因他爲豫督二年，氣質大變，我希望他懺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撥，並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請他收集二三軍舊部，出荆紫關，下南陽，以號聚吳佩孚。最初，在紅城前面廣場每日朝會，他都參加，表示得極爲誠坦白，可是幾星期後，他即溜走，給他的任務，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開往南陽。他總不肯動身。那知他受人唆使，對我已另懷巨測之心。我明白了這個，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劉鎮華駐在陝州，堵着我們的出路。我即派人與之磋商，老實告訴他說：

「你若願意參加革命，望快作鮮明表示；若不然，就迅速離開路，免得妨礙我們。兩條路你都不走，那我們沒有辦法，只有派隊伍再與你周旋。」

他接到此話，甚是作急。馬上派了代表王爾果來。隨後又連着數次來人，都是痛哭流涕的說明他的心跡，自認過去路子走錯，從此誓必改弦更張，聽我指揮，共爲革命而奮鬥，並請我親率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請我派人爲他組織政治部，以加緊部隊的政治教育。我當他是真心實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裏。任右民是湖北人，曾在漢口一所外國醫學院畢業，爲人聰明好學，富有革命性。我駐兵常德時他來我處。後來在信陽，曾爲我之代表，談話到孫中山先生那裏。這次他到劉鎮華那裏爲政治代表，實在起了很大的輔力，有了很大的危險，以致到在當時一變脚踏空，被殺。始猶不拿惡主意。他的左右，五顏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類的終林朋友，也有各方軍閥的說客。任

右民在那裏住，從劉相作的態度上即可測知我軍勝利的消息。我們若打了勝仗，劉即派之十分恭敬，請他一塊兒吃飯，飯菜特別講究，招待特別殷勤。或我們那一隊戰事不利，或是張良的說客爲他另外設謀定計，劉即假做怠慢，茶水派人照管了，飯菜也大大減少了。製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隨風而轉，一回兒張掛，一回兒收藏起來。任右民寤在那裏，時時可爲壁上客，也時時準備作階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劉如此第三幕即我們出潼關的計劃勢已不能延擱，乃決定派孫良武方叔平由潼關出陝州，和他周旋。我到潼關檢看沿途所駐部隊，見孫良武、孫運仲、劉汝明等部隊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氣勃勃，極是整齊。我一召集諸將，並以所攜「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等書送給官兵，以足其氣。途過臨潼，帶便說覽各處，并題字以留紀念。那時我尙未用功研習白話文，所題文詞恐怕都有些粗獷不文雅。其中題一溫泉名香潭池，題稱名任橋；又刻石，於軍門罪惡流加揭發，於本軍中之不努力上進者亦多有諷刺。不久之後，有些人藉口焚燒溫泉，將所題文字一一毀去。——這都是閒話不題。

那時樊鍾秀在河南桐柏一帶與于學忠部激戰，以于部甚雄厚，而樊鍾秀部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紀律，不能持久。屢次來往之後，我原派黃道輝與此路出擊，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調孫運仲與德元一部由藍田武關出到紫陽，以控樊軍。這次舉動，在道義與戰略上都甚必要的。就軍事言，樊是向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的友軍，他在困難之中，我自當盡力相助；就感情言，若於部不守軍紀，則于學忠無後顧之憂，即可騰出力量封鎖潼關，以阻我食師鄭州的計劃。基於這兩個觀點，此次派兵接戰，完全出於我十二分的誠意。然則我們處境亦殊不從容，我處得迎擊劉數次，才可派兵，總不能再失從容，於人於己都無益有損。那知樊鍾秀被敵軍圍困甚急，聲援之心過於迫切；只希望援軍

到的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記了我們都係窮苦人口散退，論這五更夢見，轉機敵省重防陝西，喘息未定，困苦萬狀。馮治安、孫連仲各部並非例外，他們以被敵之師，接到發獎的命令之後，塗炭的補充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行軍的速度不能如當權者所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鍾秀不肯諒解，於他孩子學思戰敗的時候，他卻把所有憤恨都堆到我們身上，罵將領者往往以功歸己，以過歸人，而不能厚於己，薄於人，我對樊鍾秀也無甚解。

因為這樊鍾秀，孫連仲都險遭不測。原來在老河口方面駐有張都部，張為大個兒，河北省籍，自民二以來，即為老河口鎮守使，原來是個老老實實做官的人，當我們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各部挺進至陝州，將劉鎮華軍擊退，張兩陣接應退展，而張率軍至兩林路交戰，正打得激烈時候，張隨即便派張良誠的代表，前來我也請獎，即受指彈。其日為二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軍的警號，仍在老河口駐防。其時武漢方面接濟我們的軍糧，由漢河上運，都經過老河口。孫連仲部此次接獎，即須與張聯頭，而後將子額份發各部補充。不將他處和劉鎮華的作風一樣，看見我們此種前線進展，張頭又受了吳佩孚的命令，將我們軍用品全部扣留，把我們的人員盡行捆囚，突發的圍攻來，對孫連仲加以猛攻。我接到這個消息，憤恨之餘，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隊積極前進，以為應援。

我於五月一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副司令之職，六日即劉震雄抵師。這時我們接獲的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鄭大章等部已由閩鄉東進，靈寶、歐州、濟甯、澠池等地都已次第為我們佔領。劉震雄避向閩門新安一帶，

追發者都經我渡過去。(若無此輩相助，萬萬不能過河。)東道部隊於六月一日亦將關封鎖，會師中原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實現。

自從進關出兵以至佔領關，這一戰軍事調度指揮，均由孫良誠負責，故第一功備應屬之孫良誠。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時處境艱苦，實非極邊所可盡述，他們能克服困難，立此功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戰得勝利，原來的技藝取巧，首鼠搖尾之徒，都紛紛前來降。劉福華部於退出新安後即已潰不成軍；張浩公則派人前來要求改裝或是收械。最可笑的是張聯陞，他看我們連獲大勝，知道勢頭不對，乃又變風轉舵，便向了我，立將我們的人員釋放，所扣械彈如數送還。那時吳佩孚被過，不能在鞏縣立足，經過老河口奔向四川。張聯陞隨河子以猛烈砲擊，此番吳意外，死也至慘。吳的一位秘書，亦被打死，吳夫婦九死一生，狼狽逃出性命。張聯陞即以此次功勞，作爲同我們表示悔悟的進見之禮！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義，一心一意只要謀商賈，保妻子，那邊大勢，就打那邊；那邊成功，就領向那邊。我覺得中國大半就其類於這等人身上。

道地間，在長安也有一些可恥的瑣事，帶便在此一提。

在長安的餽回，爲了公務的必需，和我過從甚密的張子右任先生。那時子住省長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內。我常常大早起茶，到那邊找他談話。每次他在街上買一種補品紅煎豆之類合煎名爲「京糕」的食品，隨身帶了去，和子先生一塊兒吃。每人各吃一斤，作爲早餐。此物又是美味，又富於養料，真是平民的燕菜。往來城中東北與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見，餽員的亂走亂跑污穢，腸溝往往深達一二丈，垃圾與臭水積得滿滿的，其中許多的是小炸骨

頭。我以爲這是有用的東西；至少變成災，也可以肥田，何至棄在溝中腐爛，爲害公共衛生？我說了多次，因在屠兵之時，誰也無暇注意。西門北首空地中還常見有一種豚草，比家鴨爲大，形狀甚是美麗，往往一羣三二十隻，看見人走近了，牠們才慢慢飛開。在別處從未見過，據本地人談，卽是詩經上，「翩翩隨鳩」之所謂隨鳩。

由於城中積市太不清潔，急要提倡掃除，以清衛生。此事得各方面贊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贊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馬。我們倆同拾垃圾筒，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的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我的希望是能將街上垃圾污穢掃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爲有用。一舉兩得，並人人經常如此，可是後來看見臭水溝和店鋪裏後，依舊污穢堆積；並未因此而保持长久的清潔。這也許是我們計劃不周，辦法不好，也許是我國社會積習太深，不易革新的緣故。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餓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仍停柩房中，或暴骨野外。乃與于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將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將昔日第十師犧牲殉國大節，將國民聯軍此處固守城及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之事，以後每逢紀念日，卽往祭祀；清明節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築一大碑，紀念西安條約的經過。本來還打算建忠烈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甚，價亦已講好，只以經費拮据，軍事亦太緊張，越未得償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消化人牧師的老同學。在五原醫師的時候，醫藥方面過於熟練，消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頗自備醫川金指靈藥器械，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誠

芝學，我極表歡迎，當即電約。後至胡先生趕到包圍，不巧正碰上張靈傑對韓復榘「送客」的時候。他人堆中，我探無可探，毫無可述，結果把所攜醫器器具完全弄光。長途跋涉來到西安。因馬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即患傷寒病倒，熱度極高。鼻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當曾去探望他，每夜須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個偉大的醫生。他爲歐戰革命，效忠祖國，不惜犧牲健康，高懸起死回生，不爲名，不爲利，定與和我們一塊兒來受罪。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精力疾每日爲首與爭鋒，及至海樹沉淪時候，日夜奮鬥，仍長掛念將官兵的傷病。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爲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爲我參謀的蔣鴻遇先生此線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爲前護國軍軍醫，遠戍三陟學生。此次大軍在武備道軍，受了感驗，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馮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爲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惜未一候其大才展施，想起來實是對不起他。

自唐紹儀來，或三時我過此，他正寫歐戰草草，會經陝西醫界，是一位老革命黨。道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官方的顧問名義，希望他得以爲地方盡些力。那知難住了數日，即不辭而別。（其且約兩臨兵，我之已覺），看其山嵐瘴氣，氣喘定是，故冬們的病症，以我們程程爲大左大紅，背地裏含話情憐憫，使他不安之故。以一粒革命黨，我請說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謝絕，使我甚爲內愧。

去年在西安第一西和當局的專員在下層，一方面他們自己約部亦五種水火，分出所辦胡張玉傑，左邊右邊的各

目，彼此即時揭曉，糾紛層出不窮。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惟有下工夫為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談；又把一方請來，談一回，總是使他們選擇意見，以大局為重。有的避以我的話為然，有的則當面說和我辯駁起來，說什麼門戶之見，決不妥協的話。我說：門戶爭到底，不能妥協；對自己人爲什麼不可以讓步？他們把原則完全磨滅了，徒爲意气之爭；然而他們還不悔悟。

隨着軍事的前進，黨派的糾紛，已得普遍地渗透到前線的團體。而且益表面化。當我離開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漢方面來電，說他們的西北西安共產黨有黨內派出的宣言，問我是否知悉此事。我並不知道西安有共產黨，我認爲共產黨，很覺爲納罕；把這宣言的負責人請來問問，他們也不知道。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容是共產黨，于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剛剛上黨部的國民黨。黨部裏面種種明爭暗鬥，我既不明白其複雜錯綜的真像情形，但我知這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這那線圖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當時時刻以此爲憂。不久，黨部裏面所屬西安共產黨黨部各派宣言，都說的亂七八糟。我一再的勸告，我党中央並沒有叫我們這樣做，共臨川學來，該誰負責；我以爲黨員的行動，應以中央的命令爲準繩，中央無此命令，而輕率妄動，自起糾紛，即無異於軍閥的憾了工作。一天，又接劉伯容青年團友大嚷其五派。青年們到外國一趟，即將其所見聞的新奇東西通通本國來，却小向於中國本黨適合。英美留學生繳了些委任書馬福，銅琴、沙琴回來，發供留學生搬不濟這些實質的。用即把國際派之類搬來。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和我說道：我是第三國際代表，我來中國，上面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階級鬥爭，亦與第三國際無關。一再的

要我查明事實真偽，禁唱此類歌曲，覺得對他起誤會。人家真正第三國際的代表對我們的革命是這樣的態度。而我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這那個辦法。吳斯馬誇大的話，我極其佩服，我將這後意思一再的告訴大家，但也無效。

在漢口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蔣的口號。同時街上也貼滿此種標語。最先提出這口號的是唐孟澂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口才頗佳，他長篇大論講演，言詞富於煽動力，許多朋友都從前附和。我總覺得不是味道。剛開始是一致擁護，經過幾天，就是倒蔣，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說，目前正是軍事緊急的時期，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所有力量，都當集中於此，不容分化。現在孫、張、吳、唐之類還保有帶他們的實力，奉軍在平漢、綏濟線張、韓爪，急圖捲土重來。我們現況如此之困，反動勢力尚是如此強大，我們革命陣容內統統變奏，團結一致，猶虞不足，豈容再有分裂？於是我對他們說：「我和蔣先生，不如你們和他們的關係深，歷史久，但你們昨天還是承認蔣總司令。今日忽又翻臉要打倒他，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們聽出了道理，我也贊成，否則，你們打倒他去，我還是照常帶我的。同時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與劉伯堅等力爭。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見我們態度如此，沒有再開口，不久就走了。

國共分家開始了，武漢方面的激進運動也雷厲風行的展開了。這事沒到我們這邊，人人都感覺不安。比如黃少谷，原是李大鈞先生介紹來我處的，他就極力聲明，說自己雖與李所介紹，但並不是共產黨，請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寬言，軍中世道的主官的話，不可隨人作主，也不要聽聽謠言，自己愛尚自己，此事關係太大。為不亂軍心。我們必須明白了底細，而後再作預處。如此三翻四覆的說，人心纔稍稍安定。

那時我正住在濠州。據蘇南方軍事，並檢閱陸續開拔的部隊。一日在野外對部隊講話，我力說此時大家當團結團結，萬不可自己搞亂云云。散後我即回文廟中批閱文電。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齊集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裏講演，對我剛才野外所說的意見大發議論，有幾句話刺進我的耳朵。他說：

「我們是一致要求倒蔣，可是有一個人親身庇護他。在今天，庇護他的就是軍閥，就是反動……」

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他還繼續辯論的，聲言敵毀，熱心和勇氣真是有的。他說：

「我們定要倒蔣，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動；我們就運他一塊兒打倒！」

我忍不住的說道：「我已經一再的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率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你現在又說這些話做什麼？你要倒蔣，你倒你的去，我們還不到時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的和我頂起來，還滿口唱些：「自由」「平等」的實調，說我不應當以自己的地位，來「專制」「高壓」云云。我以為軍中紀律必不可破壞，當即令人予以逮捕。後來劉伯堅等向我說好話，方把他釋放。這樣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麼叫做軍隊的紀律，什麼叫革命的紀律，完全憑着血氣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識，胡衝亂闖，真使我發為痛心。翌日在文廟外空場中舉行朝會，官兵以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都在場，我於講話時將青年於解釋所謂「平等」兩字的意思。我說：

「一個兵身高四尺，另一個兵高有五尺，是不應當做長補短，以求平等？（有些兵們不明白意思答曰「應當」

！團長騎馬，步兵步行，難道兵還須掛鞍裏西，你說怎麼騎？是不是應該把馬賣了，一律步行，纔是大家腳踏馬，以求平等？（兵們也答道：「對的！」）兵官用鞭，日夜策劃，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說怎麼辦？是應該都用繩策劃，是應該都令休息？聽實所而不同，團體必有紀律，革命不是作亂，不可以平等之類名詞挑撥感情，不然，什麼也不要想幹！」

前方軍事既已進展到鄭州，武漢方面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政府及中央黨部許多朋友亦到了鄭州，派劉雲村和熊曾民二位到滬聯絡我前去會晤。此時我已調來管元石敬亭來西安主後方。石時爲我參謀長，爲人能耐苦耐勞，任勞任怨，宋亦忠誠實在，能够相當。（後來西安兩的很麻煩，多賴石宋二位調處脫項，未出亂子。惟三原涇陽各部隊不聽命令，蔣老九、黨痞子等時時煽惑擾亂，宋明軒一涉涉予以收拾，亦得安度過去。）我即由滬出發往鄭州，從靈寶乘火車前往。我們自在包頭繳了火車，走了幾千里辛辛苦苦的到了陝西，此時聽到火車的叫聲，人人覺得歡喜高興。在草廟一路大唱其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歌，聲震天地，真是驚雨。同行者有何其豪。我在車中做出絕交文調。擬一調和華流分裂的文稿，拿給何君；何只說好好好，不置一詞。想來必是我那文作的不通。沒有評改的價值，而他又不肯賜旨，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決心要發奮學習文章，以求明白寫文取巧的甘苦與方法。後來在汾陽在泰山，曾請許多朋友爲我講文改文，自恨天資魯鈍，進步太慢。但我定時時要做小學生，時時抱一重新學習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先賢如來之幾類我仍是初學年屍。

在新安，下車看驗工事。自違襄陽新安。秦古代戰場，楚霸王改築，坑秦師二十萬；信陵君統六國之師攻秦至

關谷隴等等，都在這一帶地方。淅洛陽亦會下車走着，其地有芒山，卽鄒山，嵩山皆古代墳墓，曾經多次發掘。其地亦極爲繁盛，掘得古物，出售於外人。上有司馬遷墓。又距洛陽不遠之管寧曾有闕帝塚，有闕塚中只留一頭，又有闕只有一身子沒有頭，都會去憑吊一番。關帝塚南爲伊瀉，兩山相對，壁之如削，水經注稱爲大禹鑿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經過。石壁上有許多大佛像，那少鼻缺腿，毀損不全。不知何人所爲；說這樵夫砍壞的，我覺他們不見得有這個工夫。也許是因爲魏晉各代以佞佛亡國，後人故恨而毀之，以爲他們並無靈驗，自身都不能保，怎麼能關佑人民？不知道這個窟裏對否？其他潘鑿皆刻字，卽所謂寶門十二種的便是，鑿鑿無遺，如修脚刀形狀，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晉字或魏碑，人多爭購持本，以資臨摹。王銳老甚不佩服這些字，以爲不過當時工匠的筆，說他們不一定識字，那會寫的好字？後人泥古，總以爲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實可笑。我以爲鑿老的鑿不爲意見。我從滄縣動身時，鄧演達先生曾來，談話也是爲活動反蔣。因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態度，故未對我開口。此次途中同行，因爲沒有人爲我們介紹，所以也未深談。及至到了濼縣，我去參觀兵工廠，又遇到鄧先生。聽他對工人講話，態度極好，言詞有理，極可佩服。工廠中實行八小時制，沐浴及其他衛生設備都頗有真正的設備，絕非徒偷空談者可也。

來到鄒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人民團練，汪精衛、徐季龍、顧孟餘、譚祖安、孫哲生、唐孟漢等先生亦都親來歡迎。這種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覺得實在愧不敢當。我信着把雨傘，穿着一身棉布褂褲，裏一件藍布褂，下穿一雙草鞋，自十月十一日開始，連續開了幾次大會，商量如何援助政府並歡迎並開辦救濟分會的事。軍事方面，談

決意離隊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軍，都由我軍包圍，一俟圍攻，唐孟德所部各軍，一律撤回武漢，請可變領休息。此次得與張發奎將軍晤面，爲我軍高興之至。張發奎人談話爽快，人品學識都是第一等的。真是雪中送炭同志，軍中有作爲的將領。曾生李耀偉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面，令人看下去。第一是張發奎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聽到了廿幾人，或長十多幾人，而實際到會的人幾連一萬也不够。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只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冠楚楚兩套衣服，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寶開老板，老板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進行示威，工作連次的停頓，他們只顧回所來吃飯，吃完饭，又出去開會或是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外業又要受工會的支配。現在他開開，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星期不能交貨，就七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的出來。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見。第三、各機關團體都不發薪時，散漫不聚的現象。比如開會，僅是十幾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開會開會，實際開會不能到齊。會桌上水果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而糖子，一和就是窮奢極惡，商會停業氣全消了。他們從未涉及自己正在幹的是什麼事，人只百發中的什麼日子，前線上奔血肉的事兒們吃的什麼。他們說的這種種種，都無半點誇張，因爲我此回到鄂州，連開會談，亦有同樣情形。詳細情形，次不在此。我忍耐不住，因給一劇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蔞，那知民間疾苦；

團圓開會，四席值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前，再加一橫讀此，是「官修憲法」四個字。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實行的事實。據說注對此處爲個標，在許多題文上面寫著。

又得見何望樓先生，承謝湖南情形，也是釋放一頭。兵們帶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家鄉，當地農民協會就與謝之關係；甚至加以拘禁，說大家都是無產階級，私人不會隨意費用此錢。這長官長的父母兄弟，都被農協協會相捕，當土裏分發發辦。何先生所說都是湖南人，此時駐在河南，時刻懷念家鄉，不能安寧，急遽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的親屬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氣憤。這都是當時的事實。

樂漢兩方意見越鬧越深，但真實內態畢竟如何，我一點都不清楚。此次參加鄭州會議的朋友，有的會與農難，有的爲我素所欽敬。他們都是個中人，我正想乘着會議完畢的時候，和大家詳細的談談，把各項問題討論討論，商量一個辦法。可是想不到他們突然間說走就走，怎麼也留不住。我到車站送行，問他們何以來去如此匆忙，都說武漢要緊客急待料理，並不能耽擱。我心裏是有點悶悶。後來纔知道是因爲陳某拍給他們一個電報，說我已與蔣先生匆匆結好了，此次要在鄭州扣留他們。唉！這話那裏說起！會參的母親方在織布，有人告訴他說，會參殺人了，會母不肯相信；第二個人又來說，會參殺人了，會母當然可憐；說到第三次，會母竟相信會參真的殺人了。證實之可怕，有如此言，此事至今想來，一方面我以爲是許多朋友那時恐怕還不敢認騙馮玉祥是個汗腺人；一面我也要承認自己的過敏。我的錯誤在那裏？就是這個老祖太老實，太坦直，不會周旋應酬。我若是能隨和隨和道請請客，說幾句好聽的門面話，俟大家——其中注掃帚一人最有關係！——心裏痛快痛快，當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虧就在此類地方

，老毛病惡習既不掉。

我在鄭州，往一所教會的客棧子中，有一位許許魯校校長皮愛輪來見我，史為美籍，個兒與我相似，大膽善談，頗能說，很是溫和典雅。民十一時我們結識，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熱心公益，很受人愛護，教務之暇，致力於貧病之事，在他學校中養育許多羊雞鴨，牛和鵝都有「種牛」「種鵝」和「肉牛」「肉雞」等供人們吃用，對於肥料之養，極是考究。比如以一種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質即特別優良。頭一胎五六，羊和雞鴨也往往打種，我對這種生產事業，深感興趣。我說，農家若多，經營此類則真，即可增加收入，否則益長愈窮。他又拿出許多畜牧雜誌給我看，各類家畜的飼養與繁殖之研究，都有專刊，各有專題。讀書人談話，要緊是有實在的用心研究，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又談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師，亦喜畜牧，一日他頭羊一隻，滑不防交尾自旋的一頭牛，一頭頂過來，竟被頂死。這也是從未聽見過的事。那時我常和牧師自己想到職業空閒去園藝學會，他却是魯思。並要我製帶圍服，把他的西服拿給我試穿，教我穿用和打領結等等。我說常穿他的圍腰圍裙。後來到七來，會自出西服，穿著總覺得不價。我從便西服有兩個大缺點，一是領子太硬，又用釘子釘，拖帶手腳，不但笨重，也太不省衛生；二是材料手工都太貴，非一般平民力所能勝。此外還有一種小缺點，就是全身都是穿破布補到破而破，穿衣服在窮了，這一切破布也捨不得。我素不喜中國的長袍大褂，以為女人穿顯露這等必須改良。你該長高長大穿穿長袍，在極端。雖然終天，總總終日，全國如此，結果亡國。若說萬幸之亡，即亡在窮。除上述，自無他言，但穿長袍總覺不舒適。這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經濟。剪去這等神，以趨近和國。

多好！何嘗多此下擺，精壯布料，又勤謹行動，記得南京舉行第一次國民會議，討論衣服的問題。一位朋友說：『我們男子又無月經，何須此下擺蔽人眼睛？實得道話裏有意思。但我以為亦不可定製做西洋衣服，那也大發支撐節。』我當時的嘴裏說這布裙褲，我自己覺得很好，但人家總以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普遍流行，這才是中西銜長，至善至宜的服裝，我就佩服極了。

津浦線上的北伐軍此時已經佔領徐州。蔣先生和胡景翼、李鴻鈞、白毓生、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李協邦等各位先生都陸續到那裏約我前去會晤。我頭次藉此機會能對晉漢之間的紛爭，盡一番斡旋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車到歸德，看見站上滿滿的教列軍隊，正要向上開行，派人打聽，知道是湖北某部部分的部隊，此刻已寫高某所收編。高爲二軍朋友，資格實在不老，而與收編的兩部將領，都比他資格老得多。我在鄭州時，高曾來見我，談到收編的事，我對老高和他說：『你的能力和志氣都是很可欣佩的。不過你的資格都不及他們，若他們意欲利用你以爲掩護，將來你必後悔。』我的話說得太坦率，太露骨，當時他很不樂意，但後來我的話果然證實。所收編的兩部至重要時忽然叛變，臨走時還說：『吃孫鳴孫不調兵，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個人做事，若不考慮則爲，量力自己；也不慎察環境，到頭不得良好結果，是當然的事。

我們的車子過「楊山」——距徐州還有一站——墨若葛先生親自乘著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爲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逐漸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我於此等事往往疏忽，非我存心圖做寬博，實是想不周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聲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謂。

我們同坐一車，且走且談，一直到了徐州，許多朋友都來見面。他們都住花園飯店，大家聚談，討論的就是北伐和清黨的兩個主要題目。我是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張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態度、極力諒我的調和醇淡的意見。以爲分應必致功敗垂成。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時時已毀壞我們分裂，我們必難以大局爲重，兩刀相忍爲國，文墨太平天國之悲爲例，左說右說，全是我心坎中的話。當時頗惹大家贊同。吳稚暉先生十分高興，便自告奮勇地替我擬了一個通電的稿子。我仔細看了數遍，改了數遍，因爲此時我的立場應該站在黨中，說話無偏無倚方妥，而吳先生代擬之稿，則不免稍偏南京，有幾地方太不像魏督者的口氣。這個稿稿左改右改，唯恐把魏督弄糟，直到自以爲十分妥當，而後簽出，但汪精衛仍是極不高興。等我回到鄭州，他即發電報罵我，後來我才知道他的脾氣，凡事都要估個第一，還不容許他是第一，不說他總高高站在幕胡之上，叫幕胡全聽他的支配，則他必不高興，必要相罵。這就是所謂「領袖慾」。這毛病不但可殺自己，亦可毀國家。我當時旨在調停紛爭，故對於他的怒罵，亦祇嘆息忍不迴而已。

次日承許多朋友在花園飯店開一大致歡迎會。我講演的題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爲眼作綠，吳佩孚等軍閥都說我們赤化，南赤就是蔣介石，北赤就是馮玉祥。我說，誠如所言，我們是赤化了。那這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爾外，我們何處赤化了？接着吳稚暉先生也以「熱氣東來」爲題，說了一回歡喜高興的話。當即與蔣先生聯名，共發一函堅持北伐的預備。

此時我看清了一點，就是奉直魯以及孫傳芳等軍閥依舊保有相當實力，正虎視眈眈的窺伺着我們。倘若得到帝

國主義者的援助。趁虛擊漢分裂的時候，重振旗鼓。大舉襲來。則我們的國民革命前途必受巨大打擊。因此我一再
懇請從徐州回返河南，作一切必要的佈置。一面仍繼續進電湯宮等兩方，消釋意見，團結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
業。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我從徐州回到河南，武漢方面的激蕩運動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汪精衛從廬山來的電報，通知我鮑羅庭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和留並殺之。我心理想的話，你與殺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雖然學的曹操的作法，想殺蔡衡，自己却不下手，把蔡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借手於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等鮑羅庭到了鄭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幾天，談話幾次，而後派了張允榮和李連山二位具辦了一點禮品，直把他由黃岡經開州而送至康倫，使他平平安安的回返蘇俄。昨天同在一個桌了會談，今日無緣無故就要翻臉相害，這等事我一萬萬做不到的；和鮑羅庭同車到鄭州的，還有鄧演達先生，想必也是聽見什麼謠言，對我留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鮑羅庭的汽車夫，以爲我們就不認識。我覺得這也是不認識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聽從汪精衛的話，來加害於他們！

在河南以及在我們二集團軍中的共產黨人員，我一軍車向武漢逃走；劉伯堅等許多位半途就下車他去。顧問馬福福諸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問我說：「聽說你也贊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樣？」我就把鄭州會議時，聽徐季龍，孫哲生，以及何雲樞諸位先生所談的事告訴他，我自己所親歷親見的許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細談，他說道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進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說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遣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機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的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論事。許是由於對中國情

勝陽原，第三區陸的許多副長，實在也有不負責任的地方。我把一場複雜的官司都歸咎於他。他亦不強辯。

我有一位朋友浦化人敬師，是陝西乾州軍時期的工人會黨領袖，後來我共事他為其在張家口辦事。他頗有成績，五原警備時，我派他到張家口辦事，他亦頗有成績。他到張家口後，曾以工人會黨領袖的身份入了共產黨，成爲一個忠實活動的共產黨員。可是我並不知道。不久他隨軍回國，即在河南代理主席。我如蒙哈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義國式的朋友負責辦理鐵路工人的福利事業。一天他忽留一封信給我，悄悄離開蘇州。別領家項亦不強辯。我不相信他會做這樣的事，派人查問，纔知道他把錢這個計，兩個四十的款給了那工人。他自己並未取分文。他的出走，也是爲分共的問題對我發會而然。民國十七年在南京的時候，他的太太來人來見我，談論他家中田產，以清償此款。她說：「那錢他都散給了勞苦的工人們，並無一文入了他的私囊。從這事我田補償作什麼？」民國十七年我到上海，曾與浦先生見面，那是他寫滿路即寄信解釋。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蘇州寫信給我，請我替他設法保釋，我即拿他的信去見蔣先生，把他的出身窮人以及一切詳細情形一一詳告，蔣先生說：「在，他什麼事即可釋放。我派兵出港兵司令都密查致次，交路局項伯保釋出獄。此是後來的事情。」

我從徐州回來，先到開封，派薛子良爲代理主席，負責一切政治事宜；而後即到鄭州，致力於軍事的事務。蔣將南挺正副長意見，並令陳毅爲之勸解，大江一帶甚至召集戰爭的預備。奉直魯軍同時攻取而觀，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來一個大規模的襲擊。我爲了鞏固河南，乃集中部隊，由登封渡河，對立足未穩的奉軍進行襲擊。萬福麟

不意，被孫良誠吉鴻昌馮玉祥孫殿英等，一舉打回衛安。形勢極險，所剩河北三府的人馬軍隊，對奉軍攻擊，斬後無算，各營兵士均文為野戰軍，但此大捷，河南局勢暫告穩定。但我深知軍閥必不甘休，未幾的大戰將緊隨而至；乃積極進顧內幕，將衛于勤者的密卷予以救護，藉以應付即在目前的暴風雨的要求。

劉鎮華自從陝州、新安撤散，退到禹州一帶，轉為刀黨，屢次派人前來密談。我寫定得他們再和張作霖勾結。即予收場，給以第八方面軍轄區。令負由曹州進駐新蔡任督。他們的部隊多熟老八王老五之輩的烏合之衆，無所聞紀律，無所謂訓練。奉命令後復置吞吞，在了一個多月的時光後與張開談妥後，後來經他們駐區中防務，知道此時他們仍和軍閥方面不斷的接觸，並設有放棄投誠取項的企圖。

一天，劉鎮華寫領餉項及委命專到鄭州來見我。我和他談談革命的真義和長長會圖，努力訓練部隊等問題。那天我們同吃飯，飯很簡單。水飯而外有饅菜一盤。不想到他便不勝感激。問我道：

「你何必這樣自苦？這樣的飯，怎麼吃的來呢？」

我笑道：「我也養成吃好的。穿好的。學治生指；不然的話，這要革命做什麼？可是有一點我要聲明白。我既贊成革命，可不是指個人享樂而言，我是指民族社會普遍的奉獻，人民大眾個個都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現在百姓吃的什麼？士兵吃的什麼？我們自命為革命軍人，到底做什麼的？我們做有珍貴難得的，可以下錢嗎？」

他說道：「您說這話，我倒要聽聽。你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難道百姓是人，我們不是人嗎？我們只顧談些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管自己的利益嗎？」

我告訴他說，社會的構成，主要的還是大衆，不是軍人或政客。我們不應當把自己視如特殊的人物。應與社會各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工人爲社會建造生產，商人爲社會供應糧食，我們軍人的責任就是爲社會守。自己的強盜，打倒出賣國家寬容民族的軍閥官僚。於是他又聯帶提出一個問題，哪是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條，若爲人爲國犧牲了，豈不就完結了嗎？我告訴他，我認爲個人生命小，社會的生命大，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保全社會的生命；犧牲少數的生命，保全大多數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義。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義和目的；即是說個人實亦可爲自己留下榮名，修之萬代而不朽則其人肉體雖死，精神永生。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這個意思。他聽了半晌說道：

「十個人死就死了，還管什麼名不名做什麼！就是死了還臭萬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麼痛癢！」我勸他會說出這話。我說：「你有這個見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夫去如燈，後世的啼哭，固然與他本人無涉；但儘管如此一個活著的人，除非他對心術狂，總是愛惜名譽想望好名，誰也不會甘心圖利的要做一個受人鄙視，遭人唾罵的敗類英雄。比如一個姓岳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間是先世，姓岳的意願意說自己是岳武穆之後，可是姓秦的却決不肯承認自己是秦檜的子孫，他倒願說是秦叔寶的後裔，岳飛和秦叔寶早已死了，但他們沒給後人的印象却如此其不小。我們活著的人豈不該知所發揚麼？」

這一天我和他談的很久。最後我問他部下現有多少人，他說有八萬多人。我說：「你曾有這許多人是很難得我們這裏的事，將來開上去與張吳等軍閥作戰卻是很大的一分子量，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是必須是軍閥的倒台是死

請弟兄才好，若是八萬個自己的仇家就壞了。什麼家仇家？你不好照顧他，就是他的仇家了。」他從這話裏說：「我一定本務總司令的意見盡力撤去。我一定要做一個對社會謀幸福，爲國家爭光榮的好軍人。」說完之後他就圍剿考他的部隊中去了。

我從滬回國的時候，新雲鵬就派了代表與我接洽表示願意對我指揮。我和新雲鵬相識是在民國九年我在信陽駐防的時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長駐鄭州。一次他來信陽，我約請他參觀我們部隊的訓練和各項特殊訓練。他很智爽。不久我以訓練問題與趙劍勳談，他亦對我表同情，那時兩軍間道狹窄，他也有許多地方對吳佩孚不滿意。末後我由豫赴皖，應別他十分誠懇的規勸我說：

「你們部隊紀律嚴明，處處能得人，民愛護和尊敬，只是所駐之地都要破壞燒燬，把泥塑菩薩毀去，把廟宇破壞學校工廠；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類事引起人們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張絕對自由的。我覺得還是讓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這種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的感激。民十一年我們在鄭州同打趙劍勳，又共了一次患難，彼此之間的感情確得更深一步。不過因爲那次沒有償他河南軍營的心願，不免常常不高興。同時又因其胞兄新雲鵬身爲國務總理，他受國策得意，一天天的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懶惰。由於懶惰太大，早上總起不來，常常有約會，到時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臥門口徘徊，他總是不動。這天他派人對我如此表示，我以爲會共過患難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條線上來是很可喜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誠意。此時他爲河南保安司令，駐鄭城。一天到鄭州來見我，

默起防務的事，我和他說：「這時候你最好能帶你的部隊去進攻山東方面，你若須用什麼東西我可以設法接濟。」

看他的意思，不願意担負這個任務，他一開口便向我要一百萬元的開拔費。我們那時頗富萬狀，我到那兒弄這一筆大款子去？他返防後即無音信，令其進兵山東，總不理會，只顧今日向我要三十萬，明日要五十萬的煩索；傳不到手乃背後亂罵。張聯陞一次要來見我，他勸止他不要來。說馮某人天天叫窮，簡直不認，「我到他那裏，連一錢像樣的酒席也沒有，只叫我吃青菜饅頭，我是死也不到他那裏去。」這是張聯陞來見我的時候告訴我的。大約他想着他來了，我應當請他吃大筵，打麻將，連燈弄些零錢兒來給他胡纏，結果沒有這一些，他就恨了我。

寧漢兩方愈鬧愈佳，訴諸戰爭的空氣已愈益濃厚，這時，龐炳勳從湖北來。他原是國民三軍的將領。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問他：

「你到這裏來怎麼個意思呢？」

他說：「武漢的軍隊馬上就要打南京，我鬧不清他們鬧些什麼，我決不參加他們的戰爭，我聽聽總司令的指揮，請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興的說：「這好極了，你快把部隊開過來吧。」他回去之後，便把部隊一列車一列車的運了過來，我令其開往歸歸鎮鎮鎮鎮鎮。

楊虎城亦由陝西來電，要求出關殺敵。我說，這很好，可是餉項彈藥目前不能接濟，只好你自己設法。他回電說，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出關的作戰命令，死也死在前方，決不能老在後方軟着。我乃發電把楊及其部隊送了出

來，亦受鹿鍾麟指揮。此外呂秀文王金鑄及趙備部者好仁等部亦予改歸。張聯陞，秦德貴及段得慶等部，也從張南開來，我即把他們分別撥歸韓復榘石友三孫運仲指揮。

我在鄭州住着，辦以下幾件事：第一是製造軍械：一方面令整縣及開封兵工廠日夜加工，儘量趕造機關槍迫擊砲並修理歷次戰役所俘獲的軍械，派王其歐和吳志西備得勝等數位負責；一方面令河南各縣趕造各項鐵器分發各縣以濟彈藥之需，令吳樹榮等數位負責。第二補充兵員，着手在河南各縣招募新兵，軍令負責者注意兩點：一須多派宣傳人員向人民宣傳三民主義，二須辦事者謹慎自愛，與地方接觸時萬不可到縣府受款，或作些佔人便宜的事，同時派人嚴密追究。這次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各部都補充到二萬四千人左右，總計第二集團軍所轄各部約有二萬四萬人。第三除槍械而外，被服糧秣刑罰買賣軍械等項均歸孫運仲負責。第四編印多種小冊，有的關於主義的宣傳，有的關於政條的說明，由參謀長魏智處及政治部人員如曹浩森秦紹文簡文黃少谷等分編辦理，並令各部加緊政治訓練。第五各階防務宜作調度，令鹿鍾麟部開到豫東，孫運仲部開到豫北。孫良誠馮鴻禔等部則集中開封鄭州以爲防路之策應。

這時候我們的處境很是危險，黃河北岸大名一帶皆奉軍勢力。自歸德等地爲我們佔領，一般人民受反動宣傳，信了什麼共產共妻的謠言，以致紅梅會四起襲擊車站。在那邊任政治工作者爲簡文文，一云在彰德工作，紅槍會忽起，嚇得躲入一店舖躲藏中，幾乎遇害。簡先生完全學者風度，光明正直熱誠不欺，而不知機巧故遇此變，於此。凡宣傳之重要，若於部隊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傳，當不致有此等的亂子。在東面，徐州外國以及馮山？

曹州一帶，都是張宗昌褚玉璞和孫傳芳軍隊蹂躪着。在我軍內部，劉鎮華不奉命令，遲延不助，袖手觀變。新張對我不滿，暗中和孫傳芳張宗昌及當地紅槍會勾結，企圖趁機奪取河南以假其宿願。張聯蘇及于某則在老河口亦對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麼主意。樊鍾秀因上次被逐之事對我誤會，一直沒有消釋。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東路敵人動了，直魯豫軍徐顯泉、王棟、褚玉璞、袁宗驥、方永昌、等部約十餘萬人大規模進犯歸德，鹿鍾麟極力處謀。鹿炳勛王金翰常好仁呂秀文等部約五萬人在楊集與馬牧集一帶與之對抗，戰爭極其激烈。我方兵力顯得單薄，有些人便說：「這是緊要關頭，馮總司令爲什麼不把基本隊伍調上去？」他們只知道空口說白話，可不會想到我們此時不只東路一面受敵，劉鎮華等給我的後顧之憂，亦必須顧到，孫吳等部隊萬萬不能開赴河方的。我們謀事並未落空，不久劉鎮華部姜玉斌等，趁前方緊張的時候，相繼叛變，與敵軍劉志陸、潘鴻鈞等部會合，將柳河李鎮集等處佔領，切斷我們前方部隊的歸路，這一下使我打了雙料兒的敗仗。鹿鍾麟急以太康柏坡一帶撤退，關關退回，鐵路即已斷絕，當他回馬牧集時，幾乎被王鴻鈞所俘。王太聰明，每佔一城與各方面勾結，今日勾劉明日勾孫，此次劉飛人之危心懷不測，鹿炳勛、楊虎城不能支持退回安徽贛路，他受人煽惑，總想着馮某人派嫡系部隊打前鋒，是存心要犧牲我們孫部除。故鹿炳勛在那邊和第一集團軍接洽結果，只揭曉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鄧金聲時爲劉鎮華第八方面軍副指揮，陸軍部蔣明玉處，此次竟被蔣明玉等挾劫而去，解送張宗昌處獄囚。

在同一時候，孫傳芳進攻徐州，第一集團軍不能支持，亦向後大退，徐州重復失陷。李紐紳先生從鄭州來見了我，痛哭流涕說我何不援徐州，以致一敗如此，恐怕馬上就會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去了。李廷壽說火但與政治頗無涉。

爲人厚道穩重，熱心有爲，只是不免有點神經過敏，我就安慰他說，我們處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滅頂之虞，事實上不自顧不暇，那有力量進援徐州呢？但我們處境小顧慮不餘，只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終於不成功的，俗語說「話要開心鎖」，至此他才了解我們的苦衷，轉憂爲喜。

此時孫運仲，馮治安，趙德元等部陸續回，監視新雲鵬的行動。乃再由黃河北岸調回孫良誠，以退還不及掩耳之勢。向新雲鵬猛烈夾擊。一戰大敗之，把他驅出即城，新率殘部向項城上蔡一帶退去。當我們東路部隊紛紛退却的時候，我正在信陽檢閱陸軍，蔣先生此時派汪我處的代表方孫濤（字韻聲）先生爲一大軍官畢業，亦約請他同檢閱，方先生爲革命會多次受傷，險些亦有許多創疤，後來幾次任委員長司令之職，身體吃了大虧，但精神依然充沛。這次檢閱在野外舉行，我怕他不宜於步行太遠，要替他僱轎子，他堅決不肯，走得滿臉大汗，我將部隊細加檢閱，最後檢閱坦架隊，我自己坐了轎子，試驗木床和繩子是否牢靠。事後方先生向我談他對於此次檢閱的感想，誇許我臨臨危境，而頭緒毫不慌亂，猶能從容自在的處處留心，同時說我們部隊精神發發，個個如鐵打的一般，無半點鬆軟氣象，故相信我必能給敵人吃一次大虧，很快的挽回困局，轉敗爲勝。

我乃派孫良誠率回馬鴻逵部開向杜良寨及把縣一帶，以右翼倚杞縣，左翼黃河，橋梁障地，以解決張明玉，並反攻直魯軍。方孫濤先生見了孫良誠同志許爲一員大將。孫說：「你不要太誇獎我，若說得我打個大敗仗，我只好跳黃河了。」這方叫佈置完妥，同時檢閱北方時，率軍已在彭縣附近活動起來。我即趕回鄭州，一面派部增援豫北陳涉，一面連電閻百川先生，促其趕速出兵家莊，以抄率軍後路。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先生，

我說他幫助催調出兵，可是所得結果仍是持重不發。

黃河北岸的敵軍愈逼愈緊，我只有接「連三兩打」電報給孫運仲，轉復，限令趕過去擊退彰德方面的奉軍，俾可抽調兵力應付寧路大敵。孫韓乃努力備擊，這回張學良所部受一軍大打擊，後退一百多里。孫韓追擊一陣，迅速退回，連夜籌築了非常堅固的陣地以資守禦。

東路馬湯港方面連電告急，我打電話問孫良誠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說還能支持一個月，我說：不必定要一個月，只須能守得七天，就有辦法。那時我所担心的是東路張、蔣和北路奉軍同時動作，幸而他們遲遲得小野。當孫傳芳南攻第一集團軍，張蔣進攻河南的時候，奉張却不協同進攻，已經錯過機會；此會奉軍在北路動作，東路敵軍又不能協同。我從容將張蔣及孫退，回頭即趕着抽調援兵，石友三部到東路。儘以孫運仲留守豫北。時，路司令爲許驥雲，我鄭重告訴他，此次戰爭關係的甚大，我們萬事俱備，只缺火車，必得預備足量的車輛，每隔一小時開出一列車，使豫北部隊迅速調上京路前線，則必獲大勝。若有貽誤，定當軍法從事；許驥雲便去通知鐵路督辦，囑魯光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的向王督辦說：「我們能不能趕齊全看鐵路的調度，若不能完遵命令，一定把你槍斃！」當面說了又說，回頭又下一便條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榮，那裏受得了他這一套？後來嚴學魯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將許驥雲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訴我，並將字條交給我，我給他解釋，完全是許以一軍人不慎覆轍，請他原諒；王先生原極氣憤，經我陪了許多不，說了許多好話方心平氣和。

北路部隊按照既定計劃，一列軍一列軍迅速的回向東路。變復到了徐州來見我。我怕他們調上前線，自己兩部各爭雄長，指揮不能統一。因鄭重向韓道：

「你到前方去是願意聽孫長誠指揮，還是叫孫長誠聽你的指揮。」韓復榘毫不遲疑的答道：「我一切都聽孫長誠的。」他到了前方把此話通知了孫長誠，孫即派他和石友三開在杞縣，南方埋伏作爲預備隊。杞縣位於開封東南，當開封右翼之後，孫長誠作此佈置，是因當時直魯軍精銳部隊多已集中到鐵路正面作戰，後面頗爲空虛，故特將韓石埋伏杞縣，準備在一個適當機會，來一個右翼包抄的辦法。訓練孫長誠日夜向敵軍緊逼關了三天三夜，看敵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線，自己疲敝不堪，當即於夜間下令派韓石兩部率數團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敵方抄襲，敵軍是沿鐵路設陣，那段鐵路門窗封鎖向開封，於此處撈一大鬃，極出一條大尾巴向東南而去，韓石正好向此段突圍的節位施行截擊，直魯軍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應，於十月三十日全部潰退。正面孫鹿諸部乘勝迅速出擊，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柳河歸德等軍鎮均次第爲我收復，石友三直追過馬牧集，騎兵則追到蘭山以西。此役不但委明玉等部完全解決，魯關來的劉志陸一支部隊也被消滅。連日所俘直魯軍共計不下三萬餘人，繳槍兩萬餘枝，輛甲車六列，大砲四十餘門，實在是一次空前的大勝利。

此次韓復榘於大勝之餘，自以爲所向無敵，仍與向敵軍逼迫，屢次電話向我請求，我說前面就有孫傳芳部隊，還不知道他們的陣地設在何處，我看還是穩紮穩打的好，不可鹵莽，韓復榘說：「我這回追擊，若中途出了危險，解決不前來請發。」我不放心到夜明隨我趕去，韓一直追到徐州附近，沒法再打，反被敵軍所圍，勢極危殆，劉

汝明因韓復在德邊有那一股不光彩的事，許之誓不佩服，我辭爲韓說，幸得劉能識大體，不記前愆，慷慨相助，到了臨山，一下車即猛烈出發，敵方沒料到後面跟來一枝勁軍，急切不得手腳，復大敗潰退，解了韓復之圍。○若非劉汝明援救，韓此次必全軍覆沒，鐵甲車等重兵器多共此時獲獲的，韓復連年戰功，皆壞在一個食字，又在得勝之時，不第私忘忘形，故此盆子，若非劉汝明應援解圍，前功盡棄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勝，重新佔據第二次的戰役，因爲此次直魯聯軍，雖遭軍大打擊，但依舊保持着相當實力。○我必須再予重創，使之暫時不能操作，方可掉頭從容應付黃河北岸的嚴軍局勢，因此鹿鍾麟一部留守彰德，其餘東路各軍，悉令退回關對附近原津滄。○意思是更誘敵深入，而後出而聚擊之。○張宗昌看見我們前方部隊突然回撤，以爲我們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立刻以騎六軍十餘萬分作三路，追趕回來，其中五路以較強，中區桂玉溪四，新取之輸氣沮喪，不取進猛河進，而其左路劉宗等部，向饒信復很高，絲毫不懷戒心，向我方猛撲過來，即在考城一帶與我們發生激戰。我偵知敵方陣線或前或後，並不料一，乃採一個別發破的戰法，令孫良誠率馬鴻逵劉鎮華等部，首先將劉宗部擊潰，韓復石友三復於鐵路正面，將敵軍中路擊潰，鹿鍾麟統留守部隊同時出發，亦於觀堤嶺，馬頭築榆廟一帶擊潰敵軍三路，於是二次大戰又獲全勝，敵軍三路先後退去，張宗昌褚玉璞孫存芳，降敗軍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與第一集團軍相約，隨海津浦兩線同時再作一次夾擊，此役於十二月十四日展開，我們遣邊派韓復，石友三，鹿鍾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揮，率軍向徐州方面挺進。敵軍顯此失彼，其西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鍾麟所抄襲，同時在路猛烈進撲，激戰不到一晝夜敵軍已不能支，即於十五日向北狼狽潰退，徐州遂爲第一集團

軍團裏。

正當這途進行兩次大會戰的時候，黃河北岸我方，軍方很是單薄，我時時刻刻都掛着。因關國良三軍營，營部梁善堂部渡河北，奉令由曹州進攻濟寧，俾可牽敵軍之肘，不料梁善堂不聽命令，渡過黃河以後，擅自帶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敗，由大名退到衛輝，又退至新鄉。北路陣線都被影響，吳垣，封邱，原武，陽武等縣都先後為敵及當地會匪所佔領，同時梁宗岳的部隊敗退後，稍事整頓，亦開向大名一帶活動。如斯一來，豫北形勢已顯得非常嚴重，曹日不至不察些微的地步。因於徐州攻下之後，即將攻徐各部調向北路，留韓復一部駐鄭城滎河許昌一帶，以防備樊鍾秀的異動，其鹿鍾麟劉鎮華各部及鄭大章騎兵等分道渡河，會同原駐豫北孫傳芳等部，向敵軍猛攻。肆一月初旬主力接觸，曹打劉二月二日攻嘉祥，才將劉北軍擊潰。曹日。

這次梁善堂不聽命令，自作主張，弄壞了全局，無論按軍法或按革命紀律，均當予以嚴格處分，然以梁與關係，怕孫二哥不得諒解，只得隱忍，仍須送編孫送預備給他，祇因他鴉片烟癮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韓復榘代理他的職務，須等他烟癮戒除以後，再許回防。梁這次離軍，受許多折磨，到北平即戒了烟，身體也好起來，「不受折磨不能成佛」這句話真有教訓，但因此三軍朋友想說我手段太辣，則不肯明察內容。平常論事，當事者對於旁觀者的罵聲總是毫無法可，唯有聽之而已，後來將此事經過詳覆函告孫二哥，孫二哥倒頗能了解。

至此東北兩面，都暫時平靜無事河南全局得以安定，

這是我幾次戰役，實在都夢寐以求的。就物質方面而言，敵方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武藝遠勝於我方，他們

在空中飛揚。陸上有坦克車鋼甲車，在後方有豐裕的糧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強藥。這裏我們一件彈運不上。可是精神方面的劣點，却成爲他們的死症。他們紀律太壞，所至之檢，肆意騷擾，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貶低了軍閥的領袖。他們的官長嗜好多賭，生活腐化，身體精神都不足以担當重任，他們官兵生活懸殊太大，官長太富，士兵太窮，官長太符強，士兵太困苦，同時又無所謂政治訓練，也沒有主觀信仰的維繫。因此之故，他們雖有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沒有強旺的戰鬥意志。

敵人的物質優勢，我們都沒有，而總我們精神方面的優點。他們也沒有。我自治軍以來，說辦魯儀的所發覺的，就是部隊的訓練與紀律。此次五原警備，各部隊或立隊槍部，於官兵的政治訓練，羣民間的聯絡，無不致其全力。每次三翻四覆，口說筆寫的都是關於民族的危狀，民族的痛苦以及此次國民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士兵時刻呼喊着，這層深厚的革命空氣，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吃苦拚命，不是爲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爲了整個帝國主義。肅清禍國殃民的軍閥，是爲了爭取國家的自由，解除民族的痛苦。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完成神聖的國民革命。官長具有此種明確與深遠的認識，故能不畏艱苦，勇猛前進。同時要讓百姓嚴守紀律，勤勞刻苦，堅強公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規地條。因此之故，我們的物質雖較艱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復之，戰鬥力的堅強往往使敵人驚之題察。

在實際戰鬥上，我們須知進退去留已解，而儘量利用我們的所長。比如每次戰役中，我們總是利用夜襲，利用狂風暴雨的天氣出擊，天色愈暗，愈是急們作戰的良機，天氣愈惡劣，愈於我們作戰有利。以原則而論，就是戰

們官兵的身身強壯，戰鬥意志堅密，而敵方官兵體弱多病，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時他們的飛機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們的大刀短劍卻恰好能够發揮威力。我們又善於防禦，每人都帶一把大鐵鎗，官兵皆善用此，官兵總在前線爲長表章，每築一個陣地，必是精心編排，又神速又堅固。敵方以其優越的武器，費兩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們一個寨子，我們不過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溝高壘，聯合防禦。所用膠泥是新式章溝，當敵人進攻的時候，我們機智變通的看見敵人，而敵人却看不見我們。他們每攻得一個村寨子，大約傷亡五六百，（我傷亡二百）必受重大犧牲，弄得胆寒氣沮，不敢進攻。他們攻寨常用坦克車，裝門一碰即開，等其進了寨子，我們即盡擁上去，圍而攻之，坦克車所發三拐歪入海中，故俯仰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又我們鎮守射擊軍紀，不見敵人不放槍，不聽彈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擊準確，彈不浪費。而敵人方面恰恰相反。（一夜間我們只派一二人放槍數響，敵方即釋放一晝夜，簡直不知射擊軍紀爲何物）。他們雖有充足子彈，亦非我們所畏。

我們部隊雖經艱苦戰鬥，而屢得勝利，但並不是說，我們能以神速超越一切，而不要損失。相反的，每次會戰，我們都有壯烈的犧牲。這就因爲，則敵方武器精良，我們，想血肉相拼；敵方有日本顧問之類的幫助，我們只憑自己將士的能。彰德附近之役，鹿琦伯任指揮，敵方飛機成天狂炸，使我們部隊陷於十分困難之境。鹿只好躲在一個小地洞中，盡力以電話調度一切，那時左翼單薄，令張漢雲師增援，却無法隔上去。他帶濟人馬三千人一天行軍，緊急進兵路絕，不料爲敵方望遠鏡發現，立刻增過大砲向該路猛擊，使我們人員死傷甚重，連張師長自己亦幾乎逃難。曹州府一戰我們亦受很大的損失，師長長如曹爾恭孫精完等均受傷。豫東兩次會戰，只孫良誠一部，就

陣亡一萬多人，輕重傷兵擠滿了開喪醫院，旅山長受傷者達數千位。

在這個極長的激烈戰鬥，我除因腿形被炸掉作義勇兵外，更親親的目睹傷兵拖運陣亡官兵，後負者到各部，以漢人感情與敵，或被敵飛機等炸傷，每天雖身帶着五十顆雷雷彈，與敵方各營不斷開戰，不是這陣就是那陣，此外，子彈沒有了非趕緊補充即無法支撐了。就是那個指揮官說傷亡已經接近，再不設法速速救治，就趕交京了，此外，還派各處奔走，一會兒軍去隨封，一會兒又到鄭州，一會兒察看京路，一會兒又察看北路，在各處各境，一方面與各級官長接頭，一方面須對士兵歸籍。同時還得對民衆宣傳。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的生活生活如此忙迫。神羅老是在此裏頭，一直繼續了數月之久。

一天我到東路督戰，在隨封府門城外，召開民衆大會。重講黨話，敵方三架飛機出現在上空。民衆坐不住氣，都四散逃避。第三架飛機投下幾個炸彈，距我們不過百十公尺遠近，等到飛機去遠，大樹屋又集合。我向民衆說明一番，知道這是一個人受傷。我說說，飛機投彈並沒有什麼可怕，比如天上的飛鳥比飛機多得多了，但天上飛過的又幾百個，掉到我們頭上，（大家聽這比喻，都笑得前仰後合）。我這樣說，不消爲敵機取笑，以減輕他們對飛機的恐怖心理而已。不無合演完，飛來敵又掉回頭來，在會場北面的路上，連扔炸彈致效，炸了數個四五丈深的坑，狗樣而去。這回民衆再沒有逃的，都縮領靜不害怕了。於是和父老們談一問地方情形。那時張宗昌部隊剛被我們打走，地方被其蹂躪，人人怨苦，一位老農人說，他家裏牛羊都被宰盡，甚至狗子亦被殺了吃掉，另一位說，他家裏以養雞爲生，可是張宗昌軍隊一割，鳥來更蛋，蛋吃完了，又取雞，弄得雞種也絕了，又有一位帶我去看他的

任職，他家住在我家對面，曾被逼流亡的白俄軍隊居住數日，那班白俄故意糟蹋有錢子把蒸餾用的蒸籠裏一層一層都放些毒，總歸不用柴炭，把門窗橙桌一二擡起，作爲燃料，像這類的見聞太多，不必細舉。我會將他們的暴行作爲詩歌，刊之報端。受者人民之過於窮苦者，曾設法予以相當救濟，使能整理生業。

俘虜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爭進向鋼甲車一併俘來。他們都是直吞軍隊僱用的，只爲吃飯掙錢，死的都無所謂。其中多機械技術人員。臨到後方，弄個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幾位善俄語的人與他們談談。他們高興得不得了，歡天喜地的唱歌跳舞，以爲誤說。我歌錄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衛輝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優待，令其各獻所長，隨軍服役。

其他所俘之俄軍官兵，亦妥爲安置。決不加以殺害。其中有刺志陸一部官兵，替吳桂鋪一解除武裝後，被軍送至漢口而後散遣，官長每人五元，士兵每人兩元，以爲他們路上盤纏，原籍山東河南者則歸後就地解散，所俘傷兵，都送入醫院醫治。和本軍官兵待遇相同。我以為這並非作慈善事業，而是盡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因爲禍國的只是軍閥，士兵們是完全無辜的，他們一發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逼迫，（這也多受軍閥所賜）始願當兵，重成軍閥爪牙，我們不但不能加害於他們，並且應當寄以同情。兩國交戰俘虜出須優待，方算文明，更何況我們是內戰！這意見曾向蔣領三分五申，故辦理尚佳。

馮玉祥次子馮玉祥，直魯率以及孫傳芳軍一蹶不振，暫時再難與河南遠征。兩時第一集團軍自從徐州南遷，因爲內亂發生下些閉關，蔣先生表示精誠，下野過赴日本，而甯漢之間的衝突亦已歸諸武力。革命的友軍們發生這許多變

濟，使我困處河南，亦無法單獨前進，因此在會戰結束後，我除雙方關係冷淡之爭，促請蔣先生出山，並催從山西方面發動軍事而外。就理首於自己內部的整頓。第一，就是肅清後方奸匪。第二，就是加緊整頓吏治。以使內部得以健全與鞏固。

我自十六年夏開出兵潼關，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這期間我們是以全方向前進，未暇顧及後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陝，甘，寧境內的軍閥殘餘，最使我們感到不安。其中蔣老九據同州，黨拐子據鳳翔，田玉潔據三原，馮揚，張兆甲部散居甘陝邊境，他處騷擾地方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聽，種種情形，前面已經說過，這種後方的隱患，是絕不能漠視的。因趁此地方軍事靜止的時候，命的宋哲元劉汝明等率部令別一一剿除。這些么麼小丑，力量雖甚有限，可因為在地方盤據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時頗費了一些氣力。其中蔣老九為劉汝明所解決，黨拐子張玉潔及張兆甲的殘部雖有餘資得賚等，則被宋哲元張繼野先後消滅。

吳新田駐漢中甚久，因聞其搜刮地方，騷擾百姓，還正對於不願，以致所部敗壞不堪，（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八九歲，為人精明幹練，實心誠意的要學好軍法，後來因大畢業受的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環境毀人，經不起官僚腐化空氣的薰染，弄到這步田地，真是可嘆）我想把他調來鄧州部以整頓，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淪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們軍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電數次，他雖口答允。可是開到老河口，其部屬即全體變。後來我盡精力總也該有收拾得起來，吳新田為師大畢業學生，學識能力都不可謂不強，然受社會惡劣薰陶，竟致如此下場。我真為他可惜。

河南還有一種叫做「妙道會」的民間組織，原是一種宗教團體；領袖者以刀槍不入，子彈不傷等等邪說以爲號召，愚民無知，受其迷惑，紛紛加入，頗能激動一時。到後來人數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時軍閥們又加以收買，他們公然開槍劫火車搗亂地方，乃令張自忠負責解決之，經嚴緝，捕獲黨羽很多，據他們招供，是與吳佩孚有關。

關於政治和吏治，在我們覺得比軍事難辦的多，第一因爲革命正在進行，軍事階段尙未結束，而軍閥連年蹂躪搜刮，地方糜爛，人民困苦，均已達於極點，一直不能使之蘇息，在這樣的時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處處碰壁，極難措手。第二我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我們的團體，也是以軍事爲中心的團體，關於人才的羅致與訓練，亦向來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客觀與主觀條件之下，要使政治與吏治都能納入軌道，實在萬分的困難。

甘肅主席，仍由劉郁芬充任，陝西是宋哲元爲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爲薛子良，繼由白應麟繼任之，後來職事繁雜，應事所部忙於作戰無暇兼顧，乃又調鄧哲熙充任。三省之中，爲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關整。爲補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請王醫堂先生爲陝海鐵路督辦，兼鄭州市市長。凌季冬先生爲河南大學校長。後來與黨部商量，學生團起騷擾校長的風潮。經多方勸導，又復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致請江恆源和陶行知等幾位先生前來幫同籌劃一切。詳察當前情況，並參照民十一我督豫時的施政大綱，擬定了河南政治大綱，舉凡一切設施，悉按照此大綱進行。汪兆銘先生後即留省政府爲教育廳長。省政府還選整了幾位地方人望，張鴻烈爲豫東總長，張鈞爲民政廳廳長。張鈞原爲吳佩孚舊人，民三時曾爲漢口鎮守使。我那時用的方針，是只重人才，不

間派系。故輩之出處雖有不合，但亦舉而用之。可是用人與辦事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後來河南人民對於張鈺並無良好之批評，江問漁先生亦以事辭職他去，不會好容易的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綱中所規定的重要事項，就是剷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賭戒煙，提倡國貨以及崇尚儉樸等項。關於剿匪由趙守鈺與多崇兩位負責辦理民團，趙老成持重，嚴禁賭博，多少年來始終如一，身體精神尤其壯健。身雖期冀愛國，不辭勞苦，在河南辦理民團極有聲譽。禁賭戒煙等項，辦理亦有成效。提倡節儉一項，軍政人員又能以身作則，那時公務人員真正做到勤勞節儉四個字的教條，不但腐化官僚習氣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儘量的平民化，除非萬不得已，不得辭用一文錢的洋貨，衣服都是布製，吃飯都是一菜一湯，上下一律。建設方面，因在軍寧時期，地方上過於窮困，所以遷延不上，只以許多民房破爛過甚，簡直不能居住，故在開封鄭州建築平民住宅，使一般貧民得免風雨侵凌之苦，車站附近所建尤多。這也因為地點適當的緣故。又特別注意一點，即通令軍政各機關執事人員，嚴禁刑罰，因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麼，人家只招供什麼，任何人處其境地，亦無法自持，尤其獄火快等等酷刑，簡直喪盡天良，滅絕人道，開明的社會，必不許有，故在知有用刑罰者，即嚴懲不貸。後來關於鄭州二地爲此事作一大運動，頗爲收效。此外還有一些被裁節儉的改革，不必細述。最重要的還是吏治的問題。人選方面，尤使我們感到奇異，縣長是親民之官，一切政治設施都得通過縣政府，方得達於人民。從前我左右的縣政人員，都是鄧德三，薛子良一類人，他們人品方正辦事老練，故能勝任充職，少有弊病。此時所分發的各縣縣長，正不能如此政齊。他們認真不苟與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但一個縣政，只能認真辦事，只是真正不

苟還是不夠，他們更須具有相當的學識，與足夠的經驗才行。而此時縣長人才，就欠缺這些重要條件。現在舉這件事實說一說，以見當時情形的一斑。

鹿鎮麟代理河南主席時，分發了一批縣長。有一天我問他，他們在地方辦事，成績如何？鹿就將所知情形，一詳言，其中多能吃苦耐勞認真作事的。如真德潤於民十一年會爲淮陽縣長，處處實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組織縣隊，光着膀子與土匪抗拒，終將土匪擊退。此時仍令他爲淮陽縣長，兼行政專員及民團司令。辦事極是努力，可是存心雖好，却以經驗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過急的地方。比如對地方土豪劣紳嚴加約束，不給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賭，有一次在信陽一個廟會上拘捕賭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後來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將他打死。又有李潤沙，曾爲本軍團營長，爲人極是潔身自愛，處處想望好善，此次任他爲縣長，八個月後，他問開討論職，問他地方政情，他說：「我這一縣的人民素來以好訟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後一件官司也沒有。」

「你怎麼辦到這樣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兩個兄弟爲家務糾紛來打官司，兩個人在公堂上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使人無從判斷是非曲直，我就說不管你，誰有理，你家以親戚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訟，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辦你們這好訟和不孝的罪？」於是各打一頓軍棍，使之背臉跪在縣衙門前，同時對圍着熱鬧的人聽了一番話。本縣長還願惡好訟的風習，若有人來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軍棍，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無一件訟案。陝西鳳翔縣縣長劉鏡金。也有和這位爲民「息訟」的李潤沙相同的作法，他在任內，嚴注意衛生清潔的推行。

每天早晨起來，就赤着腳，褲筒捲到膝窩上，手裏拿一根棍子，親自到街上去查清潔，誰家門前有污穢垃圾，他就抓出家長來，用手抄棍子大打一頓。他每天要走遍滿城的街道，滿街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險。他問案的時候，也是光管赤脚，把毆下的褂子搭在肩上，殿座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賽爾尊的派頭訴訟，者三句話說的好，他就給他一頓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申，敢怒而不敢言。

李到兩個縣長是游學回葬，好打百姓，河南新安縣真有一個縣長，因為辦事不通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頓打。那時陝、甘、豫、各地流風行放是頑動。各縣設有放足會，勸導婦女分期放足；第一期為準備期，第二期為實行期，第三期為檢查期。每期三個月，這也是汴豫大綱上面，所規定的辦法。這位新安縣長到任的時候，正值檢查期，他親自出外檢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個圓足的新娘子，新沒有遵令解放。縣長一怒之下，就迫令他在街上立刻解脫褲布。這事引起群眾的反感，人人憤慨難制。於是發起磚塊瓦片把他痛打一頓。時鄧習熙為代理主席，當即把他撤職。那時我在看報指揮戰事，這位縣長即跑來見我，以為我是極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辦事，如今受了撤職處分未免覺得冤屈，我就告訴他說：「像你這樣虐待娶的辦法，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嚴禁！」從前鄧習熙先生為潮清縣縣長，也有因挨家挨戶勸人放足的事，但他却辦的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與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勸人放足，先派人挨家父母請出來，和他們詳細的解說放足的害處，使他們得父母那部心的，而後再令其自動實行。第三，他在檢查的時候，也只是好言勸說，決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婦女交涉。他以一個年老的人，勸到七八十來歲的小姑娘放足，也未不致於引起人的側目。我把鄧先生的例子詳細告訴了這位縣長。

，爲他把握理人情兩法三者，反覆評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還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爲縣長，後那升到署員，辦事頗能認真，可是私行不檢，他在任上竟戀愛了一位女教員，使本地方父老大大爲不滿，於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辦法太壞，毛病就在於學識不足，經驗缺乏。這原也難怪他們本人，他們多是軍人出身，年紀又青，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廚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飯，却叫他做衣服，豈不是大錯而特錯）我常常和廖子良等談此，以爲是我們自己不可掩飾的錯誤，真是對不住國家，對不起人民，但是除了這些半路出家的縣政人才而外，我們的政治學部在那裏呢？這必須早有預備才行，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奏效的。

總司令部政治部自劉伯堅走後，即由簡又文擔任，郭春濤已在總部中辦理公務政治，總部辦事原爲何其章，後何謂儀他去，即以黃少谷繼任，鄭州會議後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顧孟餘、徐李龍誥先生，均爲分會委員，實際負責人則爲鄧飛龍，亦中央派來。有朋友在我面上說：『弄好人，認爲不濟。』我則覺得不然，我說鄧先生二十來歲，剛從學校出來，認識的人不是同學，便是朋友，不用同學或朋友，另外再找有熟識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們說：『我整天忙於治軍，你們有治軍的人才，請多多的介紹前來，我們是極歡迎的。』

爲了補救行政幹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開封政治分會組織了幾個訓練班，政治分會成立了一個政治訓練班。由鄧飛龍負責其事。省政府成立一個縣長考試委員會，由王銳老爲委員長，專門考核並訓練縣政人員。又由李世軍主持

一農村訓練班。余心清辦一團政學隊，聘了良翰導之，這些訓練教育的機關，都辦的有相當成績。經此一番振作，其行政的推行，雖不能說從此就盡善盡美，但比較以前總算進步得多了。

團政學院的辦理，因濤子與余心清悉心致力，所以顯得很有朝氣，那時我到學院中參觀，看看學生的生活，談談規定的課程，有時我我談話，我即在操場上和學生們談幾句，學生們都很活潑。除功課而外，於身體的鍛鍊，亦甚注意，他們的運動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舊式學校完全相同，這個我總覺得不妥。我常常發狂論，以為新式運動，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洋貨，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國貨，鞋也是舶來品。打網球，網，拍了無，不是美國來的，排球棒球籃球亦無不如此。打球我一點也不反對，我只反對這種瘋狂的為外國人鋪貨。這也是運動，可實在是少爺小姐敗壞了的運動，要活動身體，劈刀不行嗎？舞劍不行嗎？棒腳打拳不行嗎？中國的十八般武藝，沒一件不足以使我出一身大汗，流遍全身血脈筋骨。你說：那些玩意太陳舊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徑運動，也是從希臘羅馬時代傳下來的。我們既不能好好繼承古晉遺產，而發揚光大其精神，尤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發明些新鮮活潑的玩意，一味的只是盲從西洋，忘記了自己是個破破爛爛的農業社會的農業國家，想起來這真是我們的大恥辱。

李世軍主辦的農村訓練班，歸屬於總部，一日政治部部長簡又文來覓我，氣憤憤的要求辭職，說政治部裏出了不名譽的事，使他無法處理。經我一陣追問，他始說出李世軍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曖昧關係，晚間，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經鬧得不成體統。我聽簡又文如此說，不禁笑了。我說：「這事好辦的很，如果李世軍是強迫的行

怒，那女同學勢必向你申訴，你自然應當婆娑斃理。○如果是稍相情願，出於自願，那你又何妨感人之至！除此之外，你認為此事有應部紀，那你把他們記過也可以，申斥訓戒也可以，查數開除也無不可，自當要任內幹事「一槓不辦，就要隨來辭職，豈不是和我鬻氣嗎？那又何必吸呢！」

經此一說，簡先生方向王益問去了。那時前方戰事甚緊，他們等在後方編這些隊伍，真是可笑得很。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經過十六年時間前後發展，豫北的局勢愈趨緊張。河南局勢雖暫告安定，但長江流域鄂豫、晉原野都掀起了滔天與烽火，南渡國的局勢時時變遷，宏見迄不清晰。而親痛仇快的跡象不啻懸於揭明。幸而變化微妙，急轉直下，千戈起文化局玉帛，眼波益要人下時，雲霧改觀，上海發生了特別委員會的組織，直到南渡政府合併，南京組成國民政府，共統調趙龍先主席主席；這期間一天一個變化，一天一個新的局面。都有組織記載可查。這事不必細說。同時，在北京信稱大元帥之名的國作幕，自楊文輝來豫，稍想加強豫政，添聘了許多身奉顧問，權說了宏恩的軍火。勇猛進動了攻管攻豫的戰事。山西軍備作裝陸派州，被奉軍真真恐盛的圍困起來；他在陸軍破沉船，空發派州後，勇猛死抗。奉軍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損失。仍然未記派州動分毫。在這個長期的派州縣中，曾作編給軍的英名編駐了全職；而我方平渡陸軍委員會亦於以獲得很大的便利。

關百川先就任了第三軍軍長司令整師討奉以後，我的駐營代表李子勤從文原回到縣州，見了我，說了許多話。我向他說：

「我的性情從來直率，不容隱諱，你們在外邊爲我代攻，必須替我彌補這個缺點。體力的強和道義。這些力量，以便與各方感情日趨融洽。若你們也到處得罪人處，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聽了我的話，很表示抱屈；半商才說：

「我本有許多話要向你報告，現在你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必說了。但有兩件事實得說一說，請你記着：第一，張學良整地修築的時候，由國本就要發動，打出兵石家莊，再襲奉軍的鐵路以與我們降服，而夾擊之功，可是張學良步步利風聲，即請乃父張作霖對大主德品，送了過去。向對方表示好感，並請山西方面一號早先把蒼天白日旗製好，交給他們三天考慮的時間。這事要求，對方竟縱容允。那知這是奉張的緩兵計，三天過去了，不復來會聽的耳報，反把他們的砲台關了過來，對之猛轟。吃了很一兩關心話以後，才決定發動。這真是誤人的一個事實，很值得記住呀！第二，我在山西多時，一度沒聽見一句有舉見的實話，只有一天，我們談了五六個鐘頭，直到夜深兩點鐘。當時越談話越多，越說越高興，俗話說「實多話長」，一天我竟說到兩句實話，我永遠都忘不了。他告訴我他的處世訣訣是：話說得越徹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徹底越好！他把話說出了口，馬上就自悔。我心裏也感覺得很不痛快。我們彼此瞪着眼睛，很久沒有再開口。這兩句話是極可珍貴的話。因為確實是他肺腑中的真話」。

這位李先生的眼淚生得有點稠，我就只好開玩笑似的和他說：「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話你記不牢。偏偏記牢了人家的壞話！」。

現在回憶當時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話而生無限感愴。

在那時，平津軍閥勢力的大本營，那方面的動態情報是我們所最需要的。張敬堯先生時居天津，於此項工作總是出力。他以五千先鋒一營駐守石家莊，除了糜費等負責，專與我們聯絡情報。一天之中雖幾次電報，另外他自己又

敵後與我們懸崖勒馬。數日一次。此後張先生熱心救亡，花了不少的錢，費了很大的心，加以救護被張軍官擄去的一
請他吃飯。即在餐會席上將張先生殺害。公公說這話，張先生竟為革命最忠實的朋友，他竟冒險，大言不慚
餉，什麼也不圖，只冀助成北伐革命。張先生之死，係為革命犧牲；他的功績是值得紀念的。在北京，也有 部份
朋友常常做情報工作，也冒了許多的危險。

軍閥們在他們的防區內企圖消滅革命勢力，簡直無所不用其極。對於革命黨員更肆其捕殺。即如：身上有錢
一號與革命有關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們拖累者甚多。有某市店員因本軍某司令在該家買布，而被罰
繳銀五元。又有一家米店和一家藥舖因與本軍有買賣關係，某板亦被捉去繳銀子打銀子，鬧得九死一生。結果仍
是罰款釋放。試問誰能賣，河翠仇恨，又曾什麼政治路線？真是豈無天日。有位朋友王勇區，在保定府住家，因
寫他在空運中運送錢的一張照片，便成爲了不得的大罪，被軍閥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盜，手上腳上繫給鐵
鍊錘，百般勒索沈詐，結果罰了一萬多元，鬧得傾家蕩產。一家幾口都沒飯吃。住在北平的國民軍官佐的妻孥
了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獄，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個會經本軍救過伙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三罰，去頭無
路。本軍特偵之中，劉菊村做總軍北尹，張之江做總參哈爾德統，李聯輝做總參道都統，鹿琳伯做總北京衛戍總司
令，我們的部隊，自成立左路衛隊第一營，直到此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止，除曾短期在浦口當總和監軍能
駐防外，其餘的時候，大都駐在華北一帶。華北各省無一城市或鄉村，到處都有革命軍的觀望，到處都有國民軍能
朋友。他們受我們的拖累，遭殃致禍的真是不少，萬想不到軍閥暴虐無理，一至於此！說軍閥所牽的防區即是人間

地獄！實在一點不假。

泰山東方應，我們跑去勸導華工工作的朋友被張宗昌殺害的並不少。其中有一位王雲，曾充本軍團團長，住在山軍，講我們尋常通信，後來即遭槍殺之慘。張宗昌在豫東蘇北被敗，圍剿濟南，一肚子氣憤總發洩，派兵所及，橫掃無遺。鄭金傑被刺王飯說劫起，即派兵赴濟南，同時黃州的尙有田增藻及一位從女被捆去，為官。此時他為被漢氣憤，便把他們二個人提出來，想消氣以解憤，見了鄭金傑，立刻連令下跪，鄭金傑，怒道：「你嚇唬我，請趕快放手，不要多話，我與王民主義為中國國民革命而奮鬥，什麼都不怕！」聞者均為之流淚。張宗昌被聲震，許子大官，鄭金傑四日，「土匪」，「黃匪賊」，對之痛罵，飯飯成怒，把他們二人同時槍決了。（其中田增藻為王八連及張少一團的派，河南沈邱人，為八團團長，隨歐允在華時為其政首之人，故有田大砲的別號，專職羅刀黃局，以家自用之行。）張宗昌二十二年和楊反刺殺張宗昌於濟南車站，便是他的叔父鄭金傑報仇。張宗昌被殺後，張宗昌下葬，張宗昌有點死有餘辜。

張宗昌之戰，我們在老城方面繼續張宗昌部十餘天。張宗昌後方在敵，發現每奪大砲的彈藥等已卸毀。大砲彈藥原因，究竟是在他們退却的時候自己放棄炸彈呢？非是另有他故呢？許多人都要測玄典。我知道從前宋世勳曾帶軍令兵工廠製造，高爆炸性的雷彈及砲彈。專門用來炸毀敵機時不及掛著的槍砲，以免受敵。我想真與張宗昌也備有這類的砲彈呢？後來打聽，總知道不是那回事。原來那完全是兵工廠裏的工人作弄的把戲。他們憤恨軍閥，同附革命，故敢仿製了炸彈在砲彈裝於普通砲彈之中。且至這前地方應用，好好的大砲多產開火炸炸，然後發生作。

用。

蔣先生自徐州退却後下野，悄然遷赴日本，不久即經各方敦促，返國到滬。那時我在開封，聞知蔣先生返國，甚為高興。即與閻百川先生電商，請共同擁護蔣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仲北伐大業得早完成，連同電稿一併裝好附去。當張爾先生覆電，簽字贊同。於是共發一書全國同胞的通電。說明當前大勢及我們襟懷，同時並致電蔣先生，表示我們的誠意，請於早日回國。蔣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即回京就職。當時經過，無庸細述。不久蔣先生親自和馬雲亭同到鄭州。接寓我一個舊坊，與我稱為恩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義。他的熱誠之意，很使我感動，即亦具一牘，寫道：「為完成革命實現主義，我願以至誠望你一起奮鬥到底。」

和蔣先生同在鄭州逗留數日，接着又到開封。時敵方增兵北路，冀晉一帶戰爭尤烈，乃共商繼續北伐的任務分配。那時還有些內部的問題，蔣先生很是損念，一天我們同在開封各處走走看看，蔣先生對河南情形很說了些贊美的話，當時他提及他極感心的一些問題，我勸他說：

「這倒是有什麼問題的，免發效綢，其位華人實受我。我亦不能疑忌人家！儘管人家不容我們，我們不能不容人家！有能持此原則做去，前面都是康莊大道。」

因這道漢滿兩族相爭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見都坦白說出，以供其參攷。商談了一個，略，他即回返南京。

這時要繼續北伐，必須要先將徐州奪回。乃與第一集團軍聯絡出蚌埠，殲山，歸德進兵，兩面夾攻，敵軍不支，退出徐州。於是商妥，蔣先生率第一集團軍分三路沿津浦線向北推進，賀貴殿在鐵路以西為左路，顧淵元在鐵路

以東爲右路，蔣先生自爲中路；我們這一邊，以方叔平爲右路，與第一集團軍左翼賈部相聯，方部左翼則接孫良誠——孫部取道曹州直攻濟甯。許長林與石友三兩部，都督駐開封圍封一帶，爲預備隊。北路方面劉鎮華在大名，孫連仲和韓復榘在彰德一帶由黃河北岸向北推進。當時紅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鎮的戰事最先爆發，孫連仲率部向敵猛攻，敵方陸上用坦克車衝擊，空中用飛機狂炸，戰況非常激烈，孫連仲多次受險。孫連仲爲人有胆識，好讀書，謀下和平，（這能有功歸上，有過歸己，故雖然年輪涉而入多難與協同作。）勇敢善戰，尤是特長。共同作戰的還有韓復榘，部亦全力挺進。犧牲很大，傷亡頗多。他們在鹿橋伯指揮，劉菊村策劃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與敵人周旋拚殺。全體官兵，在千辛萬苦，衣，彈藥極端匱乏的境況中，能抱定有我無敵，有進無退的決心，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的坦克車大炮機關槍搏鬥，他們沒有懼怕不前的，沒有不嚴守紀律的，沒有不愛護百姓的。這次會戰，我連死帶傷約有一萬人之多，沿途各車站上都擠滿了死屍和傷兵，犧牲之壯烈，視卡數次會戰尤甚。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他們終於擊潰了敵人，他們鮮紅的熱血，寫出了一頁頁光榮的戰史！

當戰事正在猛烈進行的時候，有一天，劉菊村從湯陰打電話給我，說：

「目前前線的形勢很不好，不能不給總司令報告。」

「菊村，不等他說完，我就趕住道：『你的話我明白。我們正是來找不好的。若是要我好，應該到上海租界長去，幹嗎在這兒呢？我們是革命，一切全拼犧牲，什麼都不顧惜！』」

劉菊村聽我如此說，就沒有再開口。過了一會，鹿瑞伯又來電話，說前方缺乏子彈，勉強支持着，死傷太大了。我告訴他，彈藥的補充目前實在沒法可想，只好勉強撐着。他就說：

「既然如此，我們可不可以把部隊往後挪一挪，免得吃虧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後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繼續說：「我們是來革命的，我們只有前進。沒有後退！這這敵我不兩立的時候，不是保存實力的時候，我們不怕犧牲，我們就要找犧牲！你們要退，你們退去，我是不退的；我還要已經預備了一枝手槍，兩挺子彈。敵若來人，我用一粒子彈打敵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無論如何，我決不能退。我到前方來，根本就沒有打算後退！你們誰要退，請誰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我一定遵照總司令的意思做去！」瑞伯與我同事多年，我深知這任何沒辦法的事他有辦法，任何委屈他能承受得了，我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堅決而沉着，我知道他實在已經拿穩主意了。

鹿放下電話，立刻就召集軍官會議，將我的話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說明唯有咬牙前進才有出路的意思。大家得此激勵，個個人擡大了後退的念頭。重新帶一部隊一鼓作氣地往兩敵，同時與韓復榘會合，以鄭大章部抄敵之後，將敵人手彈給發全數焚毀。當時韓部以轉戰過於疲敵，子彈又不敷用，每次衝了上去，擋不住敵方炮火太猛，又復後退下來。韓復榘，着了急，即臥地大打其滾，說：「我現在的情形，定只有前進，否則總司令必定槍斃我，我與共被槍斃而死，不如即死在此處！」這樣一鬧，人人都激動起來，鼓起勇敢衝殺上去。鏖戰了三四天，敵人終於

不支了！往後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掃不可收拾。

當戰事最激烈，情勢最緊急的那幾天，我在車道旁一個散兵營裏站崗，那土濠深闊各三尺，人參編練，戰時，實少谷幾位都同在一起，他們覺得這場風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說：

「我，既是露營，還是搭一個帳棚好罷！」

我說：「官兵們正在槍林彈雨之中，拚着性命，一分鐘內不知道有多少死傷，我們能在這種情形下搭個帳棚，還談什麼安心裏能安嗎！」

就在這夜間陣雨的光景，前方的報告來，說敵方陣線動搖，已經有撤退的預報。隔了半點鐘，又來報告，說敵人已經向後退了三十里，再過一會兒，說敵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擊，一面將「我困難時敵軍困難」的意思切告各部。

這回的會戰，我們就這樣取得了勝利。最後五分鐘的奇蹟，關係如此其重大！當初若是實行後退的計劃，則結果又當如何？過後我聽奉高將軍說：在此次戰役中，深探敵軍到敵軍的陣線長如鎖鑰鐵壁一樣堅固，我的雖不能當鋼鐵鐵壁之譽，但全體官兵的一種前仆後繼堅持苦戰的精神，實在是不容易擁有的。

在大名方面，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劉鎮華和韓德元等都無法抵禦，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後撤退，苟不增派援軍上去，實難挽回局勢，此時電調駐甘肅的張維藩部已經開到，即令開赴大名增援；張維藩這部分隊伍器械很不齊齊，劉是訓練有素，戰鬥力頗強，當時加到劉鎮華的左翼，向敵猛烈反攻。經過極生力戰，敵作勢全退，官兵戰時

百倍；敵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後潰退了。

這時，蔣先生一連來了幾次電報；說我在蘇州，他在徐州，兩下相距過遠，於聯絡上頗感不便，希望我攜近一變。我即覆電說：「即移關封」。當即離開新洲，在蘭封南門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個臨時住處。在院子裏搭起一個棚子，作為我的會客辦公之所。這時候方振武得到蔣先生的命令，我又送去一些餉項，兩山南陽信陽方面把部隊一批一批地開拔出來，他自己到蘭封來見我，我親去車站歡迎，同到我的住處，我就同他坐在那個櫻桃裏接談，我儘親切地對他談。

「這次北伐，是神聖的革命事業，是我們軍人獻身為國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個人應當努力，為國家為民族建樹功業；不然將來北伐完成，我們盡半點體面，賤到那裏去發贖呢？我是個直率的人，不會說好聽的話，我以為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應該澈底洗除利祿觀念，有功歸人，有過歸己。勝不爭功，敗不諉過。切切實實的為國家為人民獻出全力，至死才能罷休，我們是多年共患難的朋友，今天難得見面，我就贈給你這幾句話，請你不要見外」。

他聽了我這番話，很以為然，即把隊伍迅速的開赴前方。當時他所担任是曹縣、金鄉一路，緊接濟寧一軍團軍賀國部。當方軍沿微山湖以西前進，過了曹縣的時候，我們鐵路正面部隊和孫良誠部都正與敵人發生激烈的戰鬥。敵方不能同時兼顧，因將其圍攻金鄉的部隊停止前進。敵人方面，在鐵路正面的張宗昌所部，其右翼與我方賀國部孫良誠部對敵的是孫傳芳部。孫傳芳所部戰鬥力甚強，賀部一與接觸，即感不利，孫傳芳見勢不佳，即

留小部隊付孫良誠部，以其主方向寶部猛攻。寶部不能立足，自濟寧起一再轉移陣地，眼看着快要到臨徐州只幾十里的寶口、羊寨一帶，已至危急之時。此時，李景雲在第一集團軍部邊爲兵站長。他來電話給我說：

「這邊敵人已經迫近，我們此刻都上了車，準備退却了！」

同時我「連接到蔣先生的幾個電報，說形勢危迫，問我尙有預備隊沒有。我趕緊覆電，說我還尙有預備隊二萬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數開上，請真萬萬不可後退。立刻就派第六軍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鐘一列車，加急向東開進，他們開到礪山以東，即與敵方接觸，這一下出敵不意，把孫傳芳部壓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後退却，徐州方面始得穩危爲安。

孫傳芳部雖被石友三擊退，可是損失並不算大，而且當其退却時頗能保持秩序，有計劃的分作五路，陸續退向西北與口北各地，一面並伺機打擊我部。時孫良誠正攻濟寧，孫傳芳即調其退却部隊之一路襲孫良誠之後，幸而事有凑巧，他們退却的計劃及偷襲的企圖均經孫良誠於事先偵悉，早已作了準備，使敵方不能售其計；於是孫良誠分兵截擊，堵其後路，同時，席掖池的騎兵已將齊州東西兩車站完全佔領，孫傳芳部和衛恩軍弄得進退失據，再也不能掙扎，立即大敗沒頂。孫良誠趁佔濟寧，這回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的關防印信也被馬鴻逵部所獲。

自石友三預備隊調往徐州方面增援，關封道邊已經空虛不堪，除一連手槍隊，一連參謀隊，一連將校隊外，再無其他兵力。這時該部參謀秘書等人員，看敵防務空虛到這個地步，都覺得危險；他們以爲我把隊伍一散驅克都調走，假設此時後方發生意外，將如何應付！我就和大家說，革命陣線是穩固的，不應該分出彼此，第一集團軍

的危急，就是我們的危急；他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們失敗即我們失敗，成功即我們成功。我們救人之急，孫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孫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勢事實上已經十分危迫，我們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整個戰局即突形惡，我豈不向後方空虛的危險，只是出於萬不得已，有什麼辦法？於是我每天就把手槍參謀隊和擲彈隊都集合在壕溝上，從早到晚地劈刀打拳，從暮調練，教外師人帶着槍炮後面還有重兵駐守着一般。其實全敵不過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副空城計！

方振武都圍着金鄉一直不會發攻，孫良誠希望他可以不願犧牲，向前推進，而方不能，兩下又鬧起意見來。孫良誠對方說：

「你們為什麼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敵人打呢？還是怕打我們自己呢？」孫的意見以為這是緊急關頭，必須以敏捷手段，向前猛進，俾能早早渡過雞關，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見賀國樞部此時正節節敗退，故而持重不發。

及至石友三閉了去，把孫傳芳的部隊擊退，石乘勝追擊，直到快近濟寧，方振武亦將金繩張宗昌部擊潰，隨我追進。此時石友三一切廟堂接濟都隨行進，恰巧金繩突圍而走的張宗昌取經過石軍後方，方振武追敵的部隊趕來，把便石友三的後路糧秣彈藥一齊截殺而去。石友三見方振武忽然截其後，大吃一驚，猜不透究竟是什麼用意。石友三的軍需長給我詳細報告始末及損失，我知道這錯誤全不易解釋，惟恐他們因此發生衝突，而壞大事，乃趕緊囑石友三說：

「這次損失的一切東西，由我賠償，你開個詳細單子來，損失了多少，我賠償多少，你不要再計較了！」

這事說不定會起劇變的風波，這樣才算平息。我以為我們作戰，對於敵人自當採取以利己；對於友軍，則必須損己以利人。凡於友軍有利者，則我什麼，就拿什麼；抱定「爭利不先，取義恐後」的決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誓詞，而後才可以和衷共濟，同心戮力。所謂「公正光明」，所謂「議大體明大義」，就得從這等地方體察做起。軍人無此道德，無此認識，無此操守，則軍業鮮有不失敗者！

前方戰事在這個緊張的時候，葉季常一般反動份子忽然接受了軍閥的委命，趁機後方察處，向長安，洛陽，潼關，靈縣等地方分五路進發，這次事變的規模，確是張吳等軍閥唆使的。他們派人在上海用大量金子賈顏葉季，令他們趁我們一二集團軍北進之時，擾我後方，以遂其陰謀。他們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策動這事，決不是偶然而發的。葉季早就有此誘傳，但我們都不深信，因為他們已加入革命陣線，走上光明大道，何至於再入念除，鑽回黑暗中麼？那知他們竟未脫土匪習氣，一切只憑胡幹。我們原先的想法，實是把他們看得太高了。當時各處告急的電傳，一片片的向我飛來，一會說叛軍已經迫近了靈縣，一會說洛陽已經發現了叛軍便衣隊。此時駐守靈縣的只工兵一連，在洛陽則是教導團同婦女培德學校，官佐子弟學校的學生，簡直談不上有什麼防務。我接了各地告急電報，心裏十分不安，一方面趕緊給蔣先生打電報，一方面即直接發電石友三，叫他星夜回來，以應急變。石友三總部已經接到蔣專，接到我的電報，立刻掉頭，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強行軍趕到柳河。我預先準備好了火車，都隊騎到驢上車，大家須於上車後再睡覺。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會有合眼打盹的時間，石友三自己也上了火車之後才睡覺的；當即迅速趕到鄭州，在鄭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與葉顏芳都接觸。全體官兵抖擻精神，磨礮縫襪，從葉陽，汜水起，

儘全以無敵的姿態，一直打到定縣，樊部措手不及，他處立有防線。當時宋元亦已率部由陝西趕到洛陽，兩下取得聯絡，前後夾攻，把樊鍾秀打了個落花流水。經過三發交鋒的激戰，河南後方的樊部先平定。

與樊某同時叛變而相呼應的是李杰，他率部襲擊長安和禮縣，余則一下獲得整頓陝西。這以當門守軍爲馬鴻賓部，全數不過五六百人。這人敢戰少，卻一個個都是好槍手，他們都是西北回鶻，長於行獵，射擊技術特別高明。這用槍是一顆一子槍，照准口約尺許之處，色如紅木，扇形長在桿上，射擊時桿下來，插到上，發聲如響，一發，穩穩的鎗口，槍口指準即發，極小定之聲。又他們在邊陲，有把握的時候，他們決不發槍，而發子槍。一打就發，真是彈不虛發。又北馬鴻賓部人頗有深心，沈毅隱忍，對於這五六百個便可以一當百，死守定縣，李杰負部一上去，便與他打打打。連攻多次，吃虧極大，只得退到洛陽以南兩南苑地方，避避的避避着他們。圍攻長安而叛軍爲數甚衆，陸部饒，劉代理主席，同劉子翰，族長周得勝部與之死拒，文武官員都上城助戰，百姓亦紛紛出，上下一心，叛軍圍攻了數日夜，沒處下手。這與暫元解了洛陽之圍，趕了回去。方把那些小賊，一溜溜。像魏李這般反動份子，真是國家的毒蟲，人民的毒賊。說他們是軍閥，他們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說他們是革命防友軍，他們却依舊操持着極端軍閥名義。只要有官有錢，那一方而水肯拜之勾結，其命陣營裏面便鑽了進來，得不到手既幹，以何種下許多危險。誰，內顧之憂。事實上他們與真正的敵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這次若不是不來各部行軍迅速，士卒用命，說不定會使陝豫地方大受威脅，革命前途亦受打擊。影響所及，真有不世沒路者！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帝國主義者，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貫政策，就是竭盡智謀，用盡手段，阻礙中國的統一，把中國造成分裂割據的局面，在中國作弄出長期的內亂，它們就可以爲所欲爲的攫取利益，實現其侵略與吞併的野心。它們視國革命政潮，必設法阻遏之，打擊之，破壞之，使其永遠不能抬頭。永遠不能成功，一部中華民族史，寫滿血跡，血淋淋，無論翻開那一頁，都可以看見它們醜惡的鬼影。在這裏，中國的軍閥彼此挑撥離間，受其指使與煽動，做了他們的最忠實的鷹犬。它們最初是願意躲在它們背後，借給款項，供給軍火，支持他們的政治生命，使中國一步步入其彀中。但一旦軍閥統治地位發生動搖，軍閥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衛的時候，它們就不惜把那因惡的面目完全揭露出來，親自出馬，槍刀矛以破壞與打擊，而使之消滅。這樣的醜劇，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演出多次。鄂豫皖反戈討奉之後，功敗垂成，就是一個現成的實例。這次革命軍北伐，亡國滅種，節節勝利，與鄂豫軍閥們已經一個個入於潰敗滅亡之境。當革命軍重新開始行軍，繼續北進的時候，於地田中內閣下令出兵，阻止革命軍的北上。這回索性公然挑釁，不像被攔阻鬆輪倒李烈鈞的懸緩閃閃了。結果乃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的發生。

津浦沿線經過幾次海戰，我方追奔逃北，使敵兵不能立足，都向黃河北岸潰退。曹北生到了山東，一連打給我三顆炮仗，發到濟南會見，商談各軍軍政要事。我在動身前，把隊伍增加調度，命石友三駐防洛陽，孫傳芳

魏元共駐滬，再與各部訂約，請暨安請，即派火車赴約，到了徐州，包協又接許先生一電，說：「濟南有警，魏元即止前來。」魏元知道這事，很吃驚，車子停了，我細細想想若走發生兵變，魏先生不致還有危險，但魏元若有什麼危險之事，則魏先生死必當與天，我軍中途中途而返之舉，乃令軍子繼續前行，到了泰安。打電探問，方得魏元已被日人偵探通知，又有魏元先生和外交部長黃白先生刻在魏家莊。魏元已回自道一個買票形，我甚覺得非急不可，我的左右都勸我繼續魏先生的聲音，暫不前去，魏先生那絕口連連打電阻我，我即乘火車回濟南來，我連日本人不測之禍，我都不聽聽從，令軍子一齊圍魏家莊，自當家莊車站一齊清寺裏，我即聽先生黃白先生見面，這禮拜寺真高，很潔淨，平常日子無人進去，這次特開了門，讓我們入內坐談，想不到這小地方有此規模的寺宇。當時秦壽先生黃先生給我詳談這次專使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隊爭得勝利，不至兩敗俱傷，有點得意忘形，他們一進濟南城，便忙各自去我樂兒，大官兒上大爺子請客，小官兒下小爺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買東西，有的尋樂開筵。這些部隊不很複雜，如此一來，弄得濟南人茶人往，熙熙攘攘，秩序亂，這時日本兵已經陸續開到濟南，就憑機上向我們挑戰，雨下發生了衝突。這亂與方振武部都拚死與日兵對峙，一時戰况復是激烈。

結果我們有一部分部隊被日兵強佔，城中建築有半處被毀，軍政人員及百姓受害頗多。最慘的是我們外交專使委員秦公峰先生，被日本兵搶去，百般侮辱，終於被凌逼而死。日本軍閥的獸性可謂發露無餘，魏先生和黃白先生幸得防範周密，不致亦難免受險。

當下蔣先生問我處置此舉的意見，我說：

「對於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分立場；以我一個革命軍人的身分立場說，我主張不顧一切，拚着和日本鬼子幹一幹，馬上給他一個反擊，先把濟甯日兵消滅，讓他也認識認識中國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我們革命，是爲民族求自由，爲國家求獨立，絕不能因爲他的壓迫，我們便放棄了革命。我還是說的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話。至於這兗州軍情案，從外交方面與他交涉討說法，也許以爲妥當，但這種還是資士以外交案的主張，我不應及提出來說。」

黃白先生接辯說：「從實際上着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對日本開戰呢？這是要考慮的。」商風的結果，決定這軍事存從外交方面着手辦理，蔣先生暫回南京去主持一切；軍事方面，各部隊全由我指揮，撤開濟甯向路綫進發。

這天夜間，我和蔣先生黃白先生同在車站發露露。我們站在埠上，滿懷悲憤的情緒，久久不得入夢。仰面望着天空，雲霧翻滾，上面閃閃爍爍的繁星，看見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議，覺得自身渺小，簡直不如一變爲一草，我們談了一會無目的話，又討論一會抗伐的戰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轉回河南了。

我從開封到了新鄉，接着又由新鄉轉到道口。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詳談濟案經過，并作鳳凰圖歌，印發各都官廳。隨即在道口住下。與朱培德、陳鈞元、方揆斌、孫良誠各部接頭。當即下令各部向前驅

遣。他們按革命命，下的立刻前進。有的却遲遲不前，好像日本軍來時南開了這一陣，就不免有點心灰意冷，以前那種勇猛精神已經喪失了對的。在平漢路上，自鹿尾驛攻破張學良以後，此兩韓復榘部已經一直打到石家莊。想到關自川先生會關照，彭公以北的事我不須管，話，我怕韓復榘繼續前進，會引起誤會，即致電令其停止待命，但須隨時準備，以便於必要時可以迅速地進援山西軍隊。

我到道口不久，蔣先生在南京會議畢事，來電要來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員更替的事徵問我的意見，我說一切都請你主張，又商談了一些軍事問題，臨走時他很誠懇的對我說：

「目前外交正在緊張的時候，我還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隊伍仍都聽你指揮，我已發電令各部調照。」

這時津浦線上張小昌部除尚在滄州附近，我方陳調元部正同此方面逃，惟動作頗趨遲緩，平漢線上，張學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間。又第二次進攻晉閩。當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軍絕不能到石家莊，將省割許多麻煩。可惜錯過機會，致石家莊為奉軍所據，及至韓復榘拿下石家莊，又問我對不許過彭德，韓乃聽我命令，停兵不進。可是奉軍二次進攻，勢仍狂銳，山西方面屢有不支，又派人來請我出兵。我後遵守你的約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來人說：這次是次援，以前的話不提了。我覺得與人相處，真不容易，只得令韓復榘前進，與秦軍接觸。張學良部隊經不住左右夾擊，遂即潰退，鹿韓兩部進駐南宮，津浦線也攻下滄州，直魯各部潰不成軍。張作霖看着大勢已去，於六月二日夜間乘車出關外。張的行蹤，沿路都有天津的無線電台報告。先據張作霖離開北平了，繼說到了天津了，又說已經出關，接着就接到消息，說他同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彈。

張作霖分明是效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多年的廢犬，這次爲什麼對他下此毒手？據說是日本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件，而張作霖沒有遵約之故。本來二十一條的提議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張攻擊郭松齡的交換條件。及郭松齡既被喬裝的日本兵消滅，日本即要張實施諾言，張當時含糊其辭，只說得到了北京而後實行；及至到了北京，張又借故推諉，遲延不肯踐約。日本帝國主義終不如願。但還懷着希望。這次見奉張兵敗出關，一蹶已難再振，遂逼他不得不沒有履行二十一條的誠信，事實上也沒有履行的力量。憤恨之餘，便決心把他炸死。賣國媚外，甘爲日本帝國主義鷹犬，到頭落得如此下場，恐怕張作霖討死都該想到吧？

我得到張作霖炸死，奉軍退出關外的信息後，忽感索然了。渾身發癢，咳嗽頭痛，上吐下瀉，四肢無力，眼臉歪東，一片模糊，兩手麻木，頭執筆寫字也不能等，終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肚，只是乾咳發汗；熱夜悲海，又忽發風，於是又得發汗，後來躺在床上，沉沉不醒，雖用手推，大聲喊我也不知。有時偶而一醒，眼睛睜睜不開，隨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覺一般。我想到我這次臥病的原因，實在是在張作霖和奉軍身上。這長時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於沒有秩序，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身體極弱，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但因責任在身，大事來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夠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內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完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爲烏有，於是緊張的身心立刻鬆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全都發作起來了。我這一病整整的纏了六天不曾起床。後來多虧一位極大夫，才慢慢痊癒。

病好之後，我接孫二番萬行去世的訃言，使我非常發悼，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後開了一個追悼會，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孫二番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甯口，直到隨軍西退，以至五原誓師，都與軍閥殊死拚戰，不稍妥協；現在張作霖已倒，革命大業剛開見了曙光，他便溘然長逝了。迎收復華北後的情形，他也不能親見；他爲人慷慨好義，有膽有識，愛國愛民的熱忱，尤其叫人敬服。這樣一位大有作爲的人物，竟於此時逝世，真是令人傷痛！想着我們半生厚誼，想着多年同患難的經過，不用我越想越難過，當開會之日，我一面講話，一面哭泣，至三四個鐘頭之久，終於不支，暈倒了過去，拾入空中棺下，又復沉睡多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藉首欲翼，無所作爲。爲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先生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我原準備到開封和他見面，不想正從鄭州上車，車站附近忽然失火，彈藥房亦被波及，爆炸聲不絕，建築被毀甚多，亦頗有死傷。武民忙着救火，剛剛記火撲滅，蔣先生即到鄭州，同來的還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齡夫人。邵先生我們是舊識，蔣夫人那時還是第一次見面。

邵次見面，我們說話很多。記得蔣先生曾問及我對於軍閥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個問題本沒有特別研究，當時只根據直感所及，說了幾句，以爲我國幅員廣大，最好還劃作幾個軍區，較爲適合。但每個軍區亦不可太大，滿清沿襲明制，多以兩省爲一軍區單位，如兩廣、閩浙、陝甘、兩江等是。民國來每個軍區亦不過五省，此事可按實際情形劃的定奪，我當時說話，毫無成見，只不過把個人意見隨口談出來，給他做個參考罷了。

從這裏蔣先生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雲等二位隨着同行；回來後我又在新鄉與馮口之

關的一個車站上見面，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蔣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回說：

「只要軍閥賊劉除盡淨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罷。」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為北方唯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環境之真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掃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似割據之局。且山西軍駐河北之我們駐津，部屬之固惡亦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這回商談二三小時，所談大致如此。

當時我從道口移到新鄉，借住道清路段長的屋子。那房子有一個寬大的院落，養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國朋友閒談，他們總說中國只有村莊，不見花草，我告訴他們說，中國不是沒有花草，中國的花草都是養在私人家裏，不種在公共的地方。他們對這種習俗，很覺奇怪，我也覺得這是自私的辦法，實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處添設公共花園，以為社會倡導。這回我令手槍隊將院外的大坑填平，將院中花卉移植過去，中間設一小亭園書箱，又置辦木馬槓子等運動器具，以為平民游息之所，後來邵哲熙亦在開封辦設幾處，只是數目規模太少。

從新鄉我又移往百泉，其地在衛輝北門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上有「曬台」，為晉代孫登隱居講學之址；又有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本地姓邵的很多，據說都是康節後人。西邊有個邵公祠，現在還保存着。從邵公祠南行，有孫夏琴先生的祠堂。孫夏琴先生原是直隸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時曾在此間講學，故立祠以為紀念。離祠堂不遠的半山腰裏，有個大墳，石碑上刻着「破夫墓」三字，我不知道來頭，覺得奇怪，就問本地人探問原委。後來查聞志書，纔知道：這所謂破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隸寧晉人，黨人入關之初，他與孫夏琴先生等幾位志士結合，到處倡導反清復明的運動。曾發動幾次義兵，都未成功。當最後一次失敗後，彭先生便跑到此地來，我夏

辜先生商請再度暴漲的大計。不知寫了一個什麼問題，彼此意見不能一致，鬥起口來，彭先生便負氣走了。這事先生以為極一定是往他處活動去了；郭知道了幾天，聽說有人在半山腰裏發現一具餓死的屍體。及後先生趕緊前去探望，原來便是那次負氣出走的他的學友彭了凡先生。當時極痛痛哭，又不放聲張，即就屍體所在，掘土掩埋，並寫一碑頌字，以垂久遠。我看了這般民族英雄的故事，小甚不勝感動，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誌銘共始末。即於墓旁巖石上勒刻，俾遺骸可悲可泣的寒燠志士的豪膽不致泯沒。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方圓的百步，池子東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慶祠，一是元捐那律楚村祠。那律楚村是一個投降蒙古的漢奸，既因他為元相，力阻元兵屠殺，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紀念。我以為他固然是個奸漢奸，但學問想是個漢奸，實在不脫世世的罪祀，因為把他的牌位移到旁邊去。這池子中心還有個清輝閣，寫乾隆時所建，門前刻有乾隆行宮，那閣子曾經徐世昌修葺，仍舊號整（徐即此地人）。距這裏不遠，有端方的墳墓。我寫了一首紀念。國恥的詩刻在亭內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幾個時點：一為蠟子出奇的奇，長達二三寸餘者大等蠟，可作流藥，每晚可以抽到二三百頭；二為權中產魚甚豐，味清性別鮮美，想是次質好的緣故；三是每逢雨會出雲隱材的甚多。都是在別時少見的，我在這裏開住齋，每日遊覽讀書，又聽些零碎雜事。我在尋跡隱居的處址尋築了幾所屋子，作為軍政人員夏令會聚之所。後來職官又用這為孔子經書村治學院，裝設臥在這一帶有不少的田畝，我寫給他充公，交給一位某某負責改耕膏。後來頗有成績，地方諸事都有泉源，掘地數尺，即得泉水。這百泉不知利用，這泉水來灌溉土地，曲乃和樂感。

堂先生帶着一團弟兄，緊着他，劈手銅桌環法，以為百姓謀求水利之偉績。

我在百泉正忙撥帳院糧，蔣先生來電約我到鄭州會晤。我到鄭州的這天，蔣先生也到了，同來的還有吳稚暉先生等數位。下車後大家就到饒車廡談話，吳稚暉先生很高興，說了許多妙趣橫生的話，他為革命兩個字下一點精定論，口是……

「兩為張係難這些軍閥的辦法不好，所以我們起來打倒他們，我們來幹。這可用八個字來證明，就是：餘不幹，打倒你，我來！」

我笑道：「指還不夠，我給您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請您補充！」

「我說：『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只是『我來』不行，必須是『我來幹』，加一個幹字；加了幹字還不行，必須再加一個好字：『我來幹，好。』我來了，不幹不行，幹了好也不行！」

我說完了，大家都開堂大笑。

蔣先生這回是經過鄭州保定到北平去。當時他們約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須稍遲幾天再去。這時蘇復樂部隊，到達北平，徽奉軍某旅之械後已奉命由南苑遷到望都。（當時各路革命軍雲集北平，秩序頗亂，故令其退回待命。）那時又電阻鹿詢伯報機說……鹿部也應暫駐正定望都一帶。

過了幾天，我從鄭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墳上掃墓。墳上的樹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抄倒，墳頭也

被扒了頓大窟窿。這都死傷了許多英傑的事；他們是受成之誼，無由洩憤，實是甚於我父母的墳墓，真是心勞日瘁，憂憂，都上來了。他說他們當時本想把墳墓挖開，幸虧本地愚驢驢院幾位英傑朋友，看見他們的舉動過於荒唐，談笑談笑，一直鬧到當地政府挖墳的人力等。末後說：「你們若定要扒這墳，你們就先把我打死！」經他這樣一極力阻止，他們無可奈何，只好罷手。

從前周樹子繼承命禍幾幾，立功樹制，家裏以墳亦被扒掘，墓上朝朝以及地方官更都不得不向他道歉。郭子信也：「我帶兵多年，葬屍各地，對那死定有約束不夠，注意不周的時候，尤其挖墳案，恐亦不免有損及人，後因請其，現在墳墓區域被掘，正是不足為可的。」我想到這故事，以為自己這年對軍閥作死說，此時父母之墳被扒掘，亦正是應當的。

我在墳上鋪了繭草，略加整理修葺，盛盛的那兒住了三天。此時細思民國以來軍閥官僚政治的主要病源，就是軍政有礙力掃除異己，不能開誠布公。在官制，毀壞，與佩字都定這個作風，結果貽誤國家，禍害人民，造成數十年爭相奪利的內亂之局。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們不能再藉此覆轍，必須真正的天下為公，真正的開誠團結，才有希望組織真正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我北道皆感恩或出一個通電，邀請大家都交出兵權，使成真正廣闊國家的人民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軍隊存在，政府對於各軍，須為整理，節制，通籌籌劃，一體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發出這個電報，因為尚未復元，不能再作十天半月，歸程發心；只因蔣先生以及許多朋友都先後到滬

北平，一再來往旅行，說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謁祭孫總理靈柩。我在那裏久留，提前趕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門下車，許多朋友和軍隊都來歡迎。我自從民國十四年一月間離開北平，不覺三四年的光陰已經過去。這回轉了一個大大的圈子，重又來到此地；眼看舊京國軍開已經打倒了，國民革命會一敗殆了，可是這個舊京滿員，積重難返的國家，並不是隨處從此就走上軌道，循着三民主義的國家一天天向前發展邁進呢？……我一路空出車站，許多的感觸湧上心來。

那天在西山靈寢寺祭靈，蔣先生謁見總理遺容，哭得不能抬頭。大家都不過百歲父老，空氣又是悲壯。又是酸。蔣先生哭了很久，還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多時，他始休淚。接席，我就到南口舉行國軍軍禮，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軍政官員朋友多來致祭，一時人山人海。這時我仍嘔吐腹瀉，渾身發熱，早前的病都沒有脫體。

當追悼會進行的時候，看見被收編的張作霖，孫傳芳和張宗昌的部隊，三風雲里，潮水似的向張家口宣化一帶開去。我思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們有何動作，我們都會成爲俘虜。那時大局方定，秩序甚亂，紀律亦弛，情形多如此類，把一讀社的激進的革命氣氛也破壞了。

這時張作霖派人謁問的說，當北平攻下以後，我會通令各級官長，重新努力讀書，重新改造自己。乃將新書數十大箱，其中史地書籍最多，分送各師，令以打仗閒餘來讀書，有些人頗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爲革命成功了，爲何還來讀書。我自己亦深覺學識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個地方埋頭讀書。希望國內有個大器允許我作二

個男同學。我們倆是往曉東和正陽方向，以爲這有門路是。要回蘇，或回費，必須入學校方纔得宜。可是許多朋友都說得遲些再回。我又不想作此打算。我剛入校讀書的計劃既然不能實行，於是又想調向美各段去看，學學，當即立下決心，擬在美國轉轉各佳兩年，俾可增長學識，學學東西。可是朋友們又三番四次的勸阻。把我的計劃完全打消。我想就算初者能盡行所志，則今日必有些長進，或有小助於國家。至今思之，實覺悔恨。

接濟英陶部山會誌。

(完)

馮玉祥
將軍著

我的生活

重慶作家
書屋刊行

▲這是一部最優美最動人的傳記文學
▲這是一部最忠實最珍貴的民國史料

本書已出三本，約計六十萬言。第一本從記述家世到第一次入川。第二本從討袁之役到任陸軍檢閱使。第三本從首都革命到完成北伐。

馮將軍六十年來的個人生活是如何複雜和雄偉，經歷了常人所沒有經歷，也沒有意志和毅力去經歷的生活；所以這部傳記，也是一部最驚心動魄的傳奇文學。馮將軍對於中華民國的創造，和民元以後在帝制餘孽幾度復辟的陰謀中，與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縮外賣國的罪行中，竭其智能，艱苦奮鬥，在任何惡劣環境下不屈不撓。始終為保護中華民國而努力的經過，雖為每一中國人民所略知，但其間細微曲折，驚風險浪，許多歷史之幕內的事實，則絕非一般人所得而聞者；所以這部傳記，也是一部最珍貴的民國史料。

元	八	十	五	二	四	十	五	元
元	六	十	二	四	十	五	元	元
元	六	十	二	四	十	五	元	元
元	六	十	二	四	十	五	元	元

第一本 第二本 第三本
 實價 實價 實價
 本報 本報 本報
 紙本 紙本 紙本
 白本 白本 白本

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委員會證明書

查李錫本前于二十七年二月

派充本會幹事于三十一年一月

辭職交卸月薪壹百六十元特此

證明

中華民國



正字印文

主任委員

孔祥熙

日

我的生

(第三本)

印翻不准。權作著者

著者人

馮玉祥

發行人

姚蓮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重慶白象街八十八號

經售處

全國各地書店

白報紙本
土報紙本
實價
國幣五十四元
國幣二十七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